東方雜誌

第七年第一期

圖畫●吳道子畫●至聖墓●孟子墓

諭旨 己酉十二月

論說●憲政篇（本社撰稿）●歐美列強海政論（來稿）●衛國卹民化梟弭盜均宜變鹽法議（選錄時著）●中國之錢法（選錄外論）

記載●中國大事記●世界大事記●中國時事彙錄●世界時事彙錄

文件●奏牘●章程

調查●中國調查錄

附錄●雜纂●行紀●小說

各表●京外職官表●金銀時價表

本社特別廣告

敬啟者本雜誌創辦以來業已六閱寒暑戊己之間一再改良體裁益臻完備銷數日見增加自本年起復聘深通法政洞明時局諸君分任論說記載兩類編譯事宜議論必求公正記述務極精詳以副愛讀諸君之盛意餘詳序例惟希惠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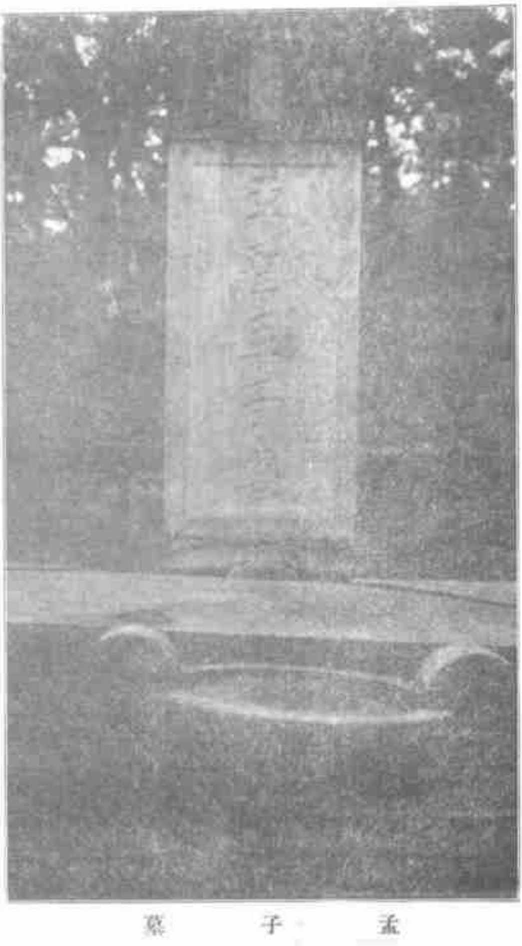
本社謹啟

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發行



至聖墓

原文献残缺



孟子墓

諭旨

己酉十二月

十二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十二月初十日　德宗景皇帝神牌升祔　奉先殿
由　監國攝政王代詣行禮欽此
十二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　監國攝政王面奉　隆裕皇太后懿旨明年元旦
皇帝毋庸行禮停止筵宴在外公主福晉命婦亦毋庸
進內行禮欽此　同日奉
上諭禮部奏明年元旦禮節請旨遵行一摺著停止升殿
受賀欽此
十二月初四日內閣奉
上諭朕敬維　列祖　列宗至仁極聖臨民敷政無時不
廣開言路博採羣謀朕御極以來勤求治理於嘉言直
諫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罔不虛衷采納見諸施行卽
由該長官代奏者亦必詳加披覽酌核辦理惟近來建
言諸臣其直言敢諫披瀝忠忱者固不乏人而懷挾私
見及毛舉細故不知大體者亦嘗有之否則毫無建白
緘默偷安甚負朕殷殷求言本意自此申諭以後朝廷
寬其既往嚴其將來其有言責諸臣暨代奏抒誠進言
者果能關懷時局爲國爲民條陳得當朕不但立准施
行且加以獎敍倘敢如前不悛任意嘗試亦必予以懲
處不貸用示廣納忠言勵精圖治之至意欽此　同日
奉
上諭正白旗滿洲都統固倫額駙公符珍持躬謹慎練達
老成由散秩大臣補授副都統內大臣充御前侍衛洊
升都統管理圓明園八旗官兵事務宣力有年克勤厥
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賞給陀羅經被派鎮國
公溥佶帶領侍衛十員卽日前往奠醊照都統例賜卹
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
伊子記名二等侍衛三等侍衛松年陸軍部補用郎中
松耆頭品廕生松茂均著俟百日孝滿後由該旗帶領

引見用示篤念藎臣至意欽此　同日奉
旨世續著補授內大臣欽此　同日奉
旨正白旗滿洲都統著溥倫調補所遺正藍旗滿洲都統著桂祥調補所遺廂白旗漢軍都統著阿穆爾靈圭補授欽此　同日奉
旨著派載振管理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官兵並鳥槍營事務欽此
十二月初五日內閣奉
上諭耆齡奏因病懇請開缺一摺馬蘭鎮總兵兼總管內務府大臣耆齡著准其開缺欽此　同日奉
上諭馬蘭鎮總兵兼總管內務府大臣著蘇嚕岱補授欽此
十二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告祭　太廟後殿派魁斌行禮　中殿派訥勒赫行禮二十九日祭　太歲壇派訥勒赫行禮兩廡派麒德瑞豐各分獻欽此　同日奉
上諭陸軍部尚書鐵良奏懇請續假並請派員署缺一摺鐵良著賞假一個月毋庸派員署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孫寶琦電奏山東署濮州知州蔣兹非刑斃命曹州府知府王賡廷徇私溺職等語朝廷慎重民命停止刑訊不啻三令五申凡為地方官者自當一體遵守乃署濮州知州蔣兹於文童蕭春旺一案擅用非刑斃命實屬殘酷妄為著即行革職歸案訊辦曹州府知府王賡廷於屍親迭次控告置之不理著一併革職聽候查辦以為玩視民命者戒該部知道欽此　同日奉
旨豐深著調補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所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著霍倫泰補授欽此　同日奉
旨正紅旗護軍統領著誠全補授欽此　同日奉
旨正白旗護軍統領印鑰著英信暫行佩帶欽此
十二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貝勒載潤之第一子著命名溥佑欽此　同日奉
上諭梁敦彥等奏遵章核定游學專門各員開單呈覽一

摺擬列一等之詹天佑著賞給工科進士嚴復著賞給文科進士魏瀚李維格鄭清濂鄺榮光吳仰曾均著賞給工科進士辜湯生著賞給文科進士楊廉臣著賞給工科進士張康仁著賞給法科進士伍光建王劭廉均著賞給文科進士擬列二等之鄺佑昌李大受溫秉仁均著賞給工科舉人陳聯祥著賞給格致科舉人盧守孟劉冠雄江起鵬均著賞給工科舉人餘依議欽此

同日奉

上諭雲南昭通府知府員缺著石家銘補授欽此

十二月初八日內閣奉

上諭孫寶琦奏查明本年山東各屬秋禾被災情形懇恩蠲緩錢漕一摺本年山東青城等八十九州縣及收併衛所並各鹽場夏秋兩季雨暘失時沿黃沿運一帶大汛泛濫積水不消若將被淹村莊應徵錢漕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成災最重之青城縣屬各村莊應徵本年錢糧漕米漕倉等項全行蠲免其餘成災輕重不等之東平州等州縣應徵錢漕等項按照單開各村莊地畝分別蠲緩該撫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同日奉

上諭周樹模奏考察屬員賢否分別舉劾一摺黑龍江署呼蘭府知府留江補用直隸州知州黃維翰奏調補用知府王杜署大賚廳通判候補同知鍾毓既據該撫臚陳政績著傳旨嘉獎湯源縣知縣劉虞卿才具平庸性情貪鄙於任內自領腴荒轉售漁利被控有案拜泉縣知縣王明燄懦弱無能舉小用事認民婦爲義母出入衙署物議沸騰候選知縣朱建功管理軍械漫不經心揑寫帳簿浮冒侵蝕候選知縣熊恩溥查拿私煙詐贓受賄均著即行革職該部知道欽此　同日奉

上諭此次京察一等保出之　東陵郎中麟祥明盛　西陵員外郎富基著各該管堂官再行出具切實考語交

內務府帶領引見其麟祥等五員均著准其一等加一級欽此

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　監國攝政王面奉　隆裕皇太后懿旨明年正月初十日萬壽皇帝在宮內行禮王公百官毋庸行禮停止筵宴在外之公主福晉命婦均毋庸進內行禮萬壽正日王公百官均著補褂挂朝珠初六初八初九十二十三十五等日均常服挂朝珠欽此　同日奉

上諭禮部奏萬壽聖節應否照案行禮一摺明年正月十三日萬壽朕在宮內恭詣　隆裕皇太后前行禮王公百官均勿庸行禮十三日王公百官均著常服挂朝珠十六日十七日均常服不挂朝珠欽此

十二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禮部奏參讀祝官讀祝錯誤一摺昨日由　監國攝政王代詣　奉先殿恭奉　德宗景皇帝神牌升祔大典禮節隆重其執事各官宜如何謹愼將事乃讀祝官景明竟將　祝版內讀作恭代字樣其任意錯誤非尋常疏忽可比景明著即行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以示懲儆欽此

十二月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湖北按察使著沈濬補授茹泰著補授陝西陝安道欽此　同日奉

上諭本日引見之明保官在任候補直隸州知州直隸邢臺縣知縣岳齡著在任以知府補用欽此

十二月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前經查明咸豐同治以來勘定髮捻回各匪文武大員之子孫業已加恩錄用茲據續行查出各員自應一體施恩前雲貴總督劉長佑之長孫截取安徽直隸州知州劉繩武著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曾孫知府銜儘先選用同知劉鶴慶著以知府選用前巡撫一等男爵劉銘傳之次孫候選道陸軍部郎中劉朝望著以道員郎選贈布政使道員王鑫之長孫花翎同知銜江蘇補

用知縣王禮峘著以直隸州知州仍留原省補用曾孫王傳新著以主事分部補用前綏遠城將軍福興之長孫度支部郎中鐵保著以道員記名簡放前河南歸德鎮總兵一等子爵李臣典之孫李榮芳著以主事分部補用前浙江提督鄧紹良之長孫湖北候補通判鄧世勳著以直隸州知州仍留原省補用曾孫鄧守清著以主事分部補用都統銜前廣東副都統烏蘭泰之孫二等輕車都尉普霖著以員外郎分部補用曾孫世昌著以主事分部補用前署廣西提督甘肅肅州鎮總兵張玉良之長孫應襲騎都尉張錫恩著以直隸州知州分省補用前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之嫡長曾孫承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湖北候補知府呂美璟著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前漕運總督袁甲三之孫度支部郎中袁世勳著以道員記名簡放前都察院副都御史江西巡撫張芾之孫承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張濚著以直隸州知州分省補用前署貴州巡撫韓超之孫湖北候補主簿選用知縣保升直隸州知州韓方朴著以知府遇缺即選布政使銜前福建督糧道趙景賢之次子開復前廣西柳州府知府趙淶彥著以道員分省補用孫江蘇試用通判趙之驄著以直隸州知州仍留原省補用前雲南鶴麗鎮總兵朱洪章之子應襲騎都尉朱杜著以主事分部補用孫朱家炯著以通判分省補用前直隸提督郭松林之長子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兵部主事截取河南直隸州知州郭人凱著以知府仍留原省即補前廣東等省巡撫蔣益澧之孫優附生蔣祖耀著以主事分部補用布政使銜前江南道員溫紹原之嫡長孫溫祖蔭著以主事分部補用曾孫附生承襲騎都尉師範學堂畢業生溫翔著以直隸州知州分省補用前署安徽廬鳳潁道金光筯之嗣孫應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金志鵬著以直隸州知州遇缺即選前護軍統領恆齡之曾孫法部主事蔭康著以員外郎仍留本部補用元孫志海著以主事分部補用前新疆巡撫一等男爵

劉錦棠之子新疆候補直隸州知州劉國祉著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記名提督前廣西右江鎮總兵張樹珊之子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浙江候補道張雲逵著以道員記名簡放孫監生員外郎職銜張紹烈著以員外郎分部補用贈布政使銜升用知府前天津縣知縣謝子澄之子候選直隸州州判謝觀瀾著以直隸州知州選用孫附貢生謝焜著以主事分部補用用示朝廷培植世臣激勵將士之至意欽此　同日奉

上諭昨日召見之承襲一等子爵廣西委用知府李長祿著仍以知府補用承襲一等男爵候選道度支部員外郎劉朝仰著以道員即選欽此

十二月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明年正月初六日祭　祈穀壇遣懋林恭代行禮欽此　同日奉

上諭明年正月初十日孟春時享　太廟遣載功恭代行禮　後殿派懋林行禮兩廡派扎克丹延秀各分獻欽此

十二月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貝勒載潤等奏考試宗室氣槍暨識滿漢文字開單呈覽一摺中氣槍五槍識滿漢字之錫啓保善溥佑齡秀均著賞給三等侍衛中氣槍五槍識漢字之印符裕瀛長績清鑑榮謙榮沛松順榮俊富森寶鑫玉崑常福均著賞給四等侍衛中氣槍四槍識漢字之松錕著賞給大緞一疋銀十兩中氣槍三槍識漢字之鐵超全斌樸清雙山連啓成崑升復溥芳並識滿漢字之常年均著賞銀五兩欽此　同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江春霖奏參疆臣素相朋比肆爲謾欺一摺當經諭令張人駿確查茲據查明覆奏江西巡撫馮汝騤謹飭和平所參煙癮甚重貢缺徇私各節均無實迹可指至其用人間有未當已將各員分別參撤毋庸再議惟該撫於提回公費及委用丁憂人員沈銘照二事雖有文牘可稽或前任曾經派委與私行提取濫加

委任者有別但均未奏報難辭疏忽之咎馮汝騤著交部議處候補知縣何慧曾承辦供張任子私用浮開溢數希圖肖領迹近侵欺著即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十二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馮汝騤奏特參文武不職各員請分別懲處一摺江西廣信府河口鎮同知鮑祖祥偏聽妄控擾累無辜泰和縣知縣陳善垣聲名甚劣難膺民社候補知縣張炳華辦理玉山稅卡縱容巡丁苛擾商賈試用知縣夏顯斌居心險詐專務鑽營試用知縣邱錫淵前代理德化縣辦事輕浮不諳政體試用知縣胡會昌前辦義甯州官銀分號司事舞弊故爲徇縱武甯縣訓導熊舒長交結劣紳唆訟多事廣豐縣縣丞成富春習爲巧詐玉山縣典史祝襄擅受民詞洋口司巡檢黃兆棠被控有據湖坊司巡檢曹國英縱庇地保署小池司巡檢劉炳南丁役用事吉水縣典史柏長青行爲謬妄補用直隸州知州朱上清前帶巡防營紀律廢弛缺曠亦多升用都司葛屏藩前帶巡防營不守正規營務敗壞南康營都司劉鴻章任性放蕩不守營規羊角營都司米生富縱兵擾民不知約束橫岡營都司林祖武收受賭規紀律懈弛豐城汛把總李仕煥民怨甚深新城汛把總涂英蘭任性妄爲著一併革職試用知府楊德黎前辦贛州官銀分號迂懦無能耗損公款尚無營私肥己情事著以同知降補龍泉縣知縣陳瑞鼎書吏招搖不能約束著開缺另補試用知縣徐孝泰辦理樂平稅卡短收甚鉅著摘去頂戴勒限賠繳署瀘溪縣試用知縣朱兆麟署峽江縣試用知縣錢之燧財政報册逾限均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十二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輔國公溥葵奏請創辦籌助軍餉修理官房一摺前經降旨諭令建言諸臣不准懷挾私見及毛舉細故不知大體乃該輔國公所奏各節意圖攬捐徒滋紛擾且

自稱聯合男爵志福等先籌集股並請頒發關防尤屬荒謬所請著不准行溥葵並交宗人府議處欽此　同日奉

上諭陝西布政使許涵度著開缺來京另候簡用欽此

同日奉

上諭恩壽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一摺陝西米脂縣知縣潘松不恤民隱强復舊捐署安定縣試用知縣涂宗瀛徇劣縱刁斂捐違衆均著即行革職綏德直隸州知州張銘坤才識平庸難資表率著以府經縣丞降補洵陽縣知縣盧秉均因循用事聽斷不明郃陽縣知縣李漢源約束不嚴重聽誤事鎮安縣知縣李麟圖學務廢弛難與更新紫陽縣知縣張饒年紀太輕才欠穩練均著開缺留省察看甯羌州學正曹欽生嗜利忘義洋縣教諭郝敬修年老氣衰鳳縣訓導米樹棻才具平庸保安縣訓導高廷鏞聲名平常略陽縣訓導蔣善訓人欠安詳略陽縣典史金松林取巧規避乾州吏目斯樹梅欺飾營私延長縣典史馬朝覲操守難信試用巡檢蔣沃堃膽大妄爲試用從九徐福昌聲名惡劣均著即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同日奉

上諭楊文鼎奏勘明湖北各屬被淹受旱輕重情形請分別蠲緩新舊錢糧漕南銀米等項開單呈覽一摺湖北本年入夏以來川襄二水迭次泛漲低窪田禾被淹秋後襄水復漲垸堤多有潰決田禾復遭淹浸高阜之區間受乾旱收成均形歉薄若將應徵錢糧漕米等項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將被災之石首等各廳州縣村莊應徵新賦錢糧漕米等項並原緩節年銀米酌量輕重情形分別蠲緩以紓民力該護督即按照單開詳細數目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二件併發欽此　同日奉

上諭馮汝騤奏查明江西被災各屬分別緩徵遞緩新舊錢漕等項開單呈覽一摺江西南昌等府各屬本年入

夏以來雨水過多山谿暴發河湖並漲沿河禾苗多被淹浸又因晴霽日久天氣亢暘晚禾雜糧漸形黃萎收成均甚歉薄若將應徵新舊錢漕等項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勘實被災之新建等廳縣並九江府同知所轄之南九二衛均著將應徵新舊錢漕蘆課屯餘分別緩徵遞緩以紓民力該撫即按照原單所開各廳縣村莊頃畝分數暨應緩銀兩米石各數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十二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據都察院奏代遞直隸各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等呈請速開國會一摺披覽均悉具見愛國悃忱朝廷深爲嘉悅朕仰承　先朝付託之重於預備立憲之要政當御極之初即布告內外仍以宣統八年爲限業經明定國是上體　求治未竟之　聖懷下慰薄海維新之企望欽惟我　孝欽獻皇后　德宗景皇帝前降　諭旨實係斷自　宸衷定以九年預備爲大淸帝國君權立憲政體並　諭曰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此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也今朝廷宵旰憂勞勤求上理已疊次申諭責成京外各該衙門切實依限次第辦理深冀議院早爲成立以固邦基惟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旣未完全國民智識程度又未畫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爲憲政前程之累非特朕無以慰　先朝在天之靈試問爾請願代表諸人其何以對我四萬萬國民之衆乎朕開誠布公無所隱飾總之憲政必立議院必開所愼籌者緩急先後之序耳夫行遠者必求穩步圖大者不爭近功現在各省諮議局均已舉行明年資政院亦即開辦所以爲議院基礎者具在於此但願我臣民各勤職務計日程功毋騖虛名而隳實效茲特明白宣示俟將來九年預備業已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屆時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議院庶於勵精圖治之中更寓愼重籌維之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同日奉
上諭憲政編查館奏核訂民政部修訂法律大臣會奏禁煙條例開單呈覽一摺禁除鴉片最爲中國自强要政歷奉　先朝諭旨飭令嚴行查禁並節經頒定章程俾資遵守本年復重申誡諭責成京外各衙門認眞辦理所爲加以訓勉示以防制者不爲不至現在各省奏報種植罌粟淨盡者已有多處人民戒除者亦逐漸加增亟應明定懲戒之法方足以清蠹害而維久遠查閱所擬核訂禁煙條例於應行懲罰諸端尙爲周備應卽宣布京外一體實行所有未報種植禁絕各省分該督撫務須督飭地方官將禁種罌粟設法酌縮年限以圖及早廓清已報禁絕者尤當隨時查察如果毒卉復萌卽屬違背定章自必按照條例施以懲戒其京師各衙門歷次奏定禁煙章程並各省奏請變通年限曾經允行者均應作爲定章如有違背槪照條例治罪京外大臣有統轄地方官吏之責者倘敢始勤終怠陽奉陰違亦必予以懲處總期痼疾漸次湔除民生日臻强盛實有厚望焉欽此　同日奉
上諭學部左侍郎嚴修奏請假修墓一摺學部左侍郎嚴修著賞假兩個月學部左侍郎著李家駒署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陝西布政使著余誠格補授欽此　同日奉
上諭陳夔龍奏直隸布政使崔永安呈請開缺送親回旗藉便省墓據情代奏一摺崔永安著准其開缺欽此
同日奉
上諭直隸布政使著凌福彭補授欽此　同日奉
上諭順天府府尹著王乃徵補授未到任以前著錢能訓署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直隸按察使著齊耀琳補授欽此　同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江西巡撫馮汝騤處分一摺馮汝騤應得降二級留任處分著不准抵銷安徽巡撫朱家寶查辦此案於馮汝騤應奏不奏一節漏未聲明殊屬不合

朱家寶著交部議處欽此

十二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直隸天津道員缺著謝崇基補授欽此

十二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丁寶銓奏查明陽曲等廳州縣被災地畝請分別豁免蠲緩停徵展停遞緩錢糧一摺本年山西省南北各屬夏秋之交陰雨過多霜飛較早兼以冰雹爲患成災歉收暨水沖沙鹼未能墾復地畝若將應徵新舊糧賦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陽曲等八廳州縣應徵新舊錢糧著按照成災分數分別豁免蠲緩停徵暫停遞緩以恤民艱該撫即將單開詳細數目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災區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同日奉

上諭陳昭常奏吉林各屬民地暨內外城所屬旗地官莊田禾被災歉收請分別蠲緩開單呈覽各一摺本年六月吉林府等處霪雨滂沱山水暴發沿江上下民田旗地多被淹沒若將應徵錢糧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勘實被災之吉林等府屬暨省城十旗水師營官莊處所屬各旗地均著將本年應徵民地錢糧旗地租賦分別蠲緩以紓民力該撫即按照單開詳細數目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災區之至意該部知道單二件併發欽此

十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本月二十日都察院代遞直隸各省諮議員孫洪伊等呈請速開國會等因業經開布公誠剴切宣示當爲內外臣民所共悉乃昨據御史趙熙奏大臣苟要世譽貽累君父請旨嚴懲一摺覽奏殊堪駭異朝廷籌備憲政最爲注意將來召集議院期在必行特循次圖功自有秩序朕與軍機大臣等籌畫詳慎並經再三垂問詢謀僉同機務既預贊襄即功過無所推諉該大臣等受

恩深重具有天良歸過朝廷之心朕可信其必無何得撫拾浮言遽加詆毀所奏殊屬失當特此明白曉諭知之欽此　同日奉

上諭吳重憙奏勘明河南被災各州縣請緩徵舊欠錢漕一摺本年開封等府州所屬地方春夏以來雨澤稀少秋後又陰雨連綿以致早晚秋禾收成歉薄若將新舊錢漕同時並徵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祥符等四十一州縣民欠舊賦均予緩徵以紓民力該撫即按照單開各州縣村莊頃畝銀兩米石各數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同日奉

上諭左翼總兵著鶴春補授欽此　同日奉

旨福海著調補密雲副都統所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著壽慶補授欽此　同日奉

旨此次續行查辦武職廢員圈出之已革山東副將張永洪等六員著陸軍部帶領引見欽此

十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安徽巡撫朱家寶應得降一級調用私罪處分著加恩改爲降一級留任欽此　同日奉

上諭甘肅甘涼道員缺著張毅補授欽此

十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廣東碣石鎮總兵員缺著吳祥達調補陸建章著補授廣東高州鎮總兵欽此　同日奉

上諭趙爾巽奏舉劾屬員一摺四川署甯遠府知府陳廷緒夔州府知府成昌署越嶲廳同知劉思慈署邛州直隸州知州路廣鍾署忠州直隸州知州鄧邦造卸署雷波廳通判候補直隸州知州陳廉漢州知州樓藜然彭山縣知縣調署簡州知州阮開銓署安縣知縣孫錫祺西充縣知縣調署榮縣知縣李洪章署新津縣知縣祿勳署灌縣知縣張溥署大竹縣知縣謝汝霖璧山縣知縣哈銳岳池縣知縣周湘廉署萬縣知縣謝廷麒署蓬

溪縣知縣楊開運蒲江縣知縣調署大邑縣知縣胡用霖署冕甯縣冕山縣丞徐懷瑋江北廳照磨張元璐署瀘州嘉明鎮巡檢何章緒資州羅泉井州判潘廷杓旣據該督臚陳政績均著傳旨嘉獎卸署廣安州知州吳邑不矜細行因循貽害卸署大足縣知縣鄺國元割裂契尾無辭解免署南溪縣知縣劉應鎬昌言不辨蠶桑人亦庸瑣威遠縣知縣德壽優柔玩忽幾釀大亂另補知縣梁鴻翥不能治下試用知縣梅承祁借放漁利試用鹽大使呂研聲名齷齪准補瀘州嘉明鎮巡檢徐振鏞罔利營私署涪州鶴游坪州同本任冕山縣丞程杏書馭下不嚴致釀控案鄧井關縣丞陸維城怠惰自安大足縣典史楊煥文聲名素劣署阿所拉巡檢易繼祖藉案勒索璧山縣典史龍錫鉞性質粗戾所如不合試用典史洪震浮夸難任均著卽行革職眉州學正溫翰棻遂甯縣典史李諒試用典史吳維鏞王龍章試用未入部繼雍均屬戒煙不力著革職永不敘用忠州直隸州知州張增蔚性情迂緩精神不振崇慶州知州章國霖才識平庸難勝繁劇射洪縣知縣陶大墳事少斷決治理無聞三臺縣知縣黃應泰性懦民玩人地不宜南溪縣知縣韓光敬才識庸闇筠連縣知縣韓家駿拘迂縱弛定遠縣知縣蕭家駿性近因循均著開缺另補富順縣典史施德釗清溪縣泥頭典史陳思泉名山縣典史張鈺均年力衰邁著勒令休致該部知道欽此　同日奉

上諭錫良等奏查明奉省新民遼陽等屬旗民各項地畝被災分數懇恩蠲緩糧租一摺奉天新民等處本年夏間霪雨連綿各屬地方多受水患該省連年荒歉尚未復元茲復被災實堪軫念加恩著照所請所有新民遼陽等十七府廳州縣並各城旗界地畝著按照單開各村屯被災分數分別蠲緩如未經奏請以前業經花戶長完者准其流抵次年正賦其未被災之輯安縣秋成歉薄並著將此項地畝展緩起科以紓民力該督等卽

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同日奉

上諭直隸密雲副都統豐陞阿由行伍於咸豐年間投効軍營從征直隸安徽陝西河南等省曾著勞績賞給侍衞並識勇巴圖魯名號簡授副都統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副都統例賜䘏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䘏典該衙門查例具奏欽此

十二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本日憲政編查館奏覆核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並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繕單呈覽一摺朕詳加披覽尙屬周妥府廳州縣各官爲國家親民之吏兼爲執行上級自治之職此次所定章程與城鎭鄉地方自治章程相輔而行卽著民政部會同各督撫按照定章督飭各該地方官切實施行各該地方紳民於自治事宜休戚相關尤當恪守範圍公同協議務期官民交勉治理日隆用副朝廷實行憲政樂利同民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朱家寶奏查明安徽各屬秋禾歉收請分別緩徵錢糧一摺本年五河等三十九州縣被水被旱被風秋禾收成均形歉薄若將應徵民衞丁漕各款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將被災各州縣分別輕重緩徵以紓民力該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同日奉

上諭朱家寶奏查明各屬秋禾歉收請分別徵緩漕糧一摺本年安徽省各屬被水被旱被風田畝收成歉薄本日已經降旨將錢糧分別緩徵以示體恤若將應徵漕糧照常徵收民力仍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被災較重之五河通境新漕並泗州之舊虹鄉通境新舊漕糧同靈璧等三十二州縣應徵新漕及節年災緩舊欠漕米均著分別流抵緩徵以紓民力餘著照所議辦理

該撫卽一併刋刻謄黃並將各該州縣區圖村莊分晰徵緩詳細刋明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欽此

十二月二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本日憲政編查館奏核訂法院編制法並另擬法官考試任用司法區域分劃及初級暨地方審判廳管轄案件各暫行章程繕單呈覽一摺朕詳加披閱均係參考列邦之制度體察中國之情形斟酌釐定尙屬周妥立憲政體必使司法行政各官權限分明責任乃無諉卸亦不得互越範圍自此次頒布法院編制法後所有司法之行政事務著法部認眞督理審判事務著大理院以下審判各衙門各按國家法律審理從前部院權限未淸之處卽著遵照此次奏定各節切實劃分其應欽遵逐年籌備事宜淸單籌辦各級審判廳並責成法部會同各督撫督率提法司切實籌設應需司法經費著該部會同度支部隨時妥籌規畫以期早日觀成至考用法官尤關重要該部堂官務須破除情面振刷精神欽遵定章舉辦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卽不准違法干涉該審判官吏等遇有民刑訴訟案件尤當恪遵國法聽斷公平設或不知檢束或犯有贓私各款一經覺察必當按律治罪以示懲儆而維法紀其有關宗室案件著另訂細則辦法奏明請旨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趙熙奏參部臣貪贓骫法錯亂紀綱請飭查辦當經諭令那桐葛寶華確查茲據查明覆奏原參楊文鼎行賄部臣得贓及該部侍郎分付從輕比照致有爭執各節或無從根究或係傳聞之誤卽著無庸置議惟該部議處楊文鼎在服官省分置買田宅以該司業已升任卽將解任一層置而不議並不聲明請旨辦理實有未協吏部堂官及承辦此案司員著交都察院照例議處至楊文鼎在服官省分置買田宅業經得有處分著免其解任欽此　同日奉

諭旨

上諭前據御史江春霖奏參江西巡撫馮汝騤聲名狼籍安徽巡撫朱家寶朋比謾欺當經張人駿查明覆奏馮汝騤有應奏不奏事件朱家寶漏未聲明並將馮汝騤朱家寶分別予以應得處分業經明降諭旨朝廷賞功罰罪一秉至公遇有奏參之案凡關繫國計民生者刻即諭令查辦如果屬實無不加以懲處惟各省疆臣尤於平日官聲政績深加考核酌量輕重或宥過之中寓策勵之意此中自有權衡斷不能以一人之咎牽及多人致滋紛擾政體所關亦向無此辦法該御史彈章迭上均已飭查核辦其中有參張人駿查覆延遲者該督隨即登奏又有參朱家寶賄託幕友關說者並未指明無從根究至始則謂朱家寶爲馮汝騤謾欺繼則謂張人駿爲朱家寶謾欺無非以兩次覆查不能如該御史所指有意深文挾持成見本屬非是朝廷優待言官不欲明白宣示玆該御史又以是非不明進退失據乞將前後疏章飭部平議斷斷不休並敍及母老妻故旁無婢妾歸隱林泉感且不朽等語無非博一己戇直之名貽朝廷拒諫之過人臣竭忠効誠自當舉其大者遠者剴切直陳如以一二處分牽連冒瀆翻以一去爲得計撫衷自問何以自安乎本應予以處分姑從寬免江春霖著傳旨申飭欽此　同日奉

上諭廣東鹽運使丁乃揚著開缺送部帶領引見欽此

同日奉

上諭廣東鹽運使員缺著蔣式芬補授欽此　同日奉

上諭袁樹勛奏考査屬員分別舉劾一摺署廣東廣州府正任韶州府知府嚴家熾潮州府知府陳兆棠候補知府吳宗禹前署化州知州候補知州朱紘署東莞縣知縣試用知縣徐慶元長樂縣知縣調補新會縣知縣王景沂署鎭平縣知縣試用知縣張延虁既據該署督臚陳政績均著傳旨嘉奬候補道易鳳修聲名惡劣同僚不齒准補欽州直隸州知州番禺縣知縣周汝敦緝捕不力承審命案玩疲模糊德慶州知州章茂林才識昏

庸不孚衆望聲名貪鄙控案甚多前署東莞縣知縣補用知縣李祖湘驗案草率居心欺詐歷官所至民有怨聲順德縣知縣饒澤春審理命案諸多顢頇勒繳花紅罔知政體前署英德縣知縣補用知縣劉培椿漠視刦案久匿不報形同聾聵心地糊塗信宜縣知縣黃炳文擅釋匪犯任意揑飾居心險狡欺罔行私署開平縣知縣大挑知縣馮秉經袒吏殃民縱弁婪索被控有據怨讟繁興前署海康縣知縣補用知縣秦廣綬縱容差役苛擾病民漁利營私操守難信前署遂溪縣知縣試用通判范鼎得賄縱匪頗滋物議前任三水縣正任永安縣知縣洪錫疇顢頇因循玩視民瘼前署新甯縣知縣試用知縣倪祖培聲名卑劣輿論不孚試用知縣陸琦苛細病商怨聲載道藍口司巡檢王守正紳民交惡淩祿司巡檢試用從九劉近光行同市儈佛岡同知司獄朱錫輝擅離職守均著即行革職李祖湘黃炳文馮秉經並著歸案查辦劉近光有縱米出洋情事著俟結案後遞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候補道李光宇才識平庸操守難信升用道員前署番禺縣知縣劉慶鏜小有才能遇事取巧玩視命案延不詳報雷州府知府元瑞識闇才庸難資表率均著以同知降補嘉應州知州鄒增祜性情偏執聽斷糊塗潮陽縣知縣翟炳炎短於吏才辦事操切惟文理尙優均著以教職歸部銓選增城縣知縣胡光鏞才具竭蹶人地未宜著開缺另補新甯縣知縣鍾蕚廣甯縣知縣張鼎勘報災情俱有不實均著撤省察看又片奏現署水師右營遊擊請補香山協副將黃古元縱容子姪兇暴傷人龍門協副將李慶雲約兵不嚴操守難信准補平海營參將施光廷前署新會營參將任內查辦鬬案縱弁妄爲現署潮州鎮中軍遊擊准補新會營參將劉輝南聲名惡劣心地糊塗水師營備先游擊吳祥光前在碣石右營都司任內遇事取巧緝捕不力現署廣州協右營都司達濠營守備高厚慈聽任匪綫妄拏良民管帶水師親軍右營千總淦雲

欽朦混曠餉有心欺飾署開平縣城守把總李鈞耕案勒詐婪取多贓啟新營哨官六品軍功鄧思成隨同辦案任勇搶掠均著即行革職高厚慈心尤狠毒並著永不敘用不准投赴各營効力記名提督總兵吳貴年實任崖州協副將王世明督標儘先副將劉先科海安營守備王本華久已離省查無下落均著勒令休致餘著照所請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十二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翰林院侍讀榮光奏山東陽穀縣境內委員杜秉寅等妄指民田作為官荒等語當經諭令孫寶琦確查茲據查明覆奏墾務局委員候補道杜秉寅院幕杜賢書典史章錫元均查無劣跡著免其置議准補即墨縣栲栳島巡檢武恪忠前在陽穀縣委辦墾務貪鄙妄為不知自愛著即革職代理陽穀縣知縣候補通判吳繼高於李萬吉劉永月二案濫押無辜得贓有據請予革職又據片奏該員納賄營私不可枚舉僅予革職不足蔽辜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以為貪墨不職者戒仍勒令交出門丁張貴潘鈞高姓等三人研訊詐贓分別定擬該縣劣幕羊讞行止卑汚著查明驅逐回籍東阿墾務委員候補府經歷周書城收受賄賂匿地不報又復假公濟私扶同欺隱著一併革職該部知道欽此

交旨

十二月初一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翰林院侍讀榮光奏已修鐵路請速籌添設護路巡警一摺著郵傳部知道欽此

十二月初三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郵傳部會奏議覆陝西巡撫奏籌辦延長油礦修築運路暫行緩辦一摺提倡商業為當務之急著該撫體察情形廣籌行銷一俟出油較旺即行議修運路以興實業而濬利源欽此　同日奉

諭旨順天府奏查明知州被參各款暨整頓順屬警務情形一摺著依議欽此

十二月初四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理藩部奏查明使用僞文案內人證供詞閃鑠請飭交大理院訊辦一摺著依議欽此

十二月初五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御史趙熙奏學部奏擬檢定小學教員章程妨礙教育一摺著會議政務處議奏欽此

十二月初六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明年元旦梁格莊　行宮　德宗景皇帝几筵前致祭著該衙門按照滿月禮敬謹豫備併派値班王大臣恭代行禮　陵寢大臣官員等一體齊集欽此　同日奉

諭旨會議政務處奏議覆東三省總督錫良等奏長白府治內增設安圖撫松兩縣員缺一摺著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欽天監奏現署滿右監副常海服滿請旨一摺常海著補授欽天監右監副欽此

十二月初七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稅務處會奏議覆郵傳部奏吉長張綏兩路購運機器材料免稅三年援案照准一摺著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本日引見州縣事實列入最優等在任候補知府陝西商州直隷州知州胡啟虞著仍以知府在任儘先即補欽此　同日奉

諭旨本日陸軍部引見未到之軍政逾歲官二等侍衞明瑞著陸軍部照例辦理欽此　同日奉

諭旨本日引見之已革奉天候補知府陶鏞著以同知用降補縣丞前河南候補同知張慰祖著以通判用欽此

同日奉

諭旨本日引見之已革總管若麟著以翼長用已革翼長春林著以防禦用欽此

交旨

十二月初八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都察院代奏法部郎中陸覲麟條陳各部院調用外
官留補京職應補交實銀呈一件著該部議奏欽此
十二月十一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貝勒毓朗等奏陳明學堂考試情形並預定開學日
期分科辦法一摺知道了欽此　同日奉
諭旨明保官直隸邢臺縣知縣岳齡著吏部帶領引見欽
此
十二月十二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內務府奏恭辦要差需用款項請由部庫籌撥一摺
著核實數目再行具奏欽此　同日奉
諭旨會議政務處奏遵議繼祿代奏太醫院院使張仲元
等呈請變通官階請欽定施行一摺太醫院院使著定
爲四品餘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法部奏交審要案憑證不全請飭迅速查明以便歸
併審辦一摺著依議欽此

十二月十三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內務府奏遵保承辦差務各員繕單呈覽各摺片所
保人數較多著另核請奬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郵傳部奏陳明輪船招商局歷年官督商辦情形並
擬查帳辦法一摺又奏廣東粵漢鐵路已派員前往澈
查歸併前案辦理一片知道了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郵傳部奏推廣修理電線並整頓大概情形一摺知
道了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郵傳部奏另核保奬繕單呈覽一摺著依議又奏前
考察政治大臣奏保選用知府唐元湛保案重複請改
奬俟得知府後以道員用一片著吏部議奏欽此
十二月十五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會議政務處奏議覆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
德格土司納還全境請改土歸流一摺著依議欽此
十二月十六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劉廷琛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大學

堂總監督劉廷琛著賞假一個月毋庸開缺欽此

十二月十七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慶親王奕劻面奏職任繁重難以兼顧懇請開去管理陸軍貴胄學堂之差等語著如所請俾稍節勞以示優眷著派貝勒載潤會同陸軍部管理陸軍貴胄學堂事務欽此　同日奉

諭旨變通旗制處會奏遵議歸化城副都統三多奏變通旗制應多立手工學校專設勸業銀行一摺又奏議覆東三省總督錫良奏奉省旗官出缺不補逐漸變通一片又奏議覆內閣侍讀學士延昌奏請設變通旗制處諮議官一片均著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農工商部奏遵擬勸業富籤公債票試辦章程開單呈覽一摺著即緩辦欽此　同日奉

諭旨農工商部奏遵章預籌次年農工商政實行辦法一摺又奏憲政編查館原單所開應行酌核更定各節已量爲變通亟爲籌辦一片均著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郵傳部奏擬訂船路電郵四政專律並開辦大概情形一摺著依議又奏核覆黑龍江鐵路交涉局報銷一片知道了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郵傳部奏遵章預陳次年籌備實情一摺著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　同日奉

諭旨給事中張世培奏稅關經徵木課積弊太深請旨飭下度支部專派監督核實徵收一摺著度支部議奏欽此　同日奉

諭旨給事中張世培奏新出小學教科書善本甚少請飭學部嚴行釐訂並愼編模範善本一摺著學部知道欽此

十二月十八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御史蕭丙炎奏各省徵收丁漕未能持平辦理請通飭嚴加整頓一摺著度支部議奏欽此

十二月十九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度支部奏議覆孫寶琦奏山東布政使朱其煊報効稅契銀兩一片朱其煊著交部議敍欽此

十二月二十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憲政編查館奏請飭京外各衙門設立憲政籌備處幷將十月十三日上諭恭書懸挂一摺又奏議覆增韞奏留在籍編修陳敬第等續辦地方自治免扣資俸一摺均著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都察院奏赴院呈訴被參寃抑人員現據各省查覆並無寃抑請照例交部議處一摺著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都察院奏代遞署學部右參議柯劭忞等東省鹽務違章私銷亟宜整理呈一件著該衙門議奏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都察院奏代遞大清銀行副監督黎大鈞等鄂境粤漢川漢鐵路籌有的款請准予商辦呈一件著郵傳部知道欽此　同日奉

諭旨都察院奏代遞總檢察廳廳丞王世琪等請開復已故湖南巡撫陳寶箴原官呈一件陳寶箴著加恩開復原官又據翰林院編修史寶安爲原任浙江布政使沈兆澐請入祀河南名宦祠呈一件著禮部議奏又據翰林院檢討區大原等請加恩襃卹已故廣東巡撫馬丕瑤呈一件著毋庸議欽此

十二月二十一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憲政編查館奏彙案會議禁革買賣人口舊習酌擬辦法繕單呈覽一摺著依議欽此

十二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民政部奏第一次統計謹繕製表册清單呈覽一摺著憲政編查館知道表單併發欽此　同日奉

諭旨侍讀學士延昌奏大清銀行關係財政亟宜嚴密稽查俾資整理而免公累一摺著度支部知道欽此　同日奉

諭旨侍讀學士延昌奏請將本年閉歇商號所欠票存之

款照商律分別追償等語著該衙門知道欽此
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唐景崇奏查勘要工分別緩急請派員督飭修理一摺著派林紹年敬謹承修又奏查驗回乾各樹及補栽賠栽成活分數均與原報相符一片知道了欽此　同日奉
諭旨修訂法律大臣會同法部具奏修正刑律草案告成繕單呈覽一摺著憲政編查館查覈覆奏欽此
十二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憲政編查館奏核定京師地方自治章程暨選舉章程繕單呈覽一摺又奏核議沈家本等奏編定現行刑律告竣繕册呈覽一摺又奏請飭修訂法律大臣考核中外制度另訂現行律一編進呈一片又奏議覆吳士鑑奏請申明議案權限一摺又奏議覆各省行政司法官吏宜慎擇人一片又奏議覆各省議員限制兼差一片均著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御史陳善同奏鹽務現經歸部直接管理謹擬辦法請飭核議一摺又奏整頓鹽務請先由淮北試辦一片均著該衙門知道又奏監禁人犯請飭分別查辦一片法部知道欽此
十二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會議政務處奏續議太醫院遞升官階一摺著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資政院奏籌設速記學堂擬定章程繕單呈覽一摺著依議又奏現擬修築資政院工程情形一片知道了欽此　同日奉
諭旨陸軍部奏第一次統計完竣酌擬接次辦法一摺著該衙門知道餘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步軍統領衙門奏酌保恭備要差出力人員繕單呈覽各摺片總兵王文煥著交部議敘餘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理藩部代奏喀喇沁扎薩克輔國公銜頭等塔布囊

內閣驗放 吏部引見單

幹嚕扎布因入貴胄法政學堂呈請在京當差等語著准其在京當差欽此

十二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學部奏酌擬曲阜學堂辦法幷請派員充當監督一摺應需經費著度支部核議具奏餘依議欽此　同日奉

諭旨學部奏遵章陳明次年籌備事宜一摺著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　同日奉

諭旨學部奏增訂學堂管理通則繕單呈覽一摺著依議欽此

十二月二十九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憲政編查館奏續訂統計表式並附解說繕單請旨頒行一摺著依議又奏派員充統計局副科員等差一片又奏派員充編制局副科員等差一片均知道了欽此　同日奉

諭旨民政部奏遵擬次年籌備事項實行辦法先期陳明一摺著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　同日奉

諭旨廣東京官梁敦彥等奏粵商包鹽加餉流弊滋多請飭詳細覈議一摺著該衙門歸併前案妥議具奏欽此

內閣驗放 吏部引見單

十二月初七日奉

旨廕生溥絨著以七品筆帖式用延埜著以侍衛用錕輝著以文職用武林著內用振樸著以文職用協理遼瀋道滿監察御史員缺著松廷補授內閣滿洲侍讀員缺著崇俊補授內閣漢軍典籍員缺著文鍾補授截取知府大理院推事胡濬著以簡缺知府用吳尙廉著以簡缺知府用月選　東陵工部員外郎裕恩　醇賢親王園寢主事啓紋擬補吏部稽勳司員外郎盛昆俱著准其補授分發山東補用道徐埈芝山西補用道咸麟孫宗麟湖北試用道志元徐之棨四川試用道唐汝聲吉林補用知府林長植江蘇補用知府黃仁壽山東補用

知府方龢湖北補用知府夏敬輯廣西試用知府劉永海俱著照例發往卓異陝西漢中府知府恩開湖北漢陽府知府琦璋俱著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回任候升欽此又軍機處交出本日帶領引　見之審案平反並明保官直隸大名府知府現署保定府知府錫齡阿

奉

旨著以道員交軍機處存記欽此

十二月初十日經內閣奏　派王大臣驗放分發浙江試用同知史光華直隸補用直隸州知州毓麒廣東試用直隸州知州魏允濟雲南試用直隸州知州李新展直隸補用通判黃萃熙直隸試用通判紹武王繹和山東試用通判徐家琪浙江試用通判黃德壽陳鴻文湖南試用通判張仕鋆甘肅試用通判杜庭琨湖北試用直隸州州同周斯依福建試用直隸州州同容啓蕃直隸補用知縣夏辛銘王柱壽安徽補用知縣朱永錫山東補用知縣耿煥章劉文炳山西補用知縣徐昭儉河南補用知縣徐佐垚甘肅補用知縣李宗鄴陝西補用知縣施毅王祖禹江西補用知縣藥桐湖北補用知縣吳文炳吳良棟吉林試用知縣秦春田直隸試用知縣許家修帥培府盧觀渭汪懷瑜耿善助江蘇試用知縣宗慶煦陳培泰河南試用知縣吳翰鹿學湘冬樹柏彭得藩張春榮王世新陝西試用知縣王植存甘肅試用知縣陳欽銘任德備浙江試用知縣王貫王敬培福建試用知縣賀作霖姜應詔江西試用知縣袁勵修胡豐澤廣東試用知縣周成章黃瀛徐仁貴廣西試用知縣孟昭涵四川試用知縣崇善郭毓棻徐昭益張昭芹貴州試用知縣周汝桐浙江試用布庫大使蘇光瀚兩淮試用鹽運庫大使劉元鳳兩廣試用鹽運庫大使劉士端長蘆試用鹽大使張欽典河東試用鹽大使梁亦鴻兩浙試用鹽大使范宗岷福建試用鹽大使劉東湖兩廣試用鹽大使薛鴻禮福建試用鹽道庫大使曹逸仙均堪以照例發往保送直隸州知州民政部主事鄭咸

內閣驗放吏部引見單

堪以交部記名以直隸州知州用截取內閣中書趙錄績保舉山東候補知縣樊祖燮王寶生均堪以照例用貴州開缺另補知縣方正堪以仍回原省照例用卓異直隸邢臺縣知縣岳齡堪以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册回任候升揀選一等揀選舉人陳廷鍔堪以知縣用開復前湖南試用通判李蔚文堪以准其開復原官仍發原省照例用奏留吏部學習員外郎錢壽琛主事何振清司務查忠輔均堪以准其留部十一日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

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膽生崇瀚著以侍衛用崇方著以侍衛用文元著以旗員用任先恩著外用內閣滿洲侍讀學士員缺著崇鐙補授掌山西道滿監察御史員缺著文善補授山西綏遠城理事同知員缺著恒健補授　京察一等度支部郎中文綬著准其一等加一級保送知府農工商部員外郎松蕃著以繁缺知府用月選　起居注筆帖式常志擬補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楊敬遠稽勳司主事榮海俱著准其補授欽此

論說

憲政篇

心史　本社撰稿

自上年諮議局開。中國人民。乃有代表。代表之意思。乃爲人民之意思。合二十一行省已開諮議局者而言。除本省利弊汲汲於興革而外。無不以請願速開國會爲第一義。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雖其難其愼。以覘吾民呼號之寬迫。情志之堅脆。而後有以應之。要其前日所訂籌備清單。必紆迴至九年之久者。旣爲吾全國之民所不能忍。卽政府猶有所靳而不遽相予。國民亦無再承認此九年之期爲一定不易之理。顧官中之所奉行當人民未得請以前。舍是無以督促。支支節節之憲政。今姑循例列今年籌備事宜。暫資爲國民程課之標準焉。

中國立憲。每屆年終。必顧全清單期限。頒布年內應行籌備各事宜。想見人民不能自爲督促之時。今日尙有一二豫備立憲之事實。皆我　景皇帝籌備一單之所賜。且今日人民所急望縮短期限者。以國會爲根本之計。刻不容緩。外此雖事多可議。而大致亦仍視清單爲進行之標幟。卽　朝廷立降明詔。以欲從人何嘗舉清單而棄之。正謂無國會而空言籌備

仍多紙片之文飾。且卽欲不文飾。而君民未嘗一體。財用先無負擔之實。心徒欲勉合淸單。如所謂籌辦全國審判廳。籌辦全國巡警。種種大舉。豈徒手可以集事。袞袞諸公。所以侮我人民者。口惠而實不至。自謂能希　上旨。不知無國會而求加負擔。則雖以同民之政。適嫌於專欲而難成。不加負擔而欲完淸單中籌備之責。又所謂無米爲炊。事必無濟。爲倚勢作威之徒。保持數年專制之餘燄。卒致淸單所限。其空空繫於條教號令之末者。逢一年終而一距躍。其必以實力彌綸於率土之濱者。乃終且塗飾以相蒙。　景皇帝在天之靈。不其恫歟。　聖主當陽。賢王負扆。欲全繼述之孝。非有先期之國會。必無如限之淸單。奈何以本朝萬世之圖。徇煬竈諸臣一息苟延之計也。今除請願早開國會。爲國家根本之計。人民性命之憂。別詳篇末外。縷列本年籌備事宜如左。

宣統二年（第三年）

一召集資政院議員。舉行開院。（資政院辦）

一續辦城鎭鄉地方自治。（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一籌辦廳州縣地方自治。（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一彙報各省人戶總數。（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一編訂戶籍法。（憲政編查館民政部同辦）

一覆查各省歲出入總數。（度支部各省督撫同辦）

一釐訂地方稅章程。（度支部各省督撫憲政編查館同辦）

一試辦各省豫算決算。（度支部各省督撫同辦）

一釐訂直省官制。（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一頒布文官考試章程任用章程官俸章程。（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一各省城及商埠等處

各級審判廳限年內一律成立。（法部各省督撫同辦）　一頒布新刑律。（憲政編查館修訂法律大臣同辦）　一推廣廳州縣簡易識字學塾。（學部各省督撫同辦）　一廳州縣巡警限年內一律完備。（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右本年應辦事宜共十四項。其有上年應辦未辦而天下亦無有以不辦爲詰責者。尙餘兩項。一頒布簡易識字課本。創設廳州縣簡易識字學塾課本未見。僅於上年十一月杪奏定學塾章程。人無措意者。此非謂簡易識字學塾人民不願創設也。誠恐課本必由學部頒布。簡易識字必變爲煩難識字。養成全國皆爲存詩數千首之風雅士。不復有識字之人民。吾民不能不懼。一頒布國民必讀課本。課本亦未見。天下漠然。此則國民尙自有可讀之本。學部以權力強人必讀。稍遲尙可不卽束縛。雖然此亦天下疾首於故學部大臣。有此懲羹吹齏之見耳。倘有革新之能力。車書文軌。固願統於一尊。特無嫌稍寬歲月。以需之竊願今之學部深察外間對於淸單他事宜。以必屆年終爲苦。而兩課本之頒布。乃以幸而度歲尙未强聒爲樂。則民情大可見矣。

今除編訂戶籍法。釐訂地方稅章程。及直省官制。三項皆爲館部等處課程。外間無從督察。餘十一項。條列如下。

一召集資政院議員。舉行開院。　按單開文義。資政院選舉。原擬年前畢事。故本年但有召

集開院等事。今該院議員。僅有百名從諮議局選出。餘方在籌辦選舉。將謂欽選不在選舉事宜中耶。抑該院之籌備。甘心逾限耶。報載通儒碩學一項。當道有羅致之意。以今日政府待遇議員之情狀及院章之條文。天下宏達之士。膺民選猶爲社會陳身。惟力是視。若作政府延攬之計。則招通儒碩學以資政院議員與招虞人以旌何異。

資政院就經費內。設一速記學堂。令各省皆選生就學半年畢業。以供議場之用。此舉有成。亦發古來所未發。其辦法。學額百名。由院招取十二人。由各省咨送者每省四人。合計八十八人。入學資格。以曾在中學畢業。或具有中學程度者爲準。學中課程四種。一速記術。二國文。三官話。四法政大意。每星期教授三十六小時。三個月爲一學期。滿二學期爲畢業。畢業給憑後。除遴充資政院速記生外。咨回原省候各議會之用。

二續辦城鎭鄉地方自治。　此項成績。似以江蘇蘇屬四府一州爲奉章以後始行籌辦者之最。蓋業於本年正月初六日。城自治會一律選舉議員。二月初八日。卽一律選舉董事矣。但各屬雖皆如限。常州府屬武進陽湖兩縣合一之城自治則依然落後。非事力之不及。蓋由於區域之爭。城鄉情未允洽。卽選民之調查。反對者故爲牽掣。事誠可惜。然城與鄉。同時有責任心發達。說者謂勝於痿痹不仁者遠甚。理或然歟。雖然二千年無地方之

政及今始還我比閭族黨之能力智足以及之而以小嫌自爲決裂私之爲害亦甚矣他省除前數年已有規模者不論。餘似尚無若吳人之踴躍者。

三籌辦廳州縣地方自治。　頒布廳州縣自治章程。應在籌備之第二年。業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奉　上諭頒布。　諭見　諭旨章程別見新法令。清單稱廳州縣地方自治。頒布之明文。乃稱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則以直省有直轄地方之府。與直隸廳州無異。特增府字。以期完足。府廳州縣自治章程。頒布未久。籌辦之效。尚無可言。惟各省自治籌辦處。早經設定。不似城鎮鄉自治之不易造端。

四彙報各省人戶總數。　據清單本年始有彙報上年宣統二年。止有調查各省人戶總數一條。旋於上年閏二月內民政部具奏遵　旨妥擬逐年籌備未盡事宜。乃有宣統元年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及外府所屬各首縣並商埠地方人戶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等語。奉　旨俞允。遂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奏報第一次調查人戶總數。摺單錄左。

民政部奏遵章調查第一次人戶總數摺 併單

奏爲遵章調查各省人戶報冊第一次總數。謹繕清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査憲政編査館資政院會奏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內開調查各省人戶總數。爲臣部第二年與各省督撫應辦之件。除調查戶口章程。業由臣部擬

訂。於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具奏奉　旨俞允頒行外本年閏二月二十三日臣部復經具奏遵　旨妥擬逐年籌備未盡事宜清單。內開宣統元年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及外府所屬各府縣並商埠地方人戶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等語。奉　旨俞允欽遵通行在案。數月以來。迭據京外各處陸續填送。當卽督飭司員詳加覆核。其有造報不符。或辦理未協者。卽分別駁回覆查。或指令更正。現計人戶總數依限報部者。則有京城八旗。內外巡警兩廳。順天府及奉天、吉林、直隸、江蘇、安徽、陝西、新疆、山東、河南、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熱河、山海關、察哈爾、青州、江甯、荊州、成都、西安、科布多等處駐防。其黑龍江、山西、甘肅、四川等省。及內務府各旗。烏里雅蘇台、伊犂、綏遠城、福州、廣州、京口、杭州、涼州等處駐防。尙未造報。業經臣部一再咨催。督飭趕辦。至密雲、庫倫等處。因塡報未能如式。經臣部駁回更正。統俟造送到部。卽彙造各省第一次查報戶數清册。以符定章。計自本年起。調查戶數。以宣統二年十月前爲報齊之期。調查口數。以宣統四年十月前爲報齊之期。擬請　飭下各省督撫將軍。責成所屬。務各遵照定章。尅期舉辦。如有違章延宕。逾限不報。或查報不實者。一經臣部確實查明。惟有懍遵上年八月初一日　諭旨。據實糾參。用示懲儆。現屆年底統計之期。謹將京外咨到人戶總數。另繕清單。先行奏報。所有遵章調查第一次人戶總數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宣統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謹將京外查報人戶總數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計開　京城八旗。正戶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戶。　荊州駐防。正戶六千一百一十二戶。　甯夏駐防。正戶六百零九戶。　西安駐防。正戶三千九百零八戶。　山海關駐防。正戶一千九百二十四戶。　成都駐防。正戶二千六百四十戶。附戶九百二十戶。　青州駐防。正戶二千三百

九十七戶。河南駐防正戶六百九十七戶。附戶九十三戶。察哈爾所屬正戶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二戶。科布多所屬。正戶一萬四千七百一十四戶。熱河所屬。正戶四十三萬零五百五十四戶。附戶七萬二千四百零四戶。京城內外巡警廳。正戶六萬八千九百戶。附戶六萬二千九百四十戶。順天府四廳所屬。正戶六十六萬九千一百八十三戶。附戶十三萬四千二百零七戶。奉天全省。正戶五十六萬八千六百零三戶。附戶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三十四戶。吉林全省。正戶四十六萬零一百七十戶。附戶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一十戶。陝西全省。正戶一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四十七戶。附戶二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五戶。雲南全省。正戶一百四十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九戶。附戶二十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三戶。直隸各府所屬。正戶一百六十三萬五千二百零五戶。附戶二十五萬零九百四十九戶。安徽各府所屬。正戶二百二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九戶。附戶五十七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戶。湖南各府所屬。正戶一百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五戶。附戶一百三十八萬六千一百五十九戶。河南各府所屬。正戶一百二十四萬九千八百零六戶。附戶二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四戶。新疆各府所屬。正戶二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九戶。附戶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八戶。江蘇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七戶。附戶十二萬六千一百十九戶。福建各府首縣商埠。正戶六十一萬二千一百戶。附戶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戶。浙江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八百四十一戶。附戶九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九戶。山東各府首縣商埠。正戶八十三萬九千零二十八戶。附戶七萬零九百二十六戶。湖北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九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十戶。附戶三十二萬零六百八十二戶。廣東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一百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一戶。附戶十三萬一千一百零四戶。廣西各府首縣。正戶五十萬九千

一百八十二戶。附戶二萬九千零四十六戶　貴州首府首縣。正戶一萬零六百三十七戶。附戶三千九百一十五戶。

右摺單發鈔後。偶成書後一篇。錄之以質當世。

民政部奏調查第一次人戶總數摺書後

吾國向有編造門牌及例報人口之故事。自憲政編查館於籌備清單內。列入調查戶口一項。鄭重乎其為憲政。必非望其嚮壁虛造。仍循前日之故事可知。今部臣據各處塡送戶數。彙單入奏。天下豁然以版籍久經溷淆。及此乃得一確數。然自按單列各數而比較之。有不能無疑者。

上年調查戶數由官主政。民間略無助力之處。居然屆限具報。大部彙奏。斐然可觀。豈非賢長官勤敏之見徵。憲政奉行之實力乎。乃正惟不假手於民。而其所報之數。非吾民所與知。僅以一報紓在上之期望。於是他憲政所謂某館部與督撫同辦者。若諮議局。若自治所辦之良否且勿問。要必實有此舉動。見有議員到局。見有自治會發生而後可以報。最於大部。獨此調查人戶。其審核虛實之地。無所於託。上憑摺報。下讀邸鈔。乃曰調查所得之數如此。如彼。夫亦何憚而不為嚮壁虛造之故事。以力存此上下相蒙之國粹乎。此

理論上之不能無疑者也。

至就摺單所列。遠者吾不能悉。不相類者吾不能挈彼以比此。江蘇地之最近者也江蘇所報之戶數稱係各府首縣商埠正附戶之數。其同以各府首縣商埠計數者。則有福建浙江山東湖北廣東五省。是調查標準之最相類者也今摘單開此各省之戶數。與留心憲政者一揚榷焉。

江蘇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七戶附戶十二萬六千一百十九戶

福建各府首縣商埠正戶六十一萬二千一百戶附戶十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戶

浙江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八百四十一戶附戶九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九戶

山東各府首縣商埠正戶八十三萬九千零二十八戶附戶七萬零九百二十六戶

湖北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九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十戶附戶三十二萬零六百八十二戶

廣東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一百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一戶附戶十三萬一千一百

零四戶

江蘇不以地曠人稀聞於天下。以商埠而論。上海南北市戶口。正附併計。已不下數十萬。此耳目所及者。若就紙片爲比較。江浙鄰省也。江蘇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之數。當浙江各府首縣商埠正戶五分之一而尙不足。江蘇各府首縣商埠附戶之數。當浙江各府首縣商埠附戶八分之一而略相等。至其他數省之以各府首縣商埠計數者。合正附戶而觀。江蘇當福建二之一而稍贏。當湖北適得三之一。當山東適得二之一。當廣東四之一而稍贏。此事實之可疑者一也。

又據單開廣西各府首縣正戶五十萬九千一百八十二戶。附戶二萬九千零四十六戶。廣西僅稱各府首縣而不及商埠。意者其南甯梧州兩埠皆本首縣地。桂省多山。各府以人戶稠密見稱者絕少。然尙較之江蘇戶數略多一倍。此事實之可疑者二也。

部臣摺言督飭司員詳加覆核。其有造報不符或辦理未協者。卽分別駁回覆查。或指令更正。據此則今所單開。乃造報相符。辦理已協。所得之確數。夫此調查戶口一事。並無近效可覩。調查不實。亦並無顯患可怵。然實憲政之根本。戶口不淸。萬事俱無所措手。督撫承辦此事。忍以吾君吾民急切無可覆按。卽仍以欺蒙之故智行之。嗚呼。庶政淸澈。誠非

今日督撫之福獨使朝廷受無政事之禍部臣之所謂受成憲政編查館之所謂考核其奉職固如此而已乎

五覆查各省歲出入總數。　上年各省清理財政局開辦。監理官到差。實行清單內所開調查各省歲出入總數一款。有上年之調查。乃有今年之覆查上年調查之成績。即今年覆查之底本。上年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度支部奏調查各省歲出入款項總數一摺并單。其中雖聲明各省彼此協撥一收一支。款項尚多重複。應俟一切冊報到齊另行剔除詳核。統歸覆查案內辦理。但歲出入之數。將來各負責任。與人戶總數之可以意造者不同。得此一單。不知經計臣幾許擘畫矣。錄摺單如左。

度支部奏調查各省歲出入款項總數摺 併單

奏爲調查各省歲出入總數。繕單具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查憲政籌備事宜清單內開第二年調查各省歲出入總數。第三年覆查各省歲出入總數。第四年彙查全國歲出入確數等因。本年應調查各省歲出入總數。由臣部會同各督撫辦理。誠以各省出入款目繁重。頭緒紛如。斷非一次調查所能得其的數。亦非督撫臣和衷共濟。未易求其實際。蓋二百餘年習慣相沿之財政。驟欲澈底分明。用爲預算基礎。其煩難固如是也。本年正當第一次調查。自各省正副監理官先後到差。卽飭將光緒三十四年現行案依限報告。並於本年二月八月將兩屆籌備事宜奏陳在案。數月以來。臣等實力督催。文電往還。幾無虛日。究恐幅員廣遠。冊報或致參差。當於十月間。

通電各省。將上年出入總數提前電咨。以便彙總具奏。現據各省將光緒三十四年出入總數先後電咨到部。臣等詳加考核。又經往返駁查更正各省協撥款項。彼此收支其中雖多有重複然出入大綱。略可概見。自應先行彙奏。作爲第一次調查各省歲出入總數。謹分列清單。恭呈　御覽。竊維清理財政。爲試辦預算決算之預備。然必歲入款目。足供歲出之需。將來試辦預算。始能措手。茲核上年各省歲出入總數。大率不敷。本年撥款加多。爲數恐當更鉅。若准諸東西各國。量出爲入。自當增加預算。惟是中國議會現甫萌芽。遽難提議。入款既不能驟增。而要政又必當舉辦。自非將浮濫之款嚴行刪節。別無措置之法。臣等默計各省支絀情形。長慮卻顧。已非一日。是以本年六月。有舉辦新政宜力求撙節之奏。守量入爲出之義。爲徐圖補救之方。區區之愚。無以易此。現在除由臣部將送到報告隨時認眞稽核外。應請　旨飭下各督撫。將各該省出入款項嚴行考核。切實刪減。總以出入相權。毋得稍有虛糜。以不敷藉口。方今時局艱危。百端待理。財政一端。尤非空言所能補救。臣部忝掌度支。責無旁貸。然舊有之入款。只有此數。新增之出款。有加無已。欲加籌賦稅。則民力恐有不勝。欲裁節浮糜。則人情多非所願。惟賴　聖明主持於上。中外大臣同心協力於下。庶財政可期整理。而將來試辦預算。亦不致爲難。此臣等審顧旁皇。不能不預陳　聖聽者也。除俟一切冊報到齊。再由臣部詳核外。所有第二年調查各省歲出入總數。並請嚴行撙節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謹將各省電咨光緒三十四年歲入歲出總數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　歲入項下。　奉天歲入銀一千五百八十萬七千二百七十三兩零。　吉林歲入銀四百八十五萬八千七百二兩零。　黑龍江歲入銀九十三萬三千

二百五十六兩零。中錢四百八十五萬五千四十串零。羌錢十萬二千八百三元零。金沙三百六兩零。直隸歲入銀二千一百六十五萬八千五百九十七兩零。熱河歲入銀八十萬六千三百八十五兩零。江蘇甯屬歲入銀二千五百四十九萬六千八百九十兩零。江蘇蘇屬歲入銀二千四十萬三千二十兩零。江北歲入銀庫平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五兩零。湘平一百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七兩零。錢二十八萬七百三十九千六百六十七文。安徽歲入銀六百萬六千七百二十九兩零。山東歲入銀一千一百三十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九兩零。山西歲入銀五百八十七萬一千八百六兩零。河南歲入銀六百八十八萬五千一百十七兩零。陝西歲入銀三百九十六萬三千七百二兩零。甘肅歲入銀三百十二萬一千七百八十兩零。錢二千五百十八千七百九十八文。新疆歲入銀三百十七萬二千三百兩零。福建歲入銀六百七十二萬一千一百五兩零。浙江歲入銀八百十四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兩零。銀元四百六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四元零。小銀元六百五十七角零。錢二十四萬九百十四千四百七十七文。江西歲入銀七百五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兩。湖北歲入銀一千六百五十四萬五千二百兩零。湖南歲入銀六百二萬八千一百兩零。銀元四百七十六元。錢六十六萬二千二百餘串文四川歲入銀一千五百三十二萬六百五十七兩零。廣東歲入銀紋銀七百二十五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兩零。洋銀二千一萬八千三十七兩零。廣西歲入銀四百八十九萬六百四十三兩零。雲南歲入銀六百一萬一千五百二兩零。貴州歲入銀一百五十三萬三千二百七十兩零。歲出項下。奉天歲出銀一千五百五十八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兩零。吉林歲出銀五百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五十七兩。黑龍江歲出銀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六兩零。中錢二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九

十五串零。羌錢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五元零。銀元五千元。直隸歲出銀二千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兩零。熱河歲出銀八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四兩零。江蘇甯屬歲出銀二千五百七十四萬五千一百八十二兩零。江蘇蘇屬歲出銀二千四百八十九萬餘兩。江北歲出銀庫平十一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兩零。湘平一百十二萬六千八百十四兩零。錢二十八萬三千三百十一千四百七十九文。安徽歲出銀六百七十四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兩零。山東歲出銀一千五十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八兩零。山西歲出銀六百十四萬二百五十二兩零。河南歲出銀六百六十萬九十四兩零。陝西歲出銀四百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兩零。甘肅歲出銀三百二十九萬七百五十七兩。錢三千九百千五百三十九文。新疆歲出銀三百三十四萬六千五百六十四兩零。福建歲出銀六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七兩零。浙江歲出銀八百四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兩零。銀元四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八元零。小銀元二百八十八角零。錢三十萬一百七十八千七百二十二文。江西歲出銀七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七兩零。湖北歲出銀一千八百五十二萬一千四百餘兩。湖南歲出銀六百四十二萬四千二百餘兩。銀元一百六十餘元。錢五十八萬二千五百餘串。四川歲出銀一千四百九十六萬四千九百二十六兩零。廣東歲出銀紋銀六百五十六萬八千五百二十六兩零。洋銀二千一百四萬一千七十一兩零。廣西歲出銀四百九十九萬二千一百五十七兩零。

雲南歲出銀六百九十八萬三千一百六十六兩零。貴州歲出銀一百七十九萬一千五十六兩零。謹案以上所列各數均據各省電咨彙總。其各省彼此協撥。一收一支。款項尙多重複。應俟一切冊報到齊。另行剔除詳核。統歸覆査案內辦理。合併聲明。

右單所開係光緒三十四年歲入歲出總數。大概歲出恆浮於歲入。各省之困可知。摺中言中國議會現甫萌芽。遽難提議增加豫算。計臣決無强議會橫加擔負之意。此在計臣。不得不持此大體。而議員欲取信於社會。亦必不敢輕認擔負。但人民必以無擔負爲樂。殊形程度之幼稚。是又有各盡其道者在矣。

六試辦各省豫算決算。　豫算決算不應併在一年試辦。清單此款文義決算特連綴於豫算而及之。查度支部前定清理財政章程。第十四條內開各省文武大小衙門局所自宣統二年起豫算次年出入款項編造清冊。於二月內送清理財政局由局彙編全省豫算報告冊。呈由督撫。於五月內咨送到部。又第十八條內開在京各衙門。自宣統二年起應將該衙門次年出入各款編訂豫算報告冊。於五月內送部。又第十九條內開度支部直接所管之出入款項。應自宣統二年起。編訂次年豫算冊奏明辦理。又第二十條。度支部自宣統二年起。逐年將京外各處送到豫算報告冊。詳細核定奏請施行。前項豫算報告冊。限於文冊到部兩個月內核定各省豫算報告冊內款項屬於地方行政經費者。由度支部奏交督撫。送諮議局議決。並將豫算全冊送部參考。部章於今年所謂試辦豫算之方法如此。

若其豫算之效力。則前章第二十一條。又云。京外各署出入各款。自宣統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律遵照豫算冊辦理。凡屬出款項下。不得於定額外開支別項經費。亦不得彼此挪用。是爲今年試辦之結果。惟條文內於各省豫算。即劃分國家及地方行政經費爲二。其第十四條第二項云。各省豫算報告冊內。應將出款何項應屬國家行政經費。何項應屬地方行政經費劃分爲二。候部核定。又第三項云。前項之國家行政經費。係指廉俸軍餉解京各款以及洋款協餉等項。地方行政經費。係指教育警察實業等項。此項劃分國家與地方之豫算清冊。即條文第一項。所謂本年二月內送清理財政局。五月內咨送到部者也。再查第二十條。豫算冊到部。限兩個月內核定。則七月中爲一律核定之期。恰宜劃出地方行政經費奏交督撫送諮議局議決。是爲今年諮議局畧與聞本省財政之始。上屆諮議局。其議案之效力。視督撫名譽心之冷熱而分。議員並無實際之爭執。今年所望於諮議局之進步者。恃清單中此款而已。

再查部章第三十一條。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甘肅新疆六省。每年豫算報告冊。得展限至六月十五以前到部。然則此六省豫算。何以能經部核定。再交諮議局議決。夫六月十五到部。八月十五始屆核定之限。行到該六省。未知九月開會前能否到局。依諮議局章而

論。開會三十日前。由議長通知應議事件。此項通知期限。卽除雲南等六省而外。恐亦不易應合部臣未知能力籌全局俾淸理財政之本意不落虛文否

七頒布文官考試章程。任用章程。官俸章程。　此項章程頒布時。可將各種考試。停止。使科舉之流毒。一空。學子以文憑爲學業之標準。不作仕宦之階梯。於世道人心。裨益非細。中國庶有豸乎。不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內外國文武學校畢業。歲額幾許。加以舉貢生員之考職。將見人盡爲官。全國之中。有官無民矣。嗚呼。官俸章程果定。有恆產因有恆心。官之放僻邪侈。可以稍殺。理財。制用之道。稍稍如法。中國。其庶幾乎。

此項籌備事宜。關係如此。何以慰我識者。曰且俟年終。

八各省城及商埠等處各級審判廳。限年內一律成立。　此事各省除東三省外。餘尙少影響。其有謬種流傳之鄂省辦法。則旣不行。吾未知今年法部與督撫何以報最。所幸省城商埠。爲數甚簡。

各省省城審判廳。奏報上年籌辦有效者。惟河南山西。商埠審判廳。奏報上年先期成立者。惟吉林之長春。均見上年十一十二兩月發鈔摺件。

九頒布新刑律。　新刑律核訂有年矣。今年恰當頒布之期。適上年張文襄薨逝。反對之京

外大臣既失所憑依今年當可遇頒布之盛此亦貞元之會合也天佑　聖清法權有獨立之望矣。

刑律未頒布以前。近成兩種階級。一編定現行刑律。上年八月二十九日。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黃冊。奉　旨著憲政編查館核議具奏。欽此。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館臣奏遵　旨核議一摺。又奉　旨依議。欽此。大致彙輯新章。刪約舊例。修訂法律大臣原本。又經館臣分篇勘正。奏交該大臣依類排比。另繕黃冊。會同請　旨刊印頒行。今尚未繕冊請　旨。計現行刑律之最大進步。莫如刪除買賣人口及奴僕奴婢諸條。別有條款。見新法令。

一憲政編查館。奏請飭修訂法律大臣。另編重訂現行律。原委甚詳。蓋發之於高等檢察長徐謙所奏請。事在上年十一月。奉　旨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館臣乃附片奏請飭另編。錄原文如左。足詳另編之旨。

憲政編查館奏請飭修訂法律大臣另編重訂現行律片

再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　諭旨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徐謙奏編定現行刑律。應遵憲政籌備清單。預爲規畫。以便逐漸施行新律一摺。著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查閱原奏內開當奏請編定現行刑律之時。憲政籌備清單。尚未具奏。新律實行年限。未經宣布。故其辦法。僅依修例向章。大抵刪移歸併爲多。於新律少所印證。今則薄海

臣民心目中。莫不有一未來之新律。雖次第見諸實行。尚在數年以後。而此數年中。無論何項規制。均當力求完善。以助籌備事宜之進行。蓋新法未實行舊法未遽廢之時。其間必應編定經過法以調和之。編定之法。卽於舊法中定明何者改從新法。何者仍從舊法是也。其大端有五。一分別民刑。一重罪減輕。輕罪加重。一停止贖刑。一婦女有罪。應與男犯同一處罰。一次第停止秋審覆核。請　旨飭下憲政編查館。將現行刑律參照新刑律。妥爲核訂。以臻完善而資進步等語。伏查所奏係爲溝通新舊畫一規制起見。列舉五端。均屬確有見地。惟此次編訂現行刑律。係因舊律多年未修。新章疊出。端緒紛繁。引用不便。是以按照現在通行章程。改其不合。補其未備。刪其已廢諸條。以便援引。故謂之現行刑律。並未能遽與新律相接近也。新舊遞嬗之際。本非一蹴可幾。日本刑法。前後改正。凡經四次。始由舊制而純歸新派。我國當此籌備期內。自亦當逐漸進行。以免凌躐之弊。臣等因現在內外問刑各衙門。急待現行刑律應用。不便久稽。是以卽就原本體裁。酌加核正。以應急需。至該檢察長所奏各節。洵屬新舊經過之交不可少之制作。擬請　旨飭下修訂法律大臣。按照所奏諸端。再行考核中外制度。參酌本國情形。詳加討論。悉心審訂。另定體例。編爲重訂現行律一編進呈。請　旨飭交臣館覆核頒行。以期與各新律漸相比附。俟籌備屆期。卽可徑行新律。以免扞格而饜人心。再現在京外地方各級審判廳。亟須一律開辦。各該廳內應分民事爲專科。所有民事案件。業經法部於光緒三十三年會奏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內聲明。以審定理之曲直者爲民事案件等因。業已奉　旨允准。欽遵在案。此項重訂現行律未頒行以前。其現行刑律戶役內承繼、分產、以及男女婚姻、典買田宅、錢債違約各條。應屬民事者。自應遵照奏定章程。毋庸再科罪刑。其查封拍賣及應判決執行者。仍照定章辦理。以符名實。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宣統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已錄。

據片末數語。又知嗣後遇戶役內之承繼分產。以及男女婚姻。典賣田宅。錢債違約各條。不科罪。但有查封拍賣及判決執行。民事刑事。於斯焉判。亦一大改進矣

十推廣廳州縣簡易識字學塾。 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學部既奏定該學塾章程。以符上年清單創設二字之義。本年單列推廣。爲籌備事宜。上年冬間。候補京堂勞乃宣奏請簡易識字學塾中附設簡字功課。奉 旨交學部妥議具奏。當徐觀其後。

十一廳州縣巡警。限年內一律完備。 此項事宜。上年籌備清單。以粗具規模爲如式。若上年不粗具。今年卽不得完備。可知。查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民政部奏報粗具規模之成績。意惴惴。頗不自壯。完備二字。識者憂之。錄原摺於左。俾督促憲政者有所警也。

民政部奏專案奏報各省廳州縣巡警年內粗具規模情形摺

奏爲專案奏報各省廳州縣巡警年內粗具規模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會奏設立考核專科章程。內開九年籌備事宜。欽奉 懿旨責成內外臣工。每屆六個月。將籌辦成績臚陳奏聞各等語。除第一年第二年第一屆臣部應行籌備事宜。業經陸續奏報外。所有籌備巡警。關係綦重。應再專案奏明辦理。查憲政編查館籌備事宜單開第二年。各省廳州縣巡警限年內粗具規模。民政部與各

省督撫同辦等情。現據各省咨部。廳州縣巡警。年內已粗具規模者。如直隸、吉林、黑龍江、江西、甘肅、湖南、廣東、雲南、熱河等省。册表均已到部。安徽省則僅將表式送部。至順天、奉天、江蘇、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新疆、福建、浙江、湖北、四川、廣西、貴州等省。均尚未據咨送册表。有稱開辦實佔多數者。有俟下屆彙報者。有先籌設教練所者。有咨報設巡警若干處。及尚待推廣者。臣部於本年六月間。業經咨催各省。將現時廳州縣巡警。實在辦法。專案報部在案。現在未經咨報省分。尚屬不少。總核各省籌備警政情形。實力舉辦者固多。而因循敷衍者。亦在所不免。似此辦理。深恐於推行警政不無滯礙。擬請 飭下各省督撫及各將軍都統等。於應行籌備事宜。按照期限。迅速舉辦。每屆六個月奏報之期。分別詳細列表。先期咨部。以憑彙案奏報。毋得稍涉含混。致滋延誤。以期仰副 朝廷籌備憲政之至意。所有專案奏報各省廳州縣巡警粗具規模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宣統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其渾示勇於籌備憲政之意者。上年十二月二十日。憲政編查館奏請通飭京外各衙門。設立憲政籌備處。並恭書十月十三日 上諭中警籌備諸臣之詞。懸掛處內。此亦提耳面命之意。

自上年諮議局成立。疆臣多以壓抑爲能事。而憲政館附會其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進退失據之督撫。笑柄百出。新春佳日。官民正各顯神通之會。天下宜憑軾觀之。上年翰林院侍讀吳士鑑奏請申明裁奪議案權限。智又出于式枚下。前已言之。十二月二十四日。憲政編

查館議覆一摺。於原奏三事中駁斥其二。獨允會議廳添設審查科。審查議案之是否違背法律。是否踰越權限。以三種人組織之。一司道以下官一通曉法律人員。或現任司法官。均由督撫遴選派充。一本省士紳。由諮議局公推。呈請督撫覆選派充。細章另訂奏請。然後實行。是舉也。一鑒於江督之混指議案爲越權。再鑒於浙撫之審查爲有效。不得已而出此

上年歲杪。有大文字發見。足爲憲政史上不磨之作。則各省代表孫洪伊等請願國會之文是也。次則八旗文耀等一作。皆爲憲政大紀念。別見奏牘門。書此識之。

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請願書既達　天聽。二十日。奉　特諭褒獎人民。而不遽允其所請。諭見　諭旨。說者謂　朝廷即有意利用民氣。亦必視吾民實有可用之氣。而用之。樞府之入告。既稱人民名爲請願。實止少數代表所爲。吾民何以雪此誣衊。觀各省不撤回代表。方許其組織持久之法。衆心可知。聞代表團議定三事。一繼續代表事務所。二開辦日報館。三在京設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每年六月開會一次。近日御史江春霖以言事獲譴。聞代表團擬聘爲日報主筆云。

各省續派代表。及代表復上書。均無確聞。惟各省不肯撤代表名義。留作常任之職。得請而後已。原設代表事務所。在京師小沙土園崑新會館。聞春間尚擬遷徙。乃爲久計。

歐美列强海政論

福建留法法政學生王慶驥來稿

近日歐洲學者。論及現今時勢。莫不走相告曰。政軸東轉矣。政軸東轉矣。蓋自希臘羅馬以降。以至封建時代。商務戰事。皆聚集於地中海。美洲發現之後。轉入大西洋。今則轉入太平洋。其原因繁雜。在政治界。生計界。地理界。科學界。互相醞釀。生此形勢。要其大關鍵。則在航術之進步。歐人得指南車後。遂不復依傍海岸。乃望星宿而行。至得汽機。則放洋愈遠。汽船之興。距今一百零四年。先由美人福爾當Fulton造火輪行紐約。載客貨。速力每鐘不過四海里。其後始用輪機於戰艦。法人占領非洲北地時。已有傳信汽船三艘。速力六七海里。(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年)至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排水翼始發明。法之第一次戰艦。用排水翼者。名拿坡侖。馬力一千匹。速力十二海里。今則馬力竟達至四萬五千匹。速力倍之。製船之質亦變。其初用木。其後用銅鐵包裹之。美洲獨立時。英人皆有銅裹之船。因其易焚。至一千八百六十年。創用鐵甲。後十二年。又易以鋼甲。善拒礮彈。故歐人謂之甲彈相鬭之時代也。愈進愈烈。其在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角逐之列强。今分新舊兩壘。舊有英法。新則德美。四國之海政如何。其往事。其現勢。試略述之。

英近世歷史。一海戰歷史也。英人利用其地理民性。自掃除西班牙百勝大軍之後。(一千五百八十八年。西班牙希歷二世遣大隊海軍擊英。名百勝大軍。L'Invincible Armada 全師敗歿。)操海權者。至今三百二十年。慶患其失。未雨綢繆者甚苦。其政策皆在先發制人。抗俄、抗法、皆在海軍。國之存亡。懸於其手。今日愈甚。蓋英、全國趨歸工業。棄農不講。麥食皆取諸外鄰。敵若鎖其海口十日。糧即不繼。且其商船遠出。僑民四散。水權一失。勢同瓦解。今日頗處危勢。故求各屬地同力保守此權。新西蘭 New Zealand 年認十萬鎊。并奉大艦一艘。新金山及坎拿大亦同造艦隊。或歸母邦節制。保其洋面。或由屬地自理。英人不顧血不顧金。務將兩旗主義。守之不墜。兩旗 the

two-power standard 主義者。謂英之海軍兵力。當與最强兩敵之海軍兵力齊。七年前兩旗卽指法俄其後則指美德、抗法抗俄英已奏凱。抗德抗美之功效。今尙未現。不過可以逆料耳。（下文提及）英與法爲世仇。百年慘戰。（由一千三百三十七年至一千四百五十三年。此戰係由英王愛塗威第三爭法國嗣位而起。英人屢獲勝仗。後爲法女將貞德擊退）不必追論。後至十八世紀中有三大海戰。一因西班牙襲位。一因奥國襲位。一因美國聯邦獨立。除末次英人失勝之外。兩次法國失去美非兩洲占領屬地甚多。西班牙於屬地之外且失其國土。割其南部海口畀英。(Gibraltar) 法革命後至拿坡侖失位時。中間二十五年。乃英法相抗最烈之日。拿坡侖思建國東方。且取印度。中英心腹。故有埃及之敗。後思渡蒲梁 Boulogne 取英。宣言曰。吾若能占據海峽六鐘之久。吾當爲天下主。惟此半日之時。暑紐孫 Nelson （英海軍大將）斬不之與。英土遂免復見西沙之下降。（西沙 Cesar 係羅馬將軍。曾侵入英國者。）拿坡侖囚後。英法無復劇戰矣。英之政策。乃轉防俄。其舞場三處。在東歐。在中亞。在泰東。歐人謂俄爲無窗之廣廈。因所環之海多冰。不利舟楫。大彼得遊學荷蘭歸國之後。惟一政策。乃求一不凍海岸可展其水權者。子孫繼其志不懈。屢思南下。侵入卑孫。Byzance（卑孫今卽土耳其京城。前爲東方帝都。俄女皇賈唐第二 Cathrine II 南巡時。其幸人某建樹大書曰。『此走卑孫路也。』歐人常引之以徵俄欲得土人京城之意。）在中亞之亞復斯坦 Afghanistan 鯨象又復相遇。在太平洋亦然。其結果乃假手日人。滅俄海軍。俄蹶後。英之精神。全注德國。閱其報紙。無時不驚呼。若德之將至。本年三月泰晤士登一書中曰。『觀德國之急治一雄武海軍。觀其君長之喜功。觀其民族之遠志之蓄育。吾國生命。不及一世。當處危地。』英德挾仇甚深。先由商場爭競而起。南非戰事。英之戰艦又常虜德國商船。德人常恨之。且見英國陸軍羸弱之眞相。遂急治水師。秦晉甥舅。竟成仇讎。

德國水師係今皇維廉第二（Guillaume II 所創。其先只以陸軍聞名。野那（西歷一千八百零六年。布人與拿坡侖戰。大敗）敗後。布國生命。不絕如線。歐州地圖之上。幾不復有顏色。乃五十五年中。破與、破法。一雪前恥。以一糜爛之日耳曼。而有今日。皆由布國之賢君良臣。慘淡經營而出。其利器初在陸軍。海軍之興。則只在近日。獨不觀十九世紀中。所謂布國海軍者。不過兩艘之礮艦。一艘之帆行小軍艦。及一艘運船耳。德帝國爲布國重建後之兩年。始定有海軍經費。歲出一百六十萬。年年遞加。至今（本年度預算表）則達二千一百餘萬鎊。德之創立海軍。分爲兩期。首期從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專治防守海軍。海軍大將賈迫衣 Von Caprivi 思以陸軍中小戰滅敵法。guerilla（此法係以小隊散布險阻處。出沒擊敵。西班牙民用以拒拿坡侖者）施之海上。多製防艦。驅逐艦。及魚雷艇。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德皇變其海政。撤海軍府。立海部。部政。軍務。各分其任。後十年定律。預計至一千九百零三年當得大甲艦十九。防艦八。鋼甲巡艦十二。小巡艦三十。并定戰船退伍之年。（大甲艦及防艦用二十五年後。即廢退。大巡艦二十年。小巡艦十五年。）至一千九百年。又預計添大戰艦爲三十八。鋼甲巡艦爲十四。小巡艦爲三十四。滅魚雷艇爲九十六。限西一千九百零二年前告成。帝國議會。減去甲艦六艘。小巡艦七艘。日俄戰後。所滅去船數。仍復補入。并將滅魚雷艇添爲百四十四艘。船身噸數亦變。先爲（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至一千九百零一年）一萬一千噸。（一千九百零二年。一千九百零三年。增爲一萬一千五百噸。一千九百零四年。一千九百零八年。增爲一萬三千）今則爲一萬八千噸。甲艦退伍之期。促短五年。此舉大有深意。因前德計每二十五年當製艦三十八艘。今則二十年應得此數。德之水師定西一千九百十七年全隊告成。維廉第二。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波石唐 Potsdam 新宮宣言曰。吾日日愈見祖國蒸蒸之發達。非有海軍持

久之力。不能保全』水哉水哉。其爲德國之後望。Unsere Zukunft ist auf dem Wasser （亦德皇語。德皇言曰。吾輩後望在於水上）
所可怪者。在大西洋之彼岸。是年是月。相間不過一星期。亦有人先聲提論。其雄心發於言表。一若德皇。其言曰。『海軍不可停進。每年應添有新力。吾輩當有頭等海軍。方可應吾輩對外之政策』此乃美前總統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十二月初二日致議院書也。美海軍歷史之新一若德國。其進步之速。亦如之。自第二次獨立戰事後。（西一千八百十二年）直至南北交戰時（此戰係在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由開放黑奴事起。北國主禁畜奴。南國主用奴。禁奴黨林肯 Lincoln 舉爲總統後。戰事卽起。北國告捷）中間無大海戰。曾派艦赴地中海緝捕海盜者一次。南北戰時。北艦施行鎖口法。blocus 但南岸長三千英里。力不能及。以老船載石塡塞。或用私家船隻掠敵商船。戰息後多年。美之海軍。尚未整頓。及南美洲太平洋之戰。（在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因赤里 Chili 與波利威 Bolivie 爭硝磺加稅事。祕魯助波擊赤里。三國合戰。赤里獲勝。波與祕皆割地以和。）始行急治。美與西班牙事起。美破西軍於聖査果。Santiago 得菲臘濱及勃多海高。爲美權外漲之始。錫迫若望 John Spears 指美海軍歷史言曰。當一千八百十二年。吾國海軍兵力不足。屢受外侮。迫我執戈。戰後海軍大治。乃至非洲海岸賣奴之海盜。用我國旗時。他國兵船不敢過問。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吾國海軍又復墜敗。外侮又至。幸卽鑄礮造船。始免戰場之慘禍。南北交戰時。外人無干涉者。亦藉海軍之力。八年之後。我國民在古巴 Cuba 被殺。我國旗被玷。全邦蒙恥。蓋因海軍日下。幾至於盡……（中略）戰艦者太平新式之徽號也。美人『費三十五年之力。一千二百五十兆之美金』而得之。（此兩語見北美洲月報 North American Review 本年西正月份海軍部政篇）

法國年來幾失此徽號。法海軍大將某言曰。『法國海軍已成破衲。不堪縫補。宜製新衣以代。』因法人常憤其海軍前時曾居二等。現時半由德美之競進。半由本機之腐敗。一墜入三等。再墜入四等。但法之海軍。忽興忽蹶。已非一日。有史可徵。考十四世紀前。王權不振。水師多手沙爾第五。爲法海軍組織第一人。設霍遠 Rouen 船廠。四年之間。得艦三十。大將威炎若望 Jean de Vienne 駕之擾掠英蘇各海岸。（一興）後復墜落。當法蘇華第一時。François I 乃用鄭那 Génes 之水師。爲意十三。乃用荷蘭及西班牙之軍艦。（一蹶）（蓋是時荷蘭海軍最盛。有軍艦三隊。西班牙亦然。據葡萄牙及法之北部意大利之南部。百勝大軍。（後爲英人所燬者。）有艦百二十八艘。載兵萬八千。水兵一萬。礮三千尊。）西一千六百二十八年。法首相海處劉 Richelieu 設渡郎 Toulon 之廠。立東西兩隊。（一興）海歿後。繼其位者不續前志。海軍又敗。（一蹶）爲意十四時。郭爾伯 Colbert 又治之。費貲五百萬佛郎。向西班牙購丹隔 Dunkerque 海岸。（一興）爲意十四後。『十八世紀上葉法國無海軍歷史。』（一蹶）一千七百七十一年。法相梭生 Choiseul 始行整理。創立羅海痕船廠。Lorient 美洲提倡獨立時。法有艦七十艘。乃得志於英。（一興）至革命時代。有艦八十艘。（每艘載礮六十至一百十八尊。）中艦七十艘。載礮二十八至四十四尊。）但英聯絡荷蘭及西班牙兩軍。故法不能抗。埃及一戰。法失數甚多。拿坡侖思由蒲梁建平底船。載兵十四萬取英。由兩軍接合不靈。有搭花坎 Trafalgar 之敗。英國海權愈伸。維也納 Vienne 萬國公會。認英有在地中海收復海盜之權。（法蹶）法人亦思重整。在十九世紀中。法國海軍名位只讓英國。今之腐敗。乃在帷幄中運籌失計。與軍人精神而已。藝士技學。一無所損。法調查海軍議員梭買於海變一書 La Crise Navale par Chaumet 言之最詳。原其首誤。則在於只造防守海軍。『梭買曰。迫而至退守。乃百敗之道。能乘時出擊者。乃能堅防。防艦不能向

前迎敵。小魚雷艇攻擊之力。當俄日戰事殊不應前望』。皆非萬全利器。再誤則在法人曾用渦伯 Aube 之意。用輕捷船隻作掠海之戰。La guerre de Cousse 故法國前海軍。多用於製造次等軍船。如魚雷艇類。（法魚雷艇二百六十四艘。英只一百四十五艘。）法人今深痛之。蓋掠海能重傷敵人商務。但不能中敵人海軍之要害。至於防守海軍。乃過渡之術。德人用而知變。故能進步。法人守之。故至退後。今試將四強前年年終之海軍兵力。及歷年養軍經費。錄表一覽。

四國海軍兵力表（此表係由英國水師年志 Naval Annual, 1909, by Brassey 內錄出）

	戰艦		舊戰艦	
英	四十八艘	重七四〇九噸	十三艘	重一七〇一三噸
美	二十七艘	重四〇三六四三噸	四艘	重四三三〇四噸
德	三十艘	重四五〇〇八四噸	四艘	重三九四九六噸
法	十五艘	重三三二〇七六噸	九艘	重九九一六五噸

	頭等巡艦		二等巡艦	
英	四十九艘	重六〇二七五噸	三十艘	重一八〇〇六噸
美	十五艘	重一八六五九五噸	三艘	重二〇六二噸
德	十二艘	重一四九六四五噸	六艘	重三四二四五噸
法	十五艘	重一六九〇二六噸	十二艘	重七八五四一噸

	三等巡艦	
英	三十三艘	一〇二七六五噸
美	十四艘	四八七九九噸
德	三十艘	九八四九三噸
法	二十一艘	六六七七三噸

魚雷艇隊

英 滅魚雷艇 一三六艘 魚雷艇 頭等七十艘
舊式七五艘 共一四五艘 潛行艇 六五艘

美 滅魚雷艇 三二艘 魚雷艇 三五艘 潛行艇
二八艘

德 滅魚雷艇 一〇四艘 魚雷艇 七四艘 潛行

艇　八艘

法　滅魚雷艇　七五艘　魚雷艇　二六五艘　潛行艇　一〇五艘

四國近十年海軍養兵經費表（此表係由英國半月月報 Fortnegly Review 西十一月份內錄出）

	英	美	德	法
一九〇〇	一九·九七二·〇〇〇鎊	九·〇四一·四四七鎊	四·二四六·八七四鎊	一〇·二三六·八二二鎊
一九〇一	二〇·六三九·五五五	一〇·七九三·〇八一	四·六〇七·二七七	八·八二一·二七九
一九〇二	二一·二二一·七六〇	一一·五〇二·七九五	五·〇〇四·三〇六	六·七九五·三〇〇
一九〇三	二三·三一一·三四四	一一·四九六·六九一	五·四七二·〇六四	六·五六九·四六七
一九〇四	二三·六七五·二六二	一三·六四〇·三三六	五·四五七·八七八	六·七四五·七〇一
一九〇五	二一·七八三·〇九七	一三·〇七〇·〇七二	五·三三二·六三二	六·九二八·六二六
一九〇六	二〇·九八五·六九〇	一二·七九七·四二五	六·六六三·四〇五	六·五四三·四七三
一九〇七	二四·四〇一·五六七	一四·四七七·〇二七	七·九四一·七八一	七·三五四·二九九
一九〇八	二三·八〇七·四七五	一八·六三八·一三五	八·二三〇·一二三	七·四八一·五一八
一九〇九	二四·八六六·五〇六	一八·七六三·六七六	八·七六六·七二〇	七·五九三·六四九
此係連添造船隻費在內				
一九〇九	三五·二四二·七〇〇	二八·七七八·七七七	一九·五三八·一八八	一三·三五八·一八八

四國相競如此。亦是保和主義。La Paire Armée 但此等太平。朝不謀夕。不足相信。現今歐美時勢。德國最孤。德國所結三盟。（德奧意）今已將散。獨奧隨德。因其勢弱。若布國於十九世紀初之隨奧者。奧弱時。助德不過爲犄角之勢。奧一强。（奧現勢似無强）且不久當與匈加牙分立。）則德國南邊。或當分裂。（德國南北民情不同。北方向布。南方向奧。）其餘三鄰。一俄因東方近事。（柏林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條約。曾將土耳其屬勃石里及厄石高仁 Bosnie Herzégovine 兩省。交奧管理。奧乘去年土耳其變政。將兩省歸作己有。是地民種係斯拉夫族。俄人因此幾開戰釁。德國袒奧。俄不敢動。恨日耳曼民族入骨。）一意大利因奧尙有其舊地舊民。（奧有意種民七八十萬）頗圖收復。一法因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役。（卽法布戰事）

舊恥未雪。環德疆者皆怨德國。有戰事起。或暗或明。必不袖手旁觀。英他日海權之失。當不在德國。可戰可和。英人操縱自如。爲英敵者其美國乎。英美商務衝突已久。英國老器綜。日失地步。但是英國社會及報紙。道及德國海軍。則痛心疾首。羣起攻擊。而於美國海軍驟進。則淡然不爲意。旁觀者當往往怪之。此幷非英美同種同文。血濃於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愛而親之信之也。實因英屬地坎拿大與美接壤。英一動。美軍必重入坎拿大。而此時美聯邦之利害形勢。又與第二次獨立戰事時不同。美軍若來。則坎拿大不復屬英矣。（西歷一千八百十二年二次獨立戰事時。美軍入坎拿大不利。）故有事。英常退讓。亞拉巴馬 Alabama claims 一案。（亞拉巴馬係船名。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英利物浦出口。買與南國。時正南北交戰。北國商務受此船傷損甚多。戰後美國責英不守中立規矩。案歸仲裁院裁判。院開在瑞士。英受罰美金五十萬元。國際上最有名之案件也。）可爲明徵。當一千九百零四年。美只有甲艦十四艘。巡艦十艘。三年之後。其數幾倍。緊迫英國之後。法水師學堂副監督亞朋 Abeille 言曰。『美人進步若照此不止。十年之後。當駕英人之上。』其驗與否。請君問諸水濱。二十世紀太平洋之巨浪洪濤。一轉瞬間。當以世界上海軍大歷史告人也。

衞國卹民化梟弭盜均宜變鹽法議

張謇

法無行之百年而不弊者。況歷一千二百餘年之久。弊有不可勝數者乎。鹽利自三代至秦。皆在民。漢武帝時始領以官。然聽民爲之。官爲督察而已。隋猶無禁也。自唐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置監院亭戶。論盜鬻以法。乃專於官。寶應二年。劉晏爲鹽鐵使。自淮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廣牢盆以來商賈。一切制置。爲後世所自昉。寶應至今。一千二百餘年。晏所上鹽法輕重之宜。謂官多則民擾。惟於出鹽之鄉。因舊監置吏。及亭戶收鹽。轉鬻任商所之。江

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安以善理財名。其於淮鹽之善政如此。而就場抽稅。縱其所之之法。明李氏雯顧氏炎武。本朝顧氏成天包氏世臣鄭氏祖琛等。皆主張焉。其以爲不可行者。則前有李氏衛。（賀氏長齡譏衛不學）後有王氏守基（守基謂滇鹽可用就場抽稅法）馮氏桂芬潘氏祖蔭等。（馮慮近場鹽貴潘沿王語）由今觀之。舍就場抽稅外。無善法。聞者中王氏讚之說。得毋疑吾言乎。請具首尾表裏。一一析言之。

鹽法公私廣狹之義。以唐爲大界。唐以前公諸民。主廣義。唐以後私諸官。主狹義。就唐以後言。自唐歷五代宋元明至今九朝。鹽法之因革損益者。亦浩如煙海。紛如牛毛矣。綜其大原二。曰利。曰害。利之要三。曰國課。曰商資。曰民食。（此本朝汪氏牲之言）害之要一。曰私。（包氏世臣詳言之猶不能盡）

請先言國課。秦漢無定數可稽。史記但言秦鹽之利。二十倍於古。漢循而未改。唐寶應以前。鹽利四十萬緡。大歷末六百餘萬緡。當天下利入之半。元和以後。七百二十七萬緡。上元以後。八九百萬貫。宋紹興末年。海陵一監支鹽錢六七百萬緡。過唐舉天下之數。由元而明。有增無減。本朝道光以前。兩淮商納五百餘萬兩。庚子以後。則兩淮稅釐增至千萬。遇大災賑。隨時之捐。一二百萬。不與焉。其重如此。而其錢無一。不取之於商。次商資。商資古無可徵。第言今。今分運商場商爲二類。運商淮南以鹽五百引爲一票。約一千二三百票。舊票九百二十四張。續加票八十張。無票本。有曾報効銀三千兩者。有曾報効銀二千兩者。即以報効作本。平均計每票二千五百兩。值銀二十萬兩。息五分至六分。新票二百十張。每票曾報効銀一萬兩作爲成本。計值二百十萬兩。息二分餘至三分。均歷一二十年之久。成本久已收回。即仍作成本。姑加一倍。計止四百六十萬兩。淮北以鹽十引爲一票。百引爲一號。商之至小者一號。號憑小邏保庫收價。有長落。今每號值銀三百兩。原號。

二千九百九十九號。又百分之八十二。續加六百號。又百分之十八。共三千六百號。成本值銀一百八萬兩。息亦二分餘。姑作成本加半計。止一百五十四萬兩。淮南場商二十三所。有一場一商者。有一場數商者。約以三十餘戶計。每戶平均資本。約以十萬計。凡三百萬餘兩。成本視淮南運商過之。然一贏一虧。場不及運甚遠。且場商獲利之贏虧。聽命於運商之牌價。似場之命懸於運。然場若鹽絀不足供運。則運商挾一紙空票而已。其命又懸於場。故論資本之多少。則場與運分。論所措資本之安危。則場與運共。能統計之。則皆安。不能統計。則皆危。此固計學家供求相資之定理也。而今日為商病者。即在法所謂法者。凡引地之岸價。運商購於場商之牌價。場商給於竈丁池丁之桶價。籮價。（淮南收鹽以桶計淮北收鹽以籮計）及購草而給於草戶之草價。皆官定之。凡商業所賣之貴賤。以所買之貴賤為起落。故出與入皆無障。鹽業獨否。買有定。賣亦有定。其定乃由素不業商之官。譬之以甲家權乙家之用度。然在定價之時。亦何嘗不周咨而博訪。銖量而黍較。觀於現行曾氏國藩所定之章程。訂自咸豐八年。至同治二年而實行。可以推見。惟自同治二年至今。又四十餘年矣。民間衣食日用所需。騰貴過半。或乃倍蓰。光緒初年米價每石四千文上下。今每石七八千至十千。麥價前每石二千餘文。今每石四千餘文。草價前每石二百餘文。今每石三四百至六七百文。他物稱是。一切工價因之俱漲。獨鹽價仍數十年之舊。煎丁勞苦終日。所得曾不足以免飢寒。卹妻子而欲望其奉功令顧商資。無是理也。然則鹽所從出在民。而買於商以為食者亦民也。次民食夫道光以前。民之煎晒鹽者。亦豈眞能豐衣足食肥家潤室哉。終歲率妻子勞筋骨暴肌肉於鹹風烈日之中。僅免於飢寒。而利其利。以驕奢淫佚酣嬉醉飽者商耳官耳。民何與焉。顧其時則所得於場商之鹽價。猶足免飢寒也。而今乃並此不能。至於食岸之民。則所食皆泥沙穢惡雜糅而黑黯之鹽。終身未見霜凝雪皚之鹽也。被踐既久。成為習慣。而

或者以爲某岸固宜是。某岸固宜是。信之者亦以爲是老於鹽業有閱歷之言。是直謂天下有喜粗而惡精好惡而悖美之人性也。其異於喪心而病狂也幾希。而今或並此黑黯之鹽亦將日貴一日而至於不可常繼。民之困又如此。

彼不揣本而斤斤惟末是齊者曰。我但嚴緝私。私絕則官自多矣。不知咸同定章以來。四十餘年。以計學家之言推之。不特淮南產鹽場分所在。皋甯鹽城興化東臺泰州如皋通州。並功令許食淮鹽之崇明海門。九廳州縣未經兵燹之區。人口繁增。十將及二三。即湘鄂贛皖及他食岸。承平至今。人口之增。亦將過於什一。（汪氏甡鹽法芻言立法之始必先計戶口之數而後定鹽斤之數定鹽斤之數而後定額引之數）編查戶籍。習爲虛語。號稱俵配。武斷顓頊。民固不能食淡也。所食之鹽。既不出於官。則不取於私。而又將誰取。且官價小而死。私價大而活。活則權操於賣主。而死則權操於買主。煎曬之丁。猶是人情。樂官樂私。一言可決矣。昔之立法者。知夫產鹽州縣之民。不可淡食。私不能盡絕也。乃定籌鹽之法。許窮老之人及婦女。領籌於場。挑販食鹽。籌四十斤。資以度日。亦濟民食。亦盆船滿載。成羣結夥而販者。謂之私梟。兵乃緝之。猶有權衡之意。消息之用也。今之緝私。乃一概攘而奪之。且刑虐焉。民生嚚嚚以愁。明明而疾。終必有得反之一日。不惜喪身隕家以快心者。旬月以來。如皋亦既見端矣。大之則浙禍也。所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

愎於齊末者。或又曰緝私益厚集兵力。其可乎。則請與言中國鹽梟之歷史。自劉晏置十三巡院。捕私而私之名始見於史。由是終唐之世。梟未嘗絕。其醞毒之深而爲天下大禍者。首推黃巢。自是以後。蜀王建吳越錢鏐輩。皆梟之桀也。元季則張士誠方國珍。明則汪直。是皆最著名者。本朝如王倫蔡牽李兆受輩。凡劇盜亂人。無一不藉私鹽爲資糧。夫梟與商之分。一有稅一無稅而已。梟與盜之分。一以資易人之貨。一白手奪人之貨而已。其始則同是民也。

官力弛則釀民爲梟官力張則且驅梟爲盜（宋李氏覯慶歷民言與衆同利則利良民不與衆同利則利凶人凶人嗜利盜之所由興也山海之利職在商賈久矣而曰屬之吏屬之吏則衆不得措手足法重矣而利亦重法重則良民憚利重則凶人入然而董之以法是毆其爲盜也彼凶人者豈曰死可欲而生可惡過在歆諸利而謂不必死耳不幸而幾於死則莫若爲盜爲盜又不必死也夫能弛其禁達其利則凶得與良齒胡爲苟免於兵刃間哉）梟第妨官盜且害民民而爲梟猶可言禁也梟至爲盜則誠非厚集兵力不可矣緝私所費已繁所傷已多況又用兵乎事果孰得而孰失也

（未完）

中國之錢法 美人精奇氏演說稿

今日之中國一極有望之時會也近六七年來歐美文化漸見輸入學制取法歐美鐵道日見發達電報之用處日多郵政之萌芽已見而最可喜者尤莫若吏民咸注意於國家之進步雖然難解決之問題正多多故不能不解決且望中國之自能解決之也方今弊政之最著者爲財政之腐敗凡外人之居留中國而熟諳內政者以及報館諸執筆者皆逆料其若非改弦更張必有決裂之一日僕不敏請述某友之書以證之其言曰「新政府無大作爲不能慨人志闒茸委頓一仍其舊而中國今日最大之患莫若輕借外債政府也行省也京中之各部也一有所需輒借外債而究其用所應用者實鮮其大半之如何耗用則無有知之者且今日國家之進項較之前十五年已大減自熟產限制以後減之又甚矣術是爲之勢不至蹈轍埃及不止爲中國計急須竭力整頓延深通計學之士以爲顧問而聽其指導則庶幾有豸不然恐萬國監督財政之說今日雖浮言行且見諸實事矣此非出自僕一人之臆度凡中國人之有智識者及使館中人之太半皆作如是觀亦如是言也」

倫敦泰晤士報亦料將來必有監督財政之舉且言中國國家斷難償清外債僕竊然之母本不還猶可言也若並

子息而不能如期交付。則其結果。豈忍言哉。此誠中國之大不幸。故凡可以弭此禍者。當不惜九牛之力以圖之。

竊嘗聞之。錢制者。國家之命脈也。錢制完善。則國富而百政具舉。錢制腐敗。則民貧而官乘其利。僕不才。請論今日之錢制。及其所以改良之方。

錢制之壞。至中國而極。其本位爲兩。兩者銀重一兩之謂。而兩之重。隨地而異。甚或此縣與彼縣不同。此州與彼州互異。故雖謂之無本位。亦無不可。交易出入。或用紋銀。或用銀圓。銀圓有墨西哥之鷹洋。有行省自鑄之龍圓。其重名爲相等。而間有不足數者。故彼省之銀圓。流行於此省者。須加貼水。交易之小者。用制錢。制錢之種類又不一。其價值亦隨地而殊。數年前。行省始鑄銅圓。藉以圖利。利固大得。因而鑄者日益多。其弊也。值減而市面工價大受影響。銀行甚多。有屬外人者。有屬中國者。而錢店則藉兌換以取利。鈔票有銀兩鈔票銀圓鈔票之分。錢店亦間有出錢票者。數百文或數十文不等。顧存本極微。故流行不廣。此中國今日錢制之實情。可一言以蔽之曰。雜亂無章。

錢制之弊若此。其有害於國計民生。昭昭然也。國家償外債以金。而收租稅以銀若銅。迺邇來銀價日跌。故其進項。以金計之。自較前爲少。而政府又許民以不加稅。故其末也。異想天開。加徵別稅。以抵正稅之額。免加稅之名。而收加稅之實。而民益困苦矣。

以商務論。其弊尤甚。進口貨物。購之以金。出口貨物。則以銀購諸國內。而以金售諸國外。故商人之與外人貿易者。其意不在貨物之精粗美惡。而在懸測金銀之漲落。如是而欲商務之興。猶緣木求魚。不可得矣。況銀兩制錢之種類不一。而兌價又各處不同。其有阻於國際商務之發達也宜矣。而釐卡地稅之勒索更無論矣。

數年來銀價屢跌。金價屢漲。說者謂是足以鼓勵貨物出口。而於用銀之國。有利而無害。故凡心愛中國之人。甚至望各國皆用金本位。而中國猶用銀以圖從中取利者。噫。鼓勵出口之說。蓋衛言也。銀價跌。則貨之在用銀之國者。

必昂其價。是固然矣。然鼓勵出口貨之主動力。未始不由金價漲而外人求索賤物者愈多所致也。昔之持一物以易金國之一物者。今且以二物三物易之矣。何也。銀價跌也。出口貨物固由是而多。顧以大勢度之。大非銀國之福。蓋出者愈多。而入者亦愈少。所出不抵所入。非福也。昔希祕司蘭嘗深究中國之貨物出入表。其造論正與僕同。卽墨西哥之商情。亦莫不然。是故銀價跌。金價漲。個人乘之以獲巨利者有之矣。若國家得藉此以圖利。則吾不信也。說者謂銀國之工價若廉。則銀價跌後。外人之母財。或因此而入。以爲振興實業之助。噫。是固善矣。雖然。若能增工價。高生活。以免外財之入。豈非計之更得乎。

錢制之弊。已具論矣。然則將何法以救之。

(甲)或者曰。目今救急之務。當先齊一錢制。而暫仍其銀本位。所用之貨幣。可不等。而兌換之數。則不可不等。銀一兩。値銀元若干。銀元一。又値銅元制錢各若干。必立以定價。而不使市儈上下其手。雖然。是說也。官吏與錢店皆反對之。是法而行。則官吏且失其乾沒。而錢店將無以爲生。

(乙)或者謂中國當卽改用金本位。是二說也。其爲改良錢制則同。而其立法則大異也。

執甲說者。據二理焉。中國貧乏金。不足以爲立本位之需。立金爲本位。則非借重債不可。一也。卽有金矣。亦未必能守之。出口貨物。不足以抵入口貨物。則勢必運金出口以補罅漏也。

昔中國之欲立金本位。而求助於美也。美嘗遣專使熟察萬國金銀交換之消長。而參之以中國之現勢。以爲中國居今之世。不當用金本位。而當用金易本位。此其理易明也。以金爲本位。則所用必以金圓。而以銀圓鎳圓銅圓副之。其副幣三種。爲直甚廉。而代價甚昂。若在金易本位之國。如斐獵賓身毒。則不必鑄金圓以流行於世。而但鑄本位銀圓以代之足矣。本位銀圓之價。當遠過眞直。其副幣亦當依此本位銀圓而定齊一之價。故用金易本位者。不

必陶鑄金圓而但儲金若干以之定本位銀圓之值然則需金寡而爲利多莫金易本位若矣且東亞諸國習於用銀生活微交易小金在國內無所用之特用之以購貨於金本位之國或還款於金本位之國耳且并此亦可不用蓋用銀向國家或國家銀行索取匯票則憑票固可在金本位之國取金也又焉用金

是故中國而用金易本位也其利有三通用之圓以銀不以金。則便於小民其利一。以銀本位而改爲金易本位費用較小金易本位祇用儲金若干以爲銀圓之標準非若金本位之需鑄金圓以流行於國中也。若逕改金本位則費且不貲非今日之中國所能其利二金易本位之存金非若金本位之存金之易於用竭卽竭亦易於補牢。其利三。

不當惟是若今日卽立金易本位則尚有數千萬之利在若先仍銀本位而但齊一其兌價俟將來得有良機再改爲金本位則此數千萬之利將盡亡何也。金易本位立則本位銀圓皆爲樣圓其價較眞值多什二什四不等此國家之專利也以中國土地之大戶口之多爲利當不貲然後以其所獲之大半購金存儲以爲銀圓之標準豈非計之兩得乎

金易本位之利如是。其種種爲難之處。亦不可不約略言之。歐美各大國雖已默許中國之用金本位然或有國焉。其銀行之事業或因此受害。則與此等國之交涉必起。且欲立法完備。必嚴限金銀之出口入口。則因是或生種種之外交問題其爲難之處一。官吏錢店平日咸藉錢制不齊以作奸舞弊。今若舉而齊之。則彼等或起而相抗。其爲難之處二願錢店如是銀行或未必如是金易本位立則銀行之兌換利息固減然其事業或因匯劃借貸多而加長則其所長當不啻所減此固外國銀行之在日本者之所親歷者也。

綜而言之錢制之弊已臻極點。凡中外有心人。莫不冀中國之能設一盡善盡美之錢法。以期丞離苦海金本位固

論說

盡善盡美矣。奈不合於今日中國之時勢。其次其金易本位乎。揆之計學。按諸情勢。金易本位。當有利而無弊。所懼者。官吏有所不願。妄加阻遏耳。僕不才。深信金易本位之必可行於今日。而尤望當軸者能審度而行之也。



記載第一 中國大事記

宣統元年十二月中國大事記

問天

初一日 浙江烏程歸安縣鄉民抗漕並欲入城滋事旋即解散

是月浙江湖州府屬之烏程歸安德清三縣。嘉興府屬之桐鄉縣。並有鄉民鬧漕巨案。烏程歸安亂事幸未成。德清成而不劇。若桐鄉則拆毀漕倉及官署。擾亂亦甚矣。今以烏程歸安二縣首先發難。故特詳記之。而德清桐鄉之事。以次及焉。

緣因 烏程歸安之抗漕。以歸安鄉民積忿於書吏之匿災勒徵。欲得之而甘心。而牽及於烏程也。德清之抗漕。以漕書朱杏林索賂匿荒。濫格浮收。結怨於鄉民甚深也。桐鄉之鬧漕。則以本年被災甚重。圖董勘報荒熟。不免徇私。而吏胥之需索。又浮於正供。鄉民饑不得食。重以收漕在即。計無復之。遂乃鋌而走險也。必明乎致亂之所由。而後知民訛之可恕。而視民如傷之賢大吏。爲民請命之君子。所當對之而閔惘無已者也。

烏程歸安事實。 當十一月間。二縣開倉收漕時。即有鄉民鳴鑼糾衆。阻納漕糧。並張貼傳單。約期聚集入城。搗毀漕倉官署。由是各鄉糧船。咸懼而開回。其在中途者。或被攔阻。或被奪而傳諸米肆。其衆聚至數百人。一聞某鄉將載米至城交納。即率衆至其鄉坐食。鄉民亦遂相率觀望。不復入城納糧。間有一二富戶違衆而行。即被鄉民毀掠。不堪其擾。府縣官聞報。急致電省臺請兵彈壓。至是月初一夜。忽人聲喧雜。傳有鄉民千餘人。將分路至城焚倉毀

署。府城即時戒嚴。復電省告急。並請發格殺勿論之告示以威衆。至初四日。省兵至城。鄉民漸散。民心稍安。府縣官復大張文告。勸民完糧安分。二縣令又令紳董編查被災之戶。准其免徵。其餘應徵之戶。許以七成交納。事始大定。

德清事實　德清東門外鄉民。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縣城開倉時。卽聚衆數千至城。縣令親與紳士出城勸導。鄉民要求重懲庫書。又要求出示。將荒田免徵。熟田減徵三四成。縣令許以革辦庫書。並命鄉民公舉代表入城籌議減免分數。衆仍未散。營官率兵彈壓。頗受夷傷。至是月初七日。忽有西北各鄉農民蜂擁入城。商店罷而罷市。某肆與之反抗。擊傷鄉民。鬨鬧久之。官兵羣集。拘獲四人。將爲首之人請令正法。初六日。嘉防統領沈祺山率兵至縣。會同縣令出城解勸。鄉民始退。然仍聚集不散。北鄉農尚欲與東西二鄉鄉民聯絡抵抗。官兵亦嚴爲之備云。

桐鄉事實　桐鄉縣鄉民既忿闒董之不公。又迫於無所得食。月初卽糾集多人。至各富紳家索食。騷擾不已。官紳無策。咸電省請兵。忽十五日。有鄉民入城完納漕糧。被人攔阻。兩造聚集數千人。駐防水師排隊彈壓。槍斃鄉民一人。傷二人。鄉民大憤。遂一擁而前。不逞之徒乘之。焚毀礮艇。奪門而入。拆毀便民倉。麕聚縣署。要求豁免租賦。縣令不從。遂又將縣署拆毀。刦掠一空。十六日。將電線割斷。復縱火焚燒東門。適督練公所兵備處袁觀察率兵至縣。立命軍士放槍示威。鄉民始散走。立時擒獲十餘人。將爲首之人正法。又收禁四人。亂事始已。

事後。浙江巡撫增中丞電告軍機處。請爲代奏。略言本年浙省杭嘉湖三府所屬各州縣。夏秋之間。因水旱偏災。曾經委員分投查勘。籌款振撫。秋收時。復將災歉之區。委員復勘明確。分別蠲緩。并查照歷辦成案。剔荒征熟。飭由布政使會同督糧道出示曉諭。俾衆咸知。詎無知鄉民以光緒十五年大災免漕有案。相率觀望。希免全漕。烏程歸安

兩縣開倉多日。收數寥寥。十一月二十五六等日。竟有刁徒鳴鑼聚衆。聯合鄉民數千。圖抗漕糧。願完各戶。亦被阻止。二十七日。德清縣鄉民亦藉口被荒。聚衆抗漕。增韞接據地方官電稟。卽經電飭湖州府委員往查。并令會同前路右翼統領周樹森。前往彈壓解散。并派道員袁思永馳往查辦。程安兩縣旋卽平靖。惟德清縣西鄉刁徒。於十二月初七日聚集二百餘人入城。逼令罷市。有蔡三慶南貨店關閉稍遲。卽被搶毀。當場拏獲爲首糾衆之何恒興一名。并談黃芳潘桂林談子春三名。現已提省審辦。地方亦已安靖。茲又據桐鄉縣知縣余文鉞前路左翼統領沈祺山先後電稟。十五日。鄉民聚衆數千人入城。毀倉關署。并被焚毀師船一隻。奪去槍械。拒傷兵勇七名。現仍鳴鑼呼嘯。復闖入城滋鬧等情。并據該縣紳商學界電請從嚴拏辦前來。查本年各縣災歉之區。一再勘明。均與十五年分情形不同。業經籌款賑撫。剔荒征熟。分別蠲緩。已屬體恤周至。乃鄉民無知。膽敢鳴鑼聚衆。抗漕入城。毀倉關署。焚船奪械。拒傷官兵。實屬形同倡亂。深恐匪徒乘機勾結。擾亂治安。現已派委道員袁思永嘉興府知府英霖馳赴勸導查辦。并電飭周樹森督隊前往駐紮。以資鎭懾。并令嚴拏首要。解散脅從。相機妥愼辦理。倘竟抗拒。准予格殺勿論。務須寬猛相濟。固不宜姑息養奸。亦不敢操切從事云云　按增巡撫此電專就鄉民一方面立言。蓋奏報之體宜然。

初四日　諭飭言官及上書諸人不得懷挾私見及毛舉細故不知大體

同日　法部奏尋常盜案不得未經解勘先行處決有再請暫用就地正法章程者以違制論奉　旨依議

初七日　賞給遊學專門詹天佑嚴復各員進士舉人（詳見　諭旨。）

初九日　諭飭各省督撫嚴禁謠言

電旨言岑春蓂電奏悉。據稱近來沿江各省謠傳外人有佔據東三省意圖瓜分之說。湘省無知之徒。發單開會。滋生事端。雖經示禁。浮言仍不能免。且謠傳東三省日俄已訂私約。東省人民驚慌。並云俄法英有各處進兵之說。果有此事。朝廷豈能故示祕密。絕無應付。此等影響之言。實係造言生事之徒。布散流言。希圖煽惑。非特有害治安。且恐激起交涉。亟應嚴行禁止。如各省有發布傳單開會演說等事。著各該督撫迅速解散。倘有匪徒從中生事。尤宜加意防範。嚴密查拏懲辦。以遏亂萌而安大局。並查明實在情形。迅速密爲電奏。欽此。

護理湖廣總督旋電奏云。查鄂省本年十月間。武漢一帶軍學界中。頗有誤聽謠言。以保安中國爲名。私行發單。聚議生事。察其情由。多係匪徒散布流言。希圖擾亂。即經前督臣陳夔龍出示諭禁。嚴拏造謠匪徒。一面佈告軍學各界。剴切訓誡。羣訛遂息。近兩月來。地方綏謐。並無前項謠言及開會傳單演說情事。軍學各界亦頗安謐。堪慰宸廑云云。

十一日　日俄兩國不允將滿洲鐵道改爲公共鐵道

先是十一月間。美國國務大臣諾克司君以美國之政見。向日俄英法德諸國提議。略言自北滿歸俄。南滿歸日。彼此進行不已。將來必有衝突。美國爲預防後患起見。擬由各國籌集巨款。代中國將俄日兩國在滿洲經營之鐵道。全數買收。作爲萬國公共公司之產業。由列國派員督管。列國在滿洲。純然爲商業上經營。不能爲政治上行動。又

此鐵道買收後。禁止一切軍隊及軍用品之輸送。藉此可消弭後來禍端。保持平等利益云云。

此問題發現後。各國均視爲絕重大之議案。有依違其間者。有極力反對者。英國先有許可之說。惟謂當視俄日兩國意見如何。始定辦法。是已不甚以爲然矣。其報紙之議論。則太晤士報謂此議案如必欲切實施行。恐有艱難萬狀者。以籌款言。需銀至數千兆兩之多。雖以近日所稱之四大富國。亦恐不能投此巨貲。以事實言。假令一旦籌集巨款。貸之中國。則必各求本國政府之保護。萬一中國有事。又必進保護而爲干涉。是美國路議實行之日。卽列强監督滿洲行政之時也。又謂滿洲鐵路改爲萬國公路。卽舉滿洲土地改爲萬國公地。從此滿洲政令。將分隸列强。於中國主權。大有關礙。此皆對於各國及中國而言也。倫敦朝日報又謂英國非得日本之允諾。決不能贊同美國之提議。如有他國侵害日本之利益者。英國當奮力助日本以拒之。斯爲同盟條約所規定之義務。此對於日本而言也。則英國之意見可知矣。德國則頗與美國表同情。謂諸克司若此政策甚爲公平。德國亦不欲開罪俄日兩國。惟滿洲鐵路如改爲各國公同治理。自較現在爲滿意。其報章論及此事。絕無反對日本之語。惟望各國贊成是議。則德國之意見可知矣。法國半官報言法國對於此議案。於政治上殆無甚關繫。惟法國係俄之同盟國。故對於同盟國之忠誠。不可不盡。又不欲損害日英之利益。故須視俄日英三國之意見以爲從違。若此議果實行。則法自須得其中一份之利益云。則法國之意見可知矣。要之美國此議。於各國未嘗無利。然英與日同盟。法與俄同盟。既各有所左右袒。且英德法三國。又皆於中國據有路權。既惕於有開之必先。自不願爲同聲之相應。此所以美國創議於前。終不能得諸國之同意也。

至於俄日兩國。則對於此議案。攻擊甚力。俄國半官報名烏列密亞報者。至詆爲狂人囈語。此外各報。咸倡議宜與日本合力對付此問題。其政府表明其意見。謂俄國若允許美國之提議。則西伯利亞鐵道。必致分裂爲二。該鐵道敷設之目的。未免歸於泡幻。故對於此議案。實在不可贊成之例。又答覆日本之詢問。謂非俟由俄領之黑龍江地面。直達海參威之鐵路告成以後。他國雖予以重金。亦不肯輕棄東淸鐵道云。日本各報。則頗責諸克司君之擾動大局。又有東京某報。謂比諸甲午歲俄法德逼還遼東一案。其失色爲尤甚。又有某報謂滿洲鐵路。如果改爲各國共有。將來關係日本行軍上之設施。實非淺鮮。蓋該處鐵道。除供軍事應用外。於政治一方面。絕鮮關係。若使其爲各國共有。則日本在滿洲之計畫。必全然變動。猶之手足已缺。尙何所用力。平時姑無論矣。一旦東洋有事。海陸軍風雲緊急之際。日人已失行軍之路。則一切軍事計畫。必至頑梗不靈。其爲害實不可勝言云。則由衷之言也。其政界諸巨公之議論。則大隈伯謂美國欲將滿洲鐵路改爲萬國共有鐵路。則英德法諸國在中國經營之鐵路。亦均當歸各國共同管理。又謂滿洲鐵路欲使中國借款買收。恐僅得收回利權之美名。而反陷於財政紊亂之苦境。前駐美日使靑木子爵謂美國提議此事。正如旅館之寓客。提議一切置旅館主人於不顧。（按日人竟以旅館主人自居矣）則日俄兩國之意見可知矣。

至是月十一日。日本始以正式公文答覆美國。表明不能贊成之意。謂於日本利益有損。而於目前商業。亦未能有所轉移。日本惟始終嚴守洞開門戶之政策而已。同時俄國亦答覆美國。謂俄國於保全中國土地主權。及開放滿洲主義。甚爲贊成。至於將東淸鐵道改爲萬國共有。則於中國所特許之利權。及俄國政治上之利益。甚有損礙。俄

國不能應允。俄國當保守其直接管理之權云。

至是而美國國務大臣諾克司君之提議。遂歸於無效。然據美報言。美國嗣後益將愼重其對付滿洲之政策。想美國有所舉動。他人亦未便加以阻礙。又一報言。此議是否作罷。尙難預決。惟國務部似已別有所圖云云。是則尙當有後文在。未必其決然中止也。

十二日　升太醫院院使爲正四品

同日　外務郵傳二部會同奏陳錦瑷鐵路草約

此路由錦州經洮南府齊齊哈爾至愛琿。計長七百五十餘英里。由英國寶林公司美國銀公司備銀五千萬兩。利息五釐。借與中國。爲築路經費。卽由兩公司代爲築造。美國並決意許各國利益均沾。惟俄人不以爲可。謂有礙彼國利權。日本亦與俄人表同情。並向中國要求分潤利益。英國太晤士報立論。極非難中國此舉。謂爲無遠識之舉動。足招各國之猜忌云。

附錄東報議論

工程之困難　該鐵路經由何地。其預定線路。現尙未知。若線路經洮南府。迂向東方。則該工程非常困難。非橫斷沙漠不可。然就大體比較。猶似容易。且沿路物產較多。但與南滿鐵路併行。則在外交上未免釀出種種之障礙。倘更不選此線路。而欲敷設於兩地間最近距離之地域。則須在山岳起伏之間。貫通一線。其困難尤甚。總之不拘選擇何線。其爲南滿之併行線與否。屬於程度問題。其解決全在外交上之手腕也。

沿路之物產　就此鐵路。試問營業上之價值如何。則在今日。如東蒙古一帶地方。固已號稱開發。然而不毛之地。所在皆是。故物產亦未能豐饒。又就旅客而論。如與歐洲交通。則比南滿線雖可短縮其距離。然在錦州方面無良港。所謂海陸之連絡者。無一可言。并且沿路風景。亦甚蕭索。恐往來之旅客。願取南滿線。而不願取錦齊線者爲多。從可知此鐵路。欲求營業上之收支相抵。斷乎非易。世人謂此路開設之後。對於南滿線。必及許多之影響者。殊不盡然。

將來之豫想　然謂此鐵路。爲絕對的無望。亦斷乎非是。一至二三十年後之將來。附近之田野開拓。多數之殖民來住。則可比今日遼東之土地。現如阿非利加之縱貫鐵路。亦有專爲遊牧之民而敷設者。故至將來。亦決非絕對的無望可知。

敷設之目的　要而言之。在工程上營業上。無甚可取者。莫如此鐵路。然而美國資本家。偏欲熱心獲得此敷設權。其命意所在。吾不得而知。以意測之。其爲淸國人欲加妨害於南滿鐵路之意志。與美國資本家欲得立脚地於滿洲之意志。互相結合而至此乎。然而錦齊鐵路之無甚價值。已如前述。但至敷設後之結果。對於俄國。可謂有某種之利益。而對於日本。此線路恰如在遼河以西築一城壁無二。其爲有害而無益。可以斷言。今日吾人所希望者。全在外交上之手腕。抗議此交涉。使之廢棄。否則在日本亦應加入其資本。庶可獲得其利權之一部云。

附錄上海太晤士報議論

錦州處遼東海股。約距牛莊五十英里。爲日俄戰局之中心要點。亦京奉第一重站。蓋京奉一路。於溝幫子南。與奉

天牛莊路線相銜接。而愛琿則在俄屬布拉廓夫葉斯青斯克伊東南之黑龍江。實滿洲與俄接壤之地。渡河卽爲俄轄。頃者所擬路線。迤長七百五十英里。經行滿洲全境。位哈爾濱西。過東清鐵路。其齊齊哈爾一段。厥在遼河之西。遼河有東西之目。河東謂之遼東。河西謂之遼西。錦愛路線。實在遼西。遼西之地土田肥沃。不下遼東。比來人煙稠密。已有振興之象。農業旣盛。錦愛一路。有裨中國政府及其地方。殆非淺尠。該路於政治有絕大關係。卽與美國所建鐵路中立之議。有絕大關係。美國務部諾克司君首倡是說。致同式公文於各國。誠恐有人藉口錦齊鐵路。係在南滿競爭路線之中。反對中國敷設。故先以中立爲之抵制。滿洲鐵路。果由中國管理。異時無論作何經畫。凡所以開東省利源者。列國終不致有所誤會也。錦愛路事。悉心研究。實有益中國。且爲中國應負之責任。得隨時振作。非外人壓力所能限止者也。該路造本。貸諸美國英國。歷次營路之寶林公司。爲之承築。中國主權所在。當不至啓政治之爭持。而美國滿路中立之策。信足以解決困難。使人躊躇滿志也已。

十三日　農工商部奏籌設沿江沿海各省漁業公司水產學校奏　旨知道

原摺奏稱臣部於光緒三十年間。採取頭等顧問官翰林院修撰張謇條議。咨會沿江沿海各省督撫。合力籌辦七省漁業。旋經前兩江總督臣周馥奏設江浙漁業公司。三十一年十一月。又經臣部奏派大員兼充該公司監督。以資董率。比年以來。江蘇則設有吳淞水產學校。山東亦設有煙臺水產小學校。其餘各省。或撥款補助。或訂章試辦。卽如熱河奉天。亦各招商試開魚泡。立禁裁革牙行。上年美國開辦萬國漁業賽會。直隸江蘇兩省。均經派員赴會。是漁業一端。固已樹有基礎。惟茲事體大。非廣設公司。無由厚集其力。非多建學校。奚以預儲其才。擬由臣部通行

沿江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各就地方情形。量力興辦。或籌撥官款。或招集商股。已設者再事推廣。未設者亟與經營。云云。

同日 又奏就產茶省分設立茶務講習所奏 旨依議

原摺奏稱臣部疊飭考察各國商務隨員。調查進口茶數價值。分別立表。並令將各國行銷華茶茶樣送部。分給贛皖閩粵湘鄂川浙等省。悉心考驗。逐漸改良。冀保固有之利源。兼爲擴充之地步。查日本東京及橫濱等埠。設有中央會議所。聯合會議所。茶業組合所。檢查製茶所。急起直追。不遺餘力。中國上海漢口。雖均設有茶業公所。江西義甯州地方。近亦設有茶業改良公司。而聯結之力未充。研究之方未備。仍非治本探源之計。亟宜於產茶各省籌設茶務講習所。俾種茶施肥採摘烘焙裝潢諸法。熟聞習見。精益求精。務使山戶廛商。胥獲其利。人力機器。各洽其宜。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通行產茶省分各督撫臣。一律迅飭興辦云云。

十五日 會議政務處奏請准四川德格土司全境改土歸流奏 旨依議

同日 山東巡撫贖回德人所開礦產

德人在山東茅山等五處所開礦產。先由山東保礦會倡議贖回。孫中丞到任後。迭次派員與駐濟德領事貝斯礦務公司總辦石謐德會議。德人初索贖價德金二百五十萬馬克。合華銀八十萬兩。今減爲三十四萬兩。分作八年淸還。每年交銀四萬二千五百兩。並加息五釐。第一期贖款。於是日交付。

十七日 農工商部奏陳勸業富簽公債票章程 諭令緩辦

二十日　國會請願代表呈請速開國會奉　諭俟九年籌備期滿再降　旨召集議院

各省諮議局公舉請願速開國會之代表（事實詳去年第十二期記事門及第十三期憲政篇）到京後十二月初六日至都察院呈遞請願書。都察院未即代奏。求見都御史亦不見。十一日遍謁軍機處王大臣。慶親王及那中堂均表贊成之意。鹿中堂詢速開國會之理由。又詢既設諮議局何須復開國會。代表詳爲解釋。仍未得要領。戴中堂言法律尚未完備。憲政甚多窒礙。代表言憲政進行。法律自能完備。斷不能俟法律完備始行憲政。中堂又言各種豫備尚未完全。能否速開國會。代表言各國憲政之完備。皆由國會發生。我國正在實行憲政。非速開國會不可。中堂深以爲然。十三日再謁世中堂。世言數百年來國家深仁厚澤。人民愛戴未衰。代表言倘國家空言籌備。任內外臣僚因循粉飾。不早開國會與人民相見以心。使人民知國家眞意之所在。則自今以往。未可知也。世中堂爲之動容。十七日又謁肅親王倫貝子澤公。均辭不見。又謁濤貝勒朗貝勒。均請見。濤貝勒言極望國會早開。庶幾可挽危局。朗貝勒言定當竭力相助。十八日又謁資政院總裁倫貝子。倫言資政院與國會無異。何必急開國會。又言如果奉　旨准開國會。我亦甚願云云。同時直隸總督陳夔龍。兩廣總督袁樹勛。奉天吉林山東諸巡撫。及出使各國大臣。均電致政府。請俯從輿論。速開國會。而御史江春霖復專摺奏請縮短國會年限。詞極懇切。其略云。現在各省代表。既已到京。足覘民間之程度已足。且各國有實行之憲政。無預備之憲政。請即假此機會。俯順輿情。縮短國會期限。上慰　大行兩宮在天之靈。下符天下臣民喁喁之望。勿以羣疑而止。勿以莠言而沮。毅然獨斷。期在必行。臣願祝我國憲政。和平成立。如日本之幸福。不願見紛爭激烈。若歐洲之慘劇云云。旗籍人民亦聯合同志。公舉代表赴

都察院呈請代奏速開國會。及奉　旨後。諸代表公議再行上書力請。京中士民所組織之國會期成會。亦分電各省諮議局暨商會學會。並海外各埠華僑。屬令各舉代表。於庚戌二年二月末齊集京師。合羣上書力請速開國會。御史趙熙於二十三日劾奏大臣苟要世譽。貽累君父。請旨　嚴懲。當奉　旨明白曉諭。原摺未經發鈔。然觀　諭中有朕與軍機大臣等籌畫詳慎。並經再三垂問。詢謀僉同。機務既預贊襄。即功過無所推諉。該大臣等受恩深重。具有天良。歸過朝廷之心。朕可信其必無之語。則原摺大意。亦可想見也。

同日　憲政編查館奏呈禁煙條例　諭飭京外各大臣一體實行

同日　憲政編查館奏請飭京外各衙門設立憲政籌備處奏　旨依議

同日　黎大鈞等呈稱鄂境粵漢川漢鐵路籌有的款請准予商辦奏　旨著郵傳部知道（參閱時事彙錄。）

二十四日　憲政編查館奏呈京師地方自治章程暨選舉章程奏　旨依議

二十六日　外務部奏陳購回英商所辦銅官山礦務

原摺奏稱光緒三十年間。英商凱約翰。與皖撫議訂開辦銅官山礦務。經臣部改定合同。嗣皖省官紳以逾限未辦。堅請作廢。英商執意不允。爭持經歲。枝節橫生。伏查此案。英商凱約翰以并未逾限。不認作廢。令礦師麥奎强踞礦山。造房修路。歷由英國使臣照會臣部。聲稱英商不能停辦。若由中國購回。則須英金四十萬鎊。迨凱約翰到京。經臣等派員商減。仍索至二十七萬五千鎊。臣等以該省官紳。竭力與爭。誓不讓辦。英使又迭奉政府命令。來相催結。

勢不能不籌一了結辦法。電商兩江總督安徽巡撫。均以收回爲然。遂由臣部於本年五月間。照會英使。略稱中英邦交敦篤。凱約翰經營此事。其招僱礦師安置機器。建造房屋。修治路工。連原繳之報効五萬元。所費實屬不貲。現擬津貼該商五萬鎊。以補從前用費。一經議定。所有銅官山之房屋機器。均歸中國。與英商無涉。原定合同。亦卽作廢。詎凱約翰以爲數相去甚鉅。不肯照允。悻悻回國。暫行輟議。逮十月間。英使照稱英商加派工人再行開工。有鐵礦二萬墩。請飭蕪湖關發給准單出口。當經臣部切實駁阻。乃該使迭來臣部晤商。迄以時日愈久。愈難了結爲言。臣等堅持原議。反復辯論兩月之久。雖該使於所索之價。逐漸減縮。然臣等迄未加添。爭到盡頭。始增給英金二千鎊。該使亦卽允從。惟稱欲顧全中英交誼。祇得勉强照辦。此款須從速交付。不能再延時期。竊維此案自三十一年四月起。至今四年之久。彼此互持。各不相讓。英商執守成約。據定礦山。要索鉅款。不償奢願不止。皖省京外官紳。則挾全力以爭。逾限應廢之說。始終不移。邦交輿情。兩相關礙。英朱使旣允以五萬二千鎊。作爲了結。自可照此定議。以清宿案。如蒙　俞允。應請　飭下安徽巡撫。將此款從速籌備。如數撥交臣部照付。并由臣部與英使互換照會。聲明英商所佔銅官礦地。曁一切機器房產。均交還中國。原訂合同。全行作廢。原繳報効。不再退還。以免再有糾葛云云。奉　硃批依議。欽此。

二十七日　憲政編查館奏呈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及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奉　諭令民政部會同各督撫督飭地方官切實施行

二十八日　憲政編查館奏呈法院編制法並法官考試任用司法區域分劃及審判廳管

十四　諭頒布其應設各級審判廳並責成法部會同各督撫切實籌設

正月

轄案件各暫行章程奉

記載第二 世界大事記

西歷千九百零九年十二月世界大事記

爲人

初一日 美利堅廢海軍局

美國海軍長官託廉耶氏。發廢止海軍局之令。設參謀本部。以旗艦所屬將校位居副官者組織之。此問題爲前海軍長官倫古在職以來所久討論者。至是始告解決。

初二日 西藏喇嘛使者抵俄羅斯京城聖彼得堡

是日。蒙古祭司與達賴喇嘛使者共謁見俄皇。即駐藏大臣所屢電請政府阻止者也。

初三日 英吉利議會解散

本事件不特爲英國之最大事件。抑亦世界之最大事件。今先舉其原因。次明其事實。

原因一 政黨之意見 英國政黨。分自由保守兩黨。自由黨自千八百九十四年格蘭斯頓退職後。勢頓衰。保守黨代執牛耳者垂十年。至張伯倫時。黨員意見衝突。遂失議院中多數之地位。自由黨乃繼之組織內閣。以迄於今。保守黨者。主擴張軍備。課外國輸入之品。以保護國內之工商業。而與殖民地間設特惠制度。以立英帝國鞏固之政治組織者也。自由黨者。主保持自由貿易主義。而行社會主義之租稅法。以休養民力者也。社會主義者。因貧富之不均。而倡立學說。以救其敝者也。始盛於法。而近衍於德。英國則平和派之社會主義多。而激烈者少。故專以得議院中多數。爲行其主義之階。保守黨亦主社會主義者。特不如自由黨之急進。而本次爭議之由。則在於恢復政

權也。各達擴張軍備之意見也。而貴族院所以受其慫慂者。則以貴族中多保守黨。且本次豫算案中之稅法。於彼有所不利也。是其爭議之由也。

原因二　憲法之爭議　英國憲法。非成文法而習慣法也。故有法所不載而習慣行之。法所明紀而習慣背之者。蓋習慣之力反視成文法爲强也。豫算雖提出於兩院。而下院議決後受上院否決者。百年以來。僅千八百六十年一行之。而翌年下院卽決議勿使上院行此權利。上院至今亦莫行之也。今忽受保守黨之嗾使而否決下院所已議決之豫算案。在上院則自標爲合法。在下院則詆其違憲。是其因爭議而至於解散之由也。

事實一　解散前記事　英國議會於昨年二月十六日開會。豫算案則於四月二十九日提出下院。其中第一、課追加稅於有二千鎊以上之收入者。第二、增加相續稅。第三、增加酒菸稅。第四、以土地偶然所得稅爲什二。增設荒蕪地稅。當其逐條審議之際。至費十六時間。其辯爭可謂烈矣。自是以後。兩黨遂各立同盟會討論茲事。十月十日。自由黨同盟會長那族伯里卿。臨古拉哥實業大會。反對政府豫算案。辭職去。於是保守黨巴爾華亞氏一派。勢漸張。太晤士報及諸持保守漸進主義之新聞和之。自由黨乃將其案大加修正。而於十一月初五日可決。然保守黨則於是日以前。固已自料其不能制下院之多數。而期以上院之否決爲盾矣。十七日。上院議員蘭斯呑卿。遂提出否決豫算案之議於上院。自是以後。於上院累經討議。其論爭之烈。但舉一二演說之言。足以爲證。上院議長羅亞班卿之言曰。『吾人今日殆如已被予以憲法顚覆之境也。若吾人之總選舉而失敗乎。論爭當更甚也。而熄此論爭之方。則固有一而無二。若幸總選舉而勝利乎。則其因是而引出如何之事。夫固吾人之所不避者矣。』蘭斯呑卿之言曰。『上院固以此法案爲非國民之意。而不欲負其責任也。人民亦當熟思否決之結果。而有所悟也。』且

非難豫算案中酒場及土地之條項而言曰。「審如是。將來設有提出愛爾蘭自治之案者。其將何以禦之耶。如豫算案中土地之項。固本於社會主義之詭說。而政府明明無拒之之能也。且本回之豫算案。又固明明自表其爲固守自由輸入之旨以涸國民之財源也。」上院議員中有不主此極端之議者。自審不能制多數。相率棄權去。而蘭氏之議亦遂於十二月初一日可決矣。（可決之日。有蘭氏及大僧正約克、議員卡存卿之諸演說。以其文過長。故不錄）是爲解散前之事。而關於此事自由黨之主張最著者。有宰相亞斯克伊士之演說。有度支部尚書路易祚祉之演說。今節譯亞氏在巴氏加毋市反駁那族伯里卿之演說於左。

諸君。國家今日財政。乃不能不改革之時。當亦世人所共認。吾人一面增進國民福利。圖國利之發達。而一面當擧久與國民約而迄未能大行之社會改良事業而見諸實施。現政府及下院於淸理國債。業已著有功效。今乃欲因之而革新財政。期課稅之公平。並立吾人所夙望之養老年金制。排除經濟社會一切之人爲的自然的障害。而擊攘少數者專權之風。溥其利於一般之勞働者。此振作國民之智識與功業與元氣之政策者。爲吾人本來之夙願。我自由黨永久所挾持者也。縱受如何之非詆。而當實行此正義之政策。蓋絲毫無所躊躇也。（中略）新豫算案中之土地法案者。非祗爲對於土地之課稅。實對於受社會之偶然影響而獲自然昂價之幸運之所有者所課之稅也。此外則課於酒類釀造場之稅也。繼承格蘭斯頓、哈耳多諸先輩所創之相續稅也。於所得稅則有增加。於酒菸則課新稅。諸君。是卽目下頻被詆爲革命的豫算案之新豫算案之內容也。（中略）反對此豫算案之富豪階級之諸人者。以爲「如是之課稅。其結果實及於多數之貧民。」夫彼等豈眞爲人。啻自爲耳。其心殊有可憫者也。而其所詆之尤甚者。爲土地課稅問題。是蓋見稱爲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更有謂爲出於破壞

私有財產制之目的而不絕其狂呼者也。如斯之攻擊者。卽所謂具唱道關稅改革者神經質之一派機關新聞紙。每日出沒之名論也。（中略）而那族伯里卿之反對吾人尤甚者。卽土地課稅案。然卿之言說不得當。而於此之課稅性質無所曉。乃自是而暴露。夫豫算案之所示。於農耕地無與。其所課者。乃所有主於經濟上不須盡力。而坐享因人口增殖社會發達而致地價之增者。誠公正合理之租稅也。（中略）且吾嘗聞經濟學鼻祖斯密亞丹之言矣。其言曰。『貸地收入。較之貸屋收入。更爲適於課稅之目的。何則。自土地貸與所生之收入。秋毫不須所有主之注意。而自然可期之收入也。』又曰。『對於土地收入之課稅。毫無影響於全國之產業。而於國家有可恃之進款。誠稅目之最上乘者也。』彌勒約翰之言。亦略與之同。而吾人且更進而援引吾先輩自由黨之政治家格蘭斯頓氏之言說。氏於千八百九十二年之演說曰。『倫敦地價。久不爲正當之課稅目的物。今日尙遺漏而徒以肥少數地主之懷者。實政府疏略之一事也。』而吾且更進而援引當年繼格氏而爲自由黨總理之那族伯里卿之言。卿於千八百九十四年爲首相時。於仙託哲姆士荷爾演說曰。『郡會會議。以上之外。於將來必不可不見諸實施之課稅。亦有所準備。其第一卽當自地價賦課之土地稅也。』諸君。斯密亞丹社會主義者耶。彌勒社會主義者耶。格蘭斯頓亦社會主義者耶。而十三四年前爲此演說之那族伯里卿。抑亦當時無意識社會主義者之一人耶。吾人姑舍是不論。但吾人於爲一世典據之經濟學者。持正統自由主義之政治家。會與吾人有同一之意見。而益以鞏固吾人自信之心者。誠吾人所深喜也。（中略）次則爲對於相續稅之攻擊也。彼以今日之相續稅。爲內閣之擅斷。而被以對於資本爲挑戰之名。而其實則因哈耳多之政策也。（中略）相續稅者卽謂之爲所得稅。固亦無妨。兩者之異。所得稅則徵收之於未全貯其利益之時。相續稅則徵集之於

既爲蓄積之後。雖時期有先後。而於性質則固無所違異也。今乃謂所得稅爲正當之稅目。而以相續稅爲蔑視個人之所有權。而與刺激於產業之惡稅。豈非無謂也。況被徵收之租稅。決非徒費。是實以供教育衞生國防秩序維持等完成多年自由主義政治家所理想之設備之用者。誠增進國民公益之費用也。以是與聽個人傳其資產全額於愚黠之子孫而懷寶迷邦者較。豈非國家之幸事耶。(中略)夫豫算案之議論。有二要點。第一、豫算案果不可用。有他良案可以爲代者耶。第二、豫算案通過於下院。而提出上院之際。上院果可出於否決之態度耶。此二問題是也。而那族伯里卿於第一之問題。無所發表。若以爲予固貴族也。於此問題毫不能干與焉者。而徒以本豫算案爲達於社會主義之路程。社會主義乎。社會主義乎。卿果以社會主義爲何物乎。卿直以社會主義之爲物。蓋一舉而皆家族財產帝國而破壞之者也。豈非可笑之甚乎。(中略)抑由英國歷史之例。上院於如斯之際。決不能反下院之意志也。姑弗舉往古之事。但舉近來二三之典據。查他姆伯璧德當千七百六十五年於下院所述之言曰。「議決稅法。可否之權。有之者。獨一下院。其謀諸上院及仰皇帝陛下之裁可者。特法律之手續然耳。卽是以言。則斯固下院獨特之貴重權利也。」更證以保守黨領袖威靈吞公之行事。斯例當復益明。千八百四十六年無稅輸入法案之通過下院而附於上院之議。二三無識貴族。將爲否決之時。公徐述國法之所示。貴族等因而中輟者。非猶懸吾人心目中之一事耶。又千八百九十四年哈耳多氏財政案之提出也。上院議員某發議留其案於上院。以資攻究。那族伯里卿反對之曰。「予誠不欲上院於財政案。有所是非。是以認上院保留此案。爲攻究爲不必要者也。」又前首相巴爾華亞氏於千九百零七年七月。宣言於下院曰。「上院之權限。限於不與財政案者也。苟反是。則遂將導國家行政於中止之狀態也。」諸君。予非好繁徵博引。以重勞諸君。予

誠欲此過去之自由保守兩黨政治家苦心所擁護之善美之慣例。無至於破壞。故於此點特爲加詳。諸君其諒之也。(後略)

事實二　解散及解散後記事　上院可決後。首相亞斯克伊士卽請於樞密院。解散議會。以卜民意。初三日。遂得皇帝裁可。然於其日猶以三百四十九票對百三十四票之多數。可決抗議上院之議案。其感情可謂烈矣。是日解散之敕語中。稱述以下院之注意與寬宏。對於國防及社會改良之要求。支予鉅額之事。表感謝之旨。而末段則於支給之不生效力。引爲遺憾焉。翌日遂下上院停會之敕語。

議會既解散。兩黨各鳴不平之聲。至總選舉施行後。其爭益烈。在野黨則以爲下院曾決議上院不得修正變更豫算案。明爲認上院有無條件可否此等議案之權。(見太晤士報)在朝黨則以爲上院違背德義之慣習。而破壞政治之秩序。雖爲合法。而究屬違憲。(亞斯克伊士之演說)其中最著者。自由黨則有宰相亞斯克伊士之演說。外相古勤氏之演說。保守黨則有巴爾華亞之宣言。今將巴氏於國會將解散時所予選舉民書撮譯如左。

國會行且解散矣。而解散之直接理由。則以上院決議於本回豫算當訴之於國民全體也。夫現政府之目的。非在於豫算案之價値及可代之之政策之有無。而欲貫其人莫予違之旨。卽將彼等之主張。置之於彼惡沿革惡法律之外而觀之。則彼固顯爲於社會之一切階級運命。有絕對支配之權能。卽社會之意志。亦彼之所不容也。如美利堅對於如我國之豫算案者。非經兩院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數。不得爲合式之議案。且苟將以之爲法律。則非更强之多數。卽得全國民之承諾者。不能成立。美國之納稅者。尙不欲如英國同胞所居之不稅之地位。質言之。則今日對於上院之攻擊者。實歷長久歲月之陰謀之結果。彼其登閣員之要路。非以運用憲法。乃以破壞

之爲能。夫希臘者固以一院制爲利者也。而欲達是目的之政略。乃以召立法之紊亂者。於茲四年矣。今也。我國民於此互相反對之二途。甯可不擇其一也。

最後乃標其黨之主義而言曰。

今也。帝國商業財政國防社會改良諸事業續起之秋也。當是之時。必有實行關稅改正黨之政府。方得勝其任也。

同日　意大利內閣辭職

本內閣爲祚里池內閣。因財政改革之事。受委員會之反對而辭職者也。意國小政黨紛立。政爭孔繁。祚氏之組織內閣。並今凡三次矣。本次之內閣。成立於千九百六年五月。其間所處理之政治問題。如政敎分離。船舶補助。財政改革。與意外交諸事。幾困躓者屢矣。而於本次總選舉後。氏之財政規畫。乃卒爲議會所破。然於意國之歷來內閣中。固爲久於其位者矣。

繼祚氏者。爲遜尼諾男。於千九百六年之祚里池內閣前。曾履相位。並攝度支部尚書者。至是復入閣。而當時之外部尚書布爾底伊尼伯亦入閣。而再司外務焉。而司海軍者則爲彼托那氏也。

同日　美利堅與尼卡拉雅國交破裂

近者中美之尼卡拉雅國有革命之事。倡之者挨斯托拉台將軍也。十五年前。曾助現大統領節拉耶革命使登統領之位。以功自州知事敍陸軍卿。然屢與節氏忤。卒起事。十一月中旬。美國人二名。加於叛黨被捕處刑。美國以保護本國人故。外部尚書諾克斯氏致書駐尼之代理公使。並附旅行劵。而宣言回復尼國秩序之旨。且派遣水師登

陸。未幾以革命黨首領挨氏求援。故復增遣軍艦。又未幾遂招墨西哥之抗議。而中美爭釁益加甚矣。先是。千九百八年時中美五共和國立約於國內政治不問何事。毋相干涉。美國實加盟調印於此條約。而任其保證。至是調查美人被處死刑。並無違法之爲。而仍行干涉如故。此墨國抗論之所由起也。

亂事既大熾。尼國大統領節氏乃遂辭職。議會選馬多里特代之。然革命黨勢尙張。於二十三日擊破政府軍。殺傷六百餘人。降千九百餘人。而美國仍欲干涉其事。塔虎脫氏所與議會教書中。且宣言與尼國國交破裂之旨焉。

（參考一）中美諸國者西班牙種族。天性好亂。但觀其母國狀況可知。

（參考二）巴拿馬運河將成。美國方耽耽於中美諸國之隙。本次之事。乃其爆彈之導線也。

初六日　澳洲海軍募債案通過

額凡三百五十萬鎊。約吾國之四千萬元左右。

同日　意大利內閣成立（見初三日記事。）

初七日　韓國一進會合邦上奏被駁

按是爲韓國一進會長李容九氏之計畫。欲將韓國日本合爲一國者。至本日乃於統監邸開大臣會議。決議不以聞韓帝。駁還之。

同日　美利堅國會開會

本期國會開會。或曰大統領所下之教書。頗有足令人注意者。如於極東之項。則稱於淸國之領土保全。美國有均等之權利。且須嚴重之注意。並痛論淸國之釐金歲入不足恃爲借款之抵押。此外則述美國對於日本毋妨害其

日清協約之權。而參加於清國鐵道借款之故。不外爲實行極東政策之一事焉。

同日　美利堅召還駐在奉天領事屈羅多

屈羅多氏報告美國外部尚書略云。日本商品之經大連輸入滿洲者。免稅品外。特受免稅者甚多。於美國貿易發達大有阻害。且謂日本之正金銀行。常爲法外之貸附。大傷日人感情。至是遂被撤還。

十七日　比利時國王崩

比利時國王。爲禮奧波爾多二世。有賢君之名。在位間國家平治。商力發達。惜比爲永久局外中立國。故於一切事業。尚不免有所制限耳。崩年七十有四。皇嗣惟皇女一。以格於憲法不得立。乃以皇弟之第三子亞爾巴托親王繼之。新王年三十四。於二十四日即位。號亞爾比爾一世。

十八日　日本豫算案發表

日本之制。豫算案未提出於議會之先。開豫算內示會。集各局長議員於宰相私邸而示之。本日之豫算內示會。開於首相桂太郎官邸。午前十一時開會。午後零時三十分閉會。其豫算歲出總額。爲五萬三千四百十七萬二千七百零六圓。內臨時部萬一千三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零一圓。歲入總額與歲出同。而臨時部則爲四千五百二十四萬三千百四十二圓。其出諸前年度之剩餘金者。蓋千九百七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八圓。其中歲出之要點。則如增皇室費之三百萬圓。爲四百五十萬圓。官吏增俸之費。爲九百萬圓。視其原俸增什三焉。而整理行政費所減約六百萬圓。歲入則減地租鹽價相續稅等。及改正所得稅營業稅諸項所絀凡千萬圓。以剩餘金充之。而其海陸軍所費爲萬六千萬圓。仍居歲出三分之一也。

二十日　葡萄牙內閣辭職

本內閣顚覆之因。已定於去年十月。其時勒哈教區之司敎。擅罷免勒哈市之宗教學堂敎師二人。未經政府承諾。法部尙書麥底伊羅士欲論其罪。以閣員多保守宗敎派。不從麥氏議。麥氏乃辭職去。而內閣自是遂與自由進步主義之政治家忤。輿論譁然。適馬奴挨爾王方旅遊歐州諸國。聞其事。乃得延至今日。溯自昨年葡國政變以來。內閣凡四更。而此利瑪內閣實在位最長久者。始於五月十三日。迄於本日。乃顚覆焉。於是彼挨拉羅氏起而代之。保守黨勢寖衰矣。

二十一日　尼卡拉雅國大統領辭職

（見初三日記事。）

同日　俄羅斯祕密警察長被戕

俄國警察與革命黨之互鬩。已非一日之事。警察官吏之死於革命黨之手者。指不勝屈。本事件亦其暗殺事件中之尤著者也。俄國聖彼得堡之亞斯托拉漢斯卡耶街。有四層樓之房屋一。屬伊華諾夫氏所有。於本月二十一日。室中忽轟然作聲。四壁皆頽。四鄰驚集。見室內家具盡齏粉。椅上坐一人。失兩足。面目不可辨認。嗣檢事警官來。亦不能遽辨爲何人。詳檢銀烟盒中標識。乃知爲俄國之保安課長卡爾波夫。蓋暗殺者藉電燈引線。而點火於長椅下所置之爆發物以致之也。爆發後。暴客遂亡去。途遇守夜者遮問之。遂受逮。搜其身。抖得旅行劵二。其一爲吳奧斯克勒仙斯克。其一爲哥里安斯克。其實彼眞名爲比多羅斯克。此二旅行劵爲卡爾波夫正參領所予。以便於偵探者也。比氏於千九百六年入革命派。被流於西伯利。因貽書聖彼得堡保安課求免歸。以偵探本黨行動報告政府自勉。政府用其言。比氏乃於其黨。無鉅細事。悉以告政府。旋爲新聞所揭。陷於進退維谷之境。乃期殺政府之要

路者。以謝本黨之士。適此時海外革命黨將入俄國大舉之說起。比氏因說卡氏。謂己當自稱創革命本部於俄都。招集同志。因一舉而鏖之。卡氏信其言。遂僞爲伯姪。賃屋於亞斯托拉漢斯卡耶街。爲密會所。至是乃及於難云。

二十二日　韓國總理大臣李完用被刺

李總理大臣。於日韓協約署押之際。其家屋爲排日派所燒燬。久受韓人側目者也。至是有李在明者。憤一進會及大韓協會之賣國。於數日前入韓京。本日適李總理赴法國教會。參列比王弔祭式後。方在歸途之際。李氏猝以八寸許之韓刀。貫其腰部。更刺其肩。李總理受殊傷。車夫殞焉。於時卽爲護衛警察所捕。就捕之際。以英語語其旁之外國人曰。余爲國決此死。外人聞者皆動容。李氏與刺伊藤博文之安重根友善。惟本次之事。則未嘗通謀云。

二十三日　尼卡拉雅革命黨大破政府軍　（見初三日記事。）

同日　葡萄牙新內閣成立　（見二十日記事。）

二十四日　比利時國新王卽位　（見十七日記事。）

二十五日　德意志豫算案發表

德意志豫算。於本日發表。其中海軍豫算。總計二千百七十萬四千四百十二鎊。內含新建造及裝置費。爲千七百十七萬七千五百鎊。又殖民省豫算。殖民地補助金。較前年減少。如於膠州灣之補助金。較前年少三萬八千二百六十三鎊云。

三十一日。法國關稅案可決

法國關稅夙採保護主義。與英之自由主義相對。而本次可決案實施之期。爲四月。商務長官說明此改革案。自謂

大損。因請於政府。使與法政府磋議減輕焉。

『不採極端保護主義。而於法之工商業頗爲有益。』而德意志商人則以爲法之關稅實行。德之輸出業必受大損。因請於政府。使與法政府磋議減輕焉。

記載第三　中國時事彙錄

中俄爭執之一般

（為東清鐵路界內公議會事）

（錄外務部照會各國公使文）

為照會事。案查俄國在東省鐵路界內設立公議會。與本部議定大綱條款。意在保守中國主權。並維持各國商民應得之利益。極承各國關注。實紉公誼。迺本年九月間俄國廓大臣將本國宣布之傳單抄送前來。查閱傳單所載。不特於東清鐵路原訂合同之主義。多所誤會。卽於公議會大綱之宗旨。亦不符合。且與日俄兩國在美京所立條約之意違背。中國政府不能不逐節申辯。除由本部另備通告照會各國駐京大臣。並照復俄國廓大臣外。相應抄錄原文。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送貴國政府可也。須至照會者。

外務部通告

本部接准俄國廓大臣照會。內稱前有敝國政府議駁中俄兩國所定鐵路界內公議會大綱。似有侵礙各國人民所享治外法權各情。茲本國外部向各該國特行宣佈傳單。開列本國政府於各國人民旅居東省鐵路界內所享利益。並由國際公法上享有各權利之意。並將傳單抄送前來。本部查閱傳單所載。實有為中國政府所不能允認者。茲為詳細解釋辯論如下。

查俄國通告內稱中國開放商埠。與東清鐵路地段。性質不同。東清鐵路地段。為合同第六條所牽制。該公司於所佔地段內。有完全行政之權。嗣後申以公議會大綱。其從前條約所讓之權力。更為結實擴張。經此兩次訂約之後。中國政府已將鐵路地段內自主經理之權。讓予中俄公司。該公司之在該地一切舉動。有如私約租主。所有施行之行政權。出自有名。又稱日俄兩國全權大臣議約。內有

宣布之言。曰滿洲東清鐵路。因建築而讓予之地段。不可與開放通商口岸互相比擬。亦不得一律看待。惟於所佔地段界限內。日本人民及他强國人民。得與俄國人民享受同等權利。由此推究。可見俄政府所負之義務。不過許外人享有公權。及干預行政機關各等語。本部詳核該通告所載。其意祇在於東清鐵路界內。俄國得有施行之行政權。幷以兩次條約暨日俄全權大臣宣布之言爲據。不知其中附會誤解之處。實不可枚舉。中國政府對於以上條件。實有顛撲不破之理解。請一一申明之。東清鐵路合同首段。卽載明中國政府現與華俄道勝銀行合夥開設生意。曰合夥開設生意。明係商務之性質。而與行政上之權限。絲毫不得侵越。開端已發明淸楚。毫無疑義。迺俄國政府引此項合同第六條爲據。謂有由該公司一手經理字樣。爲完全行政之權。不知其一手經理之下。實載明准其建造各種房屋工程。並設立電線。自行經理。專爲鐵路之用云云。是該公司有權經理之處。卽該合同所指鐵路工程。實在必需之地段。而該公司經理之權限。亦不得越出鐵路應辦之事。其完全經理之權。不過止此。絕無可推移到行政之地位。不意俄國政府竟牽涉及之。謂該合同第六條有完全行政之權。雖經本部駁辯經年。仍執前說。豈非大誤。此中國政府所不能允認者一也。又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卽俄歷一千九百九年四月二十七號)中俄兩國所訂東省鐵路界內公議會大綱條款。自第一條以至第五條。均係聲明鐵路界內中國主權不得稍有損失之意義。具見鐵路界內凡關乎政治上施行之事。其權仍在中國。迺俄國通告。轉謂得此條款。於前項所讓之權力。更爲結實擴張。不知果何所指。豈謂中國主權。並未稍有損失。而俄國反專有行政之權耶。此中國政府所不能允認者又一也。又光緒三十一年俄日在美國議訂條約第三條。載明俄日兩國政府。統行歸還中國全滿洲完全專主治理之權。又俄國政府聲明俄國在滿洲並無地方上利益。或優先及獨得讓與之件。致侵害中國主權。或

違背機會均等主義。曰統行。曰全滿洲。曰完全專主。又曰無地方上利益不侵害主權。字句何等結實。豈能强解商務合同。並以未經中國明認宣布之言爲依據。而轉將兩國間鄭重之約廢棄不論耶。此中國政府所不能允認者又一也。據以上各節論之。足見俄國政府所引以爲據者。均屬勉强附會偏於一面之詞。茲經本部一一解釋明晰。想各國政府愈可洞悉此事之原委矣。又查東清鐵路合同第五條。載明凡該鐵路及鐵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國政府設法保護。又稱所有鐵路地段命盜詞訟等事。由地方官照約辦理等語。是該鐵路地段內保護治安之主權。全屬中國。並不留疑似及誤會之餘地。凡屬東三省地段。均爲中國完全無缺之境界。既如此其鑿鑿有據。不可挪移。則哈爾濱一帶地方行政之權。萬不應由東清鐵路公司攘奪明矣。中國政府現在深願保守中國應有之主權。並維持與中國通商各國應得之利益。特具通告奉聞。惟各國政府鑒察焉。

開平煤礦最近交涉述略

開平一案。總辦張燕謀京卿。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與英人胡華訂正副兩約。其正約即所謂移交約者也。又於是年四月。由中英派兩總辦。訂一有限公司試辦章程。於是開平一礦。權利盡失。嗣經北洋奏參。奉 旨責令張京卿收回。於二十九年十月。前赴英京控告將移交約作廢。專認副約。但副約首條。即載公司照英例注册。並招股照英例存案等文。又有移交之後。該局仍用原名一語。與移交約亦涉含混。而有限公司章程第六款。載有洋總辦有綜理公司大小諸事之權。員司均歸節制。第七款載洋總帳有管理公司款項之責。而第八款僅載華總辦有稽核公司帳目之權。第十款僅載華總辦有綜理華文函稟及契劵刊布繙譯諸事而已。事權全屬英人。當二十八九三十年間。又與英人爭回礦權。迄未就緒。於是有另開灤礦之議。蓋其時開平老井。出煤已不大旺。一開新井。則開平之約。不廢自廢。其時因北洋勢盛。外部英使不便爲難。及至

今春二月間。英使忽提議要求停止新礦。謂灤礦區域。已包在張約境內。直紳大憤。出傳單。謀抵制。至九月間。外部尚書忽至天津督署。一宿而去。不數日而英使遂來嚴切之照會。謂事權應照約歸洋總辦主持。灤礦須歸入開平。限七日內答覆。文到天津。端督卽請直紳籌對付。自後直紳極力反對。直督又派周學熙等辦理此事。英人亦以借款之故。稍有退讓。不日或能和平了結。

按據歐洲來信言。現今開平煤礦小票價。又復增至五十七佛左右。前當下落時。比王亦以其所有之股票出售。可見當時恐慌情形之一斑矣。按開平煤礦。雖以英公司出場。而比法兩國之股份。實居多數。歐洲各國開礦公司。須守礦律。比法兩國礦律。地面雖屬地主。然自地面百邁當以下。則仍屬國家。公司須按畝納稅。方准開掘。又須劃定應開之地段。不得開過所劃地段之內。如黎業斯地方附近。共有開礦公司十餘所。各以測量之法。劃定每一公司應開地段之面積。(深淺則不計)蓋每有全省地內徧處是礦。如任一公司開採。似屬漫無限制。聞開平礦原約只准開四方里。乃該公司採煤。四通八達。不知已及幾許方里。其採法並不求深。蓋深則開法較費也。比人以該公司無劃一之地段。深懼中國政府根據法律。爲收回自辦。擯斥外股之舉。更恐英公使以非英國資本。僅係英人出面。於實際上無關痛癢。其對付中國政府。不肯盡力堅持。自知理曲。故虛心萬分。可見中國政府固有收回之權矣。更有一事。歐洲各國政府派工程師稽查開平公司開採情形。謂之礦務警察。務使公司建築各事。力求穩固。以及爲工人衛生各事。力求妥善。蓋所以保治安重人命也。如煤礦中開採之法。係採去煤塊。而以木作架。支柱洞穴。倘其木料不堅。則地土下坍。失事殞命等事。往往有之。但公司中每喜用不堅之木。取其廉價。聞開平公司但以圖利爲目的。而於工人衛生問題。漠然不顧。以致工人損命等事。時有所聞。礦務警察屢有報告到歐。力詆其非。此

屛亦我政府收回自辦之所藉口。各國爲重視人命起見。決不以我爲不然也。

記津浦鐵路商股公司向天津銀號借款事（錄商股公司與銀號所立合同）

一、直隸津浦鐵路商股公司。向天津銀號借行平化寶銀三十五萬兩整。按月七釐行息。　二、此項借款於宣統二年六月內歸還二十萬兩。十二月內歸還十五萬兩。還本時。利息一併照付。如有過萬巨款。先期歸還。利隨本減。三、前督憲楊奏准鹽斤加價四文。提充直隸津浦路款。計每年可得銀五十餘萬兩。應即以宣統二年全年加價之款。儘數作抵。未經清還以前。不得以此項入款。指作他用。原案抄粘於後。以憑查閱。　四、借款到應還之期。即由蘆綱公所在應交直隸津浦鐵路商股公司股款內。撥還天津銀號。以免周折。　五、此項合同。由直隸津浦鐵路商股公司。及天津銀號訂立。並由蘆綱公所作證。加蓋關防戳記。以憑信守。　六、合同商訂後。由天津銀號。詳明督憲。並咨明長蘆運臺分別立案。俟奉准後。再行撥款。即以撥款之日起息。（餘略）

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督憲陳批。來詳幷鈔錄合同。均悉。應准立案。候札行長蘆運司轉飭遵照。此繳。

山東路事述聞

由煙臺至濰縣之鐵路。純歸商辦。郵部以二三年來。屢議屢止。終未能動工。迨此次立案。已至再至三。故恐其終無成議。未便即行批准。發起人譚君宗灝等。以部中未便允准。蓋恐商人的款無著之故。苟股份招足。斷無不准之理。故十一月。遂刊佈招股章程。幷公舉孫君文山爲招股總理。譚君宗灝李君福全等爲招股協理。旋即招至五百餘萬元。再集三百萬元。即可足用。目前孫君文山等。又刊發傳單。約齊各界。在商會開會。至者約八百餘人。當由孫君報告招成股份之數目。幷商議購地辦法。僉謂商辦情形。與官辦者不同。各處地價。上下不一。宜先派調查員數人。由煙臺至黃縣（二百四十華里）一段。先詳細查清。以便

酌中發價。再淸洋河(福山縣屬)經過之處。亦宜查淸。果由何處經走。(以福山縣東門外卽淸洋河。由東二里卽大姑河。該處河底皆石脈。建橋較易。但必須建橋二道。至下流三里許。二河合一。建橋一道卽可。而河底又全係沙礫。橋工又費。且距該縣較遠。於商業路務不無影響。故他處路線皆調查妥協。此處至今未定)當卽派定調查員五人。分往查勘。

山東諮議局議員。曾以煙濰鐵路。雖有商人譚某發起在先。然無繼起之人維持於後。恐終無效。特議定辦法七條。呈請魯撫核示。其大致如左。

一、由諮議局指定煙埠各大商號。及登萊二府各大紳商。請撫臺札派爲招股辦路委員。尅期至省會商組織煙濰鐵路公司。若譚商宗灝果有確實款資。亦可同力舉辦。二、山東官府宜始終嚴爲監督。實力保護。至辦理招股及將來興築鐵路任用人員等事。均須責重紳商。三、先由各紳商集會選舉總協理。統籌全局。規定辦法。卽選派各員建設分局。分擔責任。俟全路告成。再籌畫歸併統一事權。四、由煙至濰按驛路共六百六十里。照普通建路費計算。華里一里約需銀二萬元。山川險阻不在此數。全線照七百里計算。約共需銀千五百萬元。一時難於遽集。擬分段分期籌畫。大略如下。(甲)全路共分三大段。由煙至黃爲第一段。由黃至萊爲第二段。由萊至濰爲第三段。(乙)卽按三段之路程遠近。工程繁簡。酌定時間。分三期修築。(丙)先在煙臺設立總局。延聘工師。測勘全路路線畢。卽與第一段土石各工。一俟工竣。卽行開車。當第一段開車時。卽按與第二段土石各工。俟工竣卽行開車。第三段辦法從同。五、俟各大紳商到省後。再公議股分數目、股分募集、利息擔保、股東權限各事。六、無論何省人。均准入股。但不得參入洋股。七、(略)

東撫孫中丞接准諮議局議員呈請後。卽札飭煙濰路線招股總理。略謂諮議局擬承辦該路。應請煙臺各界幫同協理云云。該總理接札後。深爲不悅。約齊各界會議。僉謂

該路股份吾輩已辦有端倪。該局竟擬攬權。想該局必人力財力兩方俱優。吾輩何妨即讓其權。一任該局獨辦。嗣後該路之事。吾輩置諸不問可也。因此各界認股者。聞斯消息。皆紛紛向公司撤回股份。孫君雖未允即行撤股。然頗有瓦解之象。 按據報言各界認定股份。煙臺約三百餘萬元。黃縣一百餘萬元。濟南青島二處約八十餘萬元。旅京東人約五十餘萬元。共計五百四十餘萬元云。

▲郵傳部以山東膠州至沂州之鐵路。去年已由德贖回。但以的款無著。遲延年餘。未能開辦。查該路購贖之時。議定五年內由中國築齊。逾期則德國仍有干涉之權。如此延宕。恐屆期決不能築成。德人必乘便干涉。是贖仍未贖。此係主權所關。不得不亟爲注意。但東省財政支絀。商界既興辦煙濰鐵路。恐無力兼顧。聞決定今年由官開辦。

浙江路事述聞

十一月二十八日浙江鐵路公司股東在上海開臨時會。堅留總理湯壽潛。又添舉副理二人。已詳前期雜誌。旋即電告郵傳部。及浙江同鄉京官。其文如下。

浙路遵大部另舉總理。前電特開大會。全體以解散要求湯壽潛續任。即赴贛亦須遙領。不允不已。勉允暫任。添舉編修前江西學政鎮海盛炳緯。法政舉人七品小京官山陰陳威爲副理。藉資襄助。副理劉錦藻經理款項。責任並重。義不容辭。亦電京敦請續任。云云。

皖路公司另舉總協理記畧

安徽鐵路公司總理周味西觀察辭職。由在京之皖省路礦會公舉蒯禮卿京堂接任。又由安慶協會公舉陳劭吾觀察爲協理。聞蒯京卿之意。擬將蕪宣(由蕪湖至宣城)路工暫行停止。俟集股至半數以上。再請同鄉決議南北路線。孰當先辦。皖省京官不以爲然。

江西鐵路公司續開股東會記事

江西鐵路公司。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續開股東會。先由劉浩如總理登臺宣布前次開會解散情形。並提議事件。聲明前次會場各股東所投舉董事之票。隔日過久。作爲無

效。大衆認可。公推謝味餘太史佩賢爲臨時主席。請各股東重行投票舉董事七員。內推査帳員二人。各股東紛紛投票。共投九十三票。計六百三十四權。（五百元股本爲一權）投舉。當衆開票。以得權最多數之袁秋舫、羅文靑、陳筱梅、羅朗山、黎劭平、謝味餘、茹玉溪當選。主席宣告。大衆歡迎。因時已晚散會。

二十四日。續行開會。先由糾察員宣布京省兩局交通之機關。聯名辦事之必要。並京局名譽董事十一員姓氏。（朱益藩、劉廷琛、李盛鐸、許受衡、熊方燧、蕭敷訓、蔡金臺、廖基鈺、蕭炳炎、胡思敬、饒芝祥）並籌款進行辦法。次由協理黃棣齋演說鐵路開辦五六年之情形。及李總理被難停歇之原因。直至去年秋間。始籌進行辦法。現在開車之路。已成三四十里。前借款一百萬兩。收到股款約百萬元。嗣經沈前護院發起各屬派股。將及二百萬元。（收到者十分之一）貲股約計五十餘萬元。現在公司存款不多。而各屬派股。雖請行政官嚴催限繳。尙須時日。如爲速成計。必先借款二百萬兩。方可將路趕築。路能刻期。招股較易。繼由臨時主席謝味餘宣言。黃君所說種種甚是。至催股一層。緩不濟急。不若以借款爲急。招股爲中。諸君意見如何。請決議。籌款方法。旋經多數認可借款。惟不借外債。復投票決議。仍以借款居多數。諮議局議長謝遠涵。相繼演說。辦路以招股爲主。而股本不多。終非善法。且借款不過應急。股東團體。宜再行籌認股款。或擔任招股義務。以期積還借項。衆贊成。由公司執事給簿各股東。紛紛簽名認股。及擔任招股。頗形踴躍。主席宣布共簽有五十六萬四千二百元之多。後經劉總理以路工浩大。應否添聘顧問員。請公決。股東以節費起見。多云可免。惟亦有主添請工程司者。主添請工程總管者。主俟省局董事赴工察看情形後再行議辦者。三者不一。由股東書票解決。仍以俟董事赴工察看後再議者權票居多。劉總理復報告九江至德安一路。工料具備。需款不多。明年三月。大約可以告成。有某股東發言。辦路年久。迄今未成。似不能取信於人。

以致投資稀少。籌款不易。責問種種。總理唯唯而已。劉總理又云。德安至省城外一路。約計一百五十里。橋工雖多。有款趕造。宣統三年春夏之間。亦可告成。又報告浙贛路線常玉交接四十里。自辦不易。而浙公司屢催趕辦。復呈部請由浙代築。當經京局呈明。由本公司會同浙江公司勘定。再商辦法。應如何作覆。請公決。公議俟浙贛會勘路線之後。再議辦法。劉總理又云。現行公司章程。應公議通過。請股東各抒意見。投票決議。所投之票。因時過晚。主席聲言明日宣布。遂散會。

二十五日。續行開會。劉總理登臺宣言。所有公司現行章程意見書。均交董事局。仍限月內截止。多數認可。劉總理又云。總公司原設省城。後咨部移潯。目下應否在潯。抑移還省。請公決定。股東謝味餘、陳筱梅修齊、李振唐四君。答言總局應俟開車後移省。惟衆議不一。投票表決。以主路工修築近省。再行移局者居多。劉總理又宣布東西洋游學經費。並李木齋欽使代西洋學生要求補費問題。經公決議俟已送出洋學生畢業之後。概不再送。至西洋學生。亦不能補費。以資撙節。劉總理又宣布九江鐵路學堂應否接續開辦。經公決議俟董事赴潯調查酌議。劉總理又宣布鹽觔公股各府議員要求填發股票。應如何辦法。經公決議決俟各股東意見書送到公司。轉移勸業道。詳院咨部核辦。劉總理又宣布胡子君十八人函詢股東問題。公決答覆。劉總理又宣布股東蕭玉溪主張裁去每月津貼教育總會（一百兩）商務總會（六十兩）銀兩意見書。經公決議由董事局酌議辦理。劉總理又宣布提議各省董事均有薪水。本公司現行章程。亦有此條。應如何決定。惟各董事先行辭薪。經公決議每員月給夫馬費洋五十元。以資辦公。劉總理又宣布請各股東決定第二次常會時期。經公決俟明年路工進行。再行議定。會事均經決議。隨即搖鈴閉會。預備報告云。

附錄贛路股東答覆學界公函

一來函云。風聞鐵路有再借巨款之說。是否屬實。 按來

書引上海報章自係指外款而言。前聞神州報載贛路借某國款云云下注九江函字郎經切詢公司。均云確無其事。並已經十月十七日。該報登電聲明後聞日本留學界及旅甯贛人。亦有電函來詢。公司均已答覆。未有後言。自是謠語。　一來函云。以前所借百萬之款。宜請將合同揭載報端。　按以前所借英款合同。曾經公司錄呈郵部及督撫兩院。日本留學界亦曾抄去公司並宣言。無論何法團。有代表調査。儘可檢閱。自無疑竇。若事隔三年。忽焉登報。恐資談柄。徒亂人意。應請亮察。　一來函云。以前所借百萬之款。股東是否與聞。現在存款已垂盡。股東是否能負償還之責任。倘路工不成。償款有誤。是否歸現有股東擔任籌款償還。　按以前借款。股東雖未與聞。而未嘗不知其事。同人勉力入股者。原欲為我父老兄弟之前驅。倘響應有人。則路成必速。卽無餘股還款。紅利亦可取償。現有股東。對於鐵路。對於社會。似無罪過。是否負責。中西法律未之前聞。至路工不成。擔任償款。尤所不解。第以為同人集股百萬。稽核人數。僅全省萬分之一耳。浸假十倍。非理想無垠。何工不成。還款亦易。所慮惑於謠諑。相率不前。致文明高尚如諸君。亦不念現有股款之垂盡。解囊相助。反以債務巨款相詰難。若股東投資百萬。為購債務之擔任而來者。贛事前途。尚可問乎。是否歸現有股東擔任。願還以質之於諸君子也。　一來函云。路款尚差四百萬。現有股東所認股資不及六分之一。試問現有股東能否增加股本。及如何續行籌股之法。　按現有股東。誠不及六分之一。能否增加。各視其財力及熱度之何如。續行籌股之法。昨已決議。或特別認招。或隨貨抽納。或派股。陸續勸集。要不敢儘現有之股東為限。如各界熱心投資。或一股。或百千萬股。同人倒屣歡迎。惟路貴速成。緩不濟急。從前遲滯。原因甚多。總因實由無款。若再停工待款。損失滋多。昨議一面向中國銀行借款興工。一面招股還款。增加現有廣勸未來。要皆仰賴我愛國愛鄉之學界諸君。登高一呼。為各界倡。則同人所薰沐再拜馨香禱祝以俟之者耳。

一、來函云請股東決議不借外款。按不借外款。早已決議。幸釋㢠念。按原函尚有前借百萬。應卽從速籌還。免貽後患一條。覆函似未之及。不詳其故。

江省學界因有鐵路公司借債四百萬之消息。先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開會集議。致函公司詢問。二十八日又開大會。籌議實行維持鐵路事宜。

聞江西鐵路公司已在大清銀行借定銀一百萬兩。業經該行總理黎邵平允卽撥用。再由董事陳永懋等擔任借銀五十萬兩。俾該路早日成功云。

十一 記湘鄂路線商借外款情形

湖北拒款代表劉心源君四人於十一月間到京後。卽上書郵傳部。其文如下。

竊自兩路倡辦以來。迄今五載。毫無成效。內貽 朝廷隱憂。外啟列強窺伺。皆由湖北民力薄弱所致。職等每一思及 德宗景皇帝集股興修以保利權之 諭旨。及鈞部提倡路政之苦心。未嘗不感激涕零。嗟我人民。罪死無地。幸者前月湖北紳商各界集議成立湖北商辦鐵路協會。並組織公立湖北商辦粵漢川漢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招股簡章。及一切辦法情形。已由前掌廣西道監察御史吳兆泰會同職等呈請在案。其利害得失。久在鈞部洞鑒之中。固無庸職等贅陳也。特月餘以來。未奉 明諭。鄂省人民。各失所依。是以再遣源等匍匐入都。面呈一切。庶下情得以上達。查鄂境粵漢川漢兩路。共計千二百餘里。約需資本金二千五百萬元。除先由創辦人擔任五百萬元外。其餘不分省界。招商承辦。刻下羣情感奮。認股之人。爭先恐後。旬日間創辦股份已確集五百萬元。現決定自本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至明年二月十五日止。爲創辦人繳股期限。所繳股銀。俱存大清銀行。交通銀行。此創辦股份確有的款之實在情形也。其他民間零股。及各省在鄂之大賈富商。尤形踴躍。據職等度之。卽以招股一節而論。已不難集足資本原數。然猶恐其未足恃也。旋由諮議局員商同各州縣士民。又共擔任四百餘萬元。以補不足。然

猶恐其未足恃也。乃於租股稅契房租營業所得各項下。每年約共得二百九十五萬元。以五年計之。可得一千四百六十五萬元。加之沿路人民。願以路線地段材料等項。充作股本者。所在皆是。僅以値拾抽壹計之。至少可得百萬元。再以創議股份五百萬元加入。通盤合算。則與二千五百萬元之原數。所差無幾。而招股之款。尚不在內。夫招股之踴躍旣如彼。派股之殷實又如此。是湖北鐵路款項。千的萬確。毫無疑義之明證也。湖北旣有此的款。卽不敢不稟請商辦。以仰體 朝廷及鈞部歷年懸念粵漢川漢兩路之至意。況恭繹 德宗景皇帝旣以不借外債集股興修垂戒於前。而商部奏定鐵路簡明章程第九條。又以華人請辦鐵路。如係獨力資本至五十萬兩以上。查明路工實有成效者。由本部專摺請 旨給予優獎。以資鼓勵。其招集華股至五十萬兩以上者。俟路工告竣。卽按照本部奏定之十二等獎勵章程核辦各節於後。薄海人民。欽遵無異。此就法律上言之。鐵路宜予湖北自辦者也。近如安徽江西蘇浙等省。類皆由全省紳商。合力籌辦。均邀部憲奏奉 諭旨允准。並頒給關防在案。湖北同受 朝廷覆幬。又何敢自外生成。且四川與鄂。同一川漢路線。廣東與鄂。同一粵漢路線。四川廣東兩省。旣蒙准歸商辦。湖北原與兩省軌接車聯。自應首尾一氣。卽揆諸鈞部父母斯民之心。亦必恩施一體。此就情理上言之。鐵路宜予湖北自辦者也。益以國家幅幀寬廣。疆域遼闊。二十二行省。三大藩屏。無在不宜急設鐵路。便施新政。但年來各部財政。支絀萬分。與其將全國修路籌款之事。均貽累於鈞部。不若俾各省各自圖謀。爲力較易。上可分 朝廷之憂。下可御強鄰之步。蓋一舉而兩得者。閒嘗查閱中國鐵路線表。陷於外人勢力範圍下者。十有八九。其故皆由政府無力興修。而民間又不能擔任。外人遂恃金錢主義。相率乘間抵隙。攫奪而去。往者已矣。來者何堪。此就時勢上言之。鐵路宜予湖北自辦者也。風聞張文襄公所擬借款草案。有自簽押之後十八個月。各國銀行等如無款項交出。其約

卽行作廢。又云簽押後六個月。各國銀行等。須豫備五十一萬鎊、合銀六百三十餘萬元、以備勘路開工費用云云、玩其語氣、所借之債、亦尚須募集而來、其款原不足恃。且彼六個月內。固可豫備六百餘萬元。而湖北句月之間、已得五百萬元。若自批准立案之日起、依奏定鐵路簡明章程、限六個月勘路。再限六個月開工、此十二個月中。湖北鐵路全款。自可籌定無難、更無有十八個月不能驗款之慮。卽謂不然、與其以十八個月寬限外人。使外人挾而謀我、曷若以十八個月寬限湖北使湖北人民切實籌辦、如無的款、再惟鈞部之命是聽、鄂人亦死而無怨、矧籌有的款之多且速耶。鈞部如以某等呈報不實致於期限之外、有誤大局。請治某等之罪、以謝　朝廷、此就事實上言之、鐵路宜予湖北自辦者也。鈞部司掌天下路政、主持大計。自有權衡。如湖北者、原應在鈞部矜嘉之下。不待某等鰓鰓過慮。特以湖北爲天下中心點湖北存亡、卽天下安危所繫。爲此不揣冒昧、偕同人都、謹將湖北境內粵漢川漢鐵路。遵章組織公司。籌備的款情形。據實陳明。公懇鈞部。准予商辦、以順輿情而弭外患云云、諸代表自上書後、謁見郵傳部多次。然仍未得要領。故諸代表均在京度歲、未回湖北、

記粵路選舉改定辦法事

（錄郵傳部致粵督電）

粵路選舉。貴意擬將辦法與權限。先行解決。本部極表同情、定辦法一層、前上鹽電、已明言一票一舉、現在所決者。同日分日之問題、兩黨所持、皆有至理。蓋爲辦事起見、則總協理必須合力關心。故無妨於雙舉。爲防弊起見、則總協理可互相牽掣。故又以單舉爲宜、此二者。一則爲商業普通法理、一則專爲粵路鍼砭、究竟爲將來久遠設想。不得不注重辦事一邊、現選舉辦法、尚擬變通、所有分日同日各節、應俟辦法議定、另行酌奪。權限一層。股東會議決權數自應預定限制、股數遞加則議決權之增加率遞減。惟所減之數、以漸而殺。似不必過嚴。但每人可限以至多

若干議決權爲止。蓋國家以保護百姓財產爲主義。自應就多數財產處著手。卽大股東之視路事。亦較小股東利害尤切也。此種權限。如何定明。應俟斟酌情形。按照戴梁兩尙書所擬新章。參以商律。與蘇浙公司辦法。另行擬定。其代表權限問題。亦須選舉辦法定後。乃能解決。現本部欲將開會選舉辦法。改爲投函選舉。由公司預定日期。先時驗發選舉票。不論股東所居之遠近。將被選人姓名職業。塡在函內。粘貼選舉票。郵寄公司。屆時派官監督。當場開票。如此則無會場紛擾之患。而下流社會。投石持鎗。糾衆滋鬧者。不得施其技矣。此節定議。則無人非代表。其代表權限。可不煩言而解。否則限制代表權數。而四鄉與別省股商。海外華僑。勢難赴會。不能不託人到場。而權利隱受裁抑。同一股東。獨抱向隅。而居省好事之徒。轉得就近把持播弄。爲一網打盡之計。似此辦法。豈得爲公。是平心論之。議事或非開會不可。選舉則決以投函爲宜。似宜預先數日。驗明股票。發給選舉票。如係華僑。可將股票呈領事驗明。由領事具印文到公司代領。如居別省。可由公司於京津漢滬等處。託人代驗代給。其所驗之股票。應暫封存。俟開會後發還。以免重領。所發票張。務須印刷精明。不能僞冒。并在票上注明。此次選舉票。具有擔保性質。開票後編冊彙存。如所舉人員。有舞弊情事。舉者當負責任等語。以杜收買壟斷之弊。各股東卽在原領處繳票。以便彙合緘寄。所有開緘揭曉。均預定期限。過期不收。似此則選舉時雖猶是運動競爭。較之開會投票。實已利多害少。至股東中有未塡姓名籍貫。止稱某堂某部者。此由法律未保護商人。蓄貲者以富爲諱。習慣相沿。猝難更改。各省皆然。廣東情形。尤有與他省不同者。此種股份。多有係祖嘗廟產項下。或神誕會慈善會局所公司等項公款。提出入股。實皆無姓名可指。若強立一經理人姓名。勢必轉生爭競。且原來經理堂產會社之人。例分年輪值。常常更易。尤爲不便。公司發給選舉票。本係按股數權發給本人。既改爲投函選舉。當可無混名冒稱之慮。是股東之實不能塡

出姓名者。但有籍貫住址或姓氏。儘可無庸强令塡寫名字。以上係按粵省情形。通融辦法。是否妥協。尙希卓裁。如投函選舉一節。倘意相同。則調査股東住址。分別函寄。必需時日。明年二月。恐尙辦理不及。擬再展至明年四月朔日。爲開票之期。俾可從容布置。此事大意如此。應擬定詳細條款。俾股商易於遵守。已由本部奏派之龍參議建章。到粵時面謁台端。從容商榷。希卽接晤面商。並隨時電示爲盼。

附記　此次郵傳部派候補參議龍建章回粵。査辦路事。係因參案既發。奏請特派者。聞部意以前派林梁二君。不過專査工程。而龍參議則專査總理及董事局有無弊情事。且有撤換工程司。及追罰舞弊者之權。龍參議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到粵後。十二月初九日。致函粵路公司維協理。約定初九日派于張兩員。親到公司。開査帳目。略言弟等現擬至貴公司。調査一切。于張兩君。自初九日起。按日前去。附上開査約言六則。卽希査照示復。于張兩君。極爲簡略。倘祈遇事指示。至爲感禱。計開。(一)本部遵旨査辦。一秉大公。事事坦懷相與。初無一毫成見在胸。(一)此次査核帳目。凡所問何事。應歸何員答復。作爲確據。應由公司先用正式公牘。開列銜名職守。照送前來。以便交接。(一)遇有不明及誤會之處。各宜平心靜氣。虛衷研究。以求允洽。(一)帳款以數目爲重。收付以核准之單據爲憑。自應兩相符合。所有總細帳目。尤應層層鈎貫。方足以昭核實。(一)此次査辦係奉　旨之件。斷難延緩。擬於開査日起。應問應答。彼此當面書寫。以免函牘往還。久稽時日。(一)査帳時刻。定明每日下午一點鐘起。至五點鐘止。

南洋勸業會記事第十一

·南京·　江甯府物產會。於十二月十一日開徵集出品會。

·安徽·　安徽敎育品展覽會。於十二月十五日開會。二十五日閉會。　甯國府物產會。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開會。至十二月初八日閉會。　蕪湖皖南出品協會。勘定柳村茶園後李紳餘地。建造會場。十二月中。已經竣工。

浙江・浙江出品協會。以保佑坊商務總會爲會場。定於庚戌二月初一日開展覽會。十四日爲止。湖州出品協贊會。於十一月二十四五兩日開展覽會。紹興山會商務分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開出品協贊展覽會。

續記粵商承辦全省鹽餉事

粵督袁制軍前將商人承辦鹽餉事。專電奏陳。前期雜誌已記其大略。玆爲全錄如下。

北京軍機處王大臣鈞鑒。洪密。粵省賭餉之害。迭奉廷寄飭查。經前督張人駿奏陳在先。樹勛奏覆於後。除彩票闈姓。先限期禁絕。其番攤山票兩項。爲數較鉅。餉需所關。必籌有的款。方可一律禁絕。均經奉 旨照准。欽遵在案。樹勛統籌粵省財政各項併計。將虧至一千三百餘萬兩。業另摺奏陳。是賭餉一層。非別籌大宗款項。斷難有濟。因查粵鹽額銷之數。歷屆遞加。現計歲入銀三百三十餘萬。視前數年。已覺增多。然調查省垣城關各處。私銷即已充斥。省外可知。揆厥由來。粵省濱海。地甚縣長。汊港紛歧。防緝非易。鹽戶運商。諸多弊混。私鹽之輸灌。日見其多。官鹽之分配。尙虞不足。坐此不改。或僅爲支節之變更。於鹽務終無起色。加以各項規費。歲縻不貲。暗耗明銷。埒於正課。今擬改歸商辦。照章領取旗照。購運配銷。惟嚴杜洋鹽入口。並預定相當之價。毋俾居奇。原有出納正課。仍筦之於運司。並淨除各項規費。以淸鹽蠹。商人始尙躊躇。迭經諭以大義。以禁賭爲地方除害。應勉爲其難。可望就範。如能每年繳銀一千萬兩。則除運司原收額銀外。其餘即可抵作賭餉。並酌補虧短之用。刻正飭商籌議。期在必行。玆事體大。而不易之宗旨。一曰化私爲公。以裨鹽政。二曰以公濟公。以抵賭餉。三曰兼顧民食。不令鹽價較從前爲過昂。但圖始爲難。在深明大局者。固樂於贊成。而自便私圖者。亦故存反對。如窟穴鹽務中人。則不願改辦。窟穴賭館中人。則不願禁賭。其倚賴鹽規賭費之人。亦羣焉附和之。且時時責官長以一律禁賭。而又不願官長設法籌抵。此種議論。實與破壞無異。樹勛前陳禁賭摺內。即請明發 諭旨。

以示事在必行之意。今既擬以改良鹽務。爲籌抵賭餉之舉。以應興之利。除應革之弊。實於地方大有裨益。謹乞代奏。請 旨敕下度支部農工商部。先行立案。以堅承辦者之心。樹勛仍隨時督飭。俾不爲浮議所惑。俟有成議。再據實奏聞。乞先代奏。樹勛叩。豔印。軍機處奉 旨。袁樹勛電奏改良鹽務籌抵賭餉一摺。該部知道。

袁制軍旋又專摺具奏。陳明粵鹽弊混與充抵賭餉之規畫。臚列十端。一曰。商辦愈於官辦。二曰。商辦祇設公所。不立公局。三曰預繳按餉以備不虞。四曰承辦三個月後按月繳足全餉。即一律禁賭。五曰。商人取具殷實保結。并所繳按餉。分存官銀錢局。及大清分銀行。以昭證信。六曰。承辦各商。仍由舊商組織。而不得不招新商。七曰。預定相當價值。免妨民食。八曰。嚴杜洋鹽洋股。完全商辦。九曰。仍循照舊時引地。不致侵灌他省。十曰。商辦而仍無礙於官築鹽埠。及舊商辦理鹽田。未復指斥舊商及賭徒煽動之異議。聲明粵省情形。非此莫濟。報章異同之論。華僑影響之電。紳士詰問之書。皆不敢爲所動。而以前江督陶文毅公改辦淮鹽。前川督丁文誠公整頓蜀鹽。自行比擬。力請斷自 宸衷。勅下督辦鹽政大臣。從早核議。請 旨遵行。至收入鹽餉一千二十萬兩。除撥還運司原有正課銀三百三十餘萬兩。賭餉銀四百四十餘萬兩。彩票餉洋銀五萬餘圓。官紙廠歲收賭餉報効銀八萬六千餘兩。勸業公所歲收賭餉報効洋銀二十四萬元。又酌給鹽務各官津貼及向有公費。合計八百數十萬兩。可餘一百數十萬兩。惟善後局積虧四百萬。公家負息甚鉅。必須陸續設法撥還。目前尚歲短百萬。亦以此項撥補。仍可歲餘數十萬兩。擬分別舉辦新政。如建築省城商埠各審判廳及模範監獄。推廣巡警。補助學費。皆列憲政九年籌備清單。爲目前至急之圖。又恐賭館一旦禁絕。游手好閒者多。則必添設工藝廠。俾之有所事事。庶幾化莠爲良。擬即飭在勸業公所劃撥項下。實力興辦。倘有應須推廣之處。另行撥款協助。皆取給於此數十萬金之內云云。奉 旨著督辦鹽務大

臣詳查議覆具奏。候　旨施行。

十二月二十九日。廣東京官外部尚書梁敦彥等復以粵商包鹽加餉。流弊滋多。請飭詳細覈議等詞。專摺奏陳。奉旨著該衙門歸併前案。妥議具奏。尚未知度支部若何議覆也。

袁制軍又因外間謠言紛起。特行牌示云。照得鹽務疲弊。迭奉　諭旨整飭。以興利除弊爲亟圖。粵省於鹽務一弊之外。又多賭餉一大弊。兩弊並清。非切實改良不可。前經本署部堂電奏。奉　旨該部知道。嗣准度支部電。謂如有把握。卽分別奏咨核辦。上月下旬。始據運司轉詳該商陳寶琛等所擬章程。及大清分銀行官銀錢局分報收到該商等按餉票銀二百萬兩。并聲明俟奏准開辦。再行提用。本署部堂遂據以上各情分別奏咨。並將外間借箸之詞。不切情事者。逐一解釋。各華僑紛紛來電。有主張加膏捐抵賭餉者。不知煙膏專賣。本署部堂在東撫任內。曾經電奏。格於部議不行。此次全國通力合作。豈粵省所能獨異。其餘條陳。創爲苛細之捐。更無可議之價值。此事旣經奏咨。自應靜候核議施行。此外並未另有部議如各報所登者。顯見有人運動。從中鼓煽。冀遂破壞之私。而使煙毒賭禍。永無廓淸之日。然後大快於心。此種伎倆。當爲國人之公敵。至於未經核准開辦以前。一切暫照舊章。上次部電。本係通行各省。今粵鹽改辦。甫經奏咨。現在暫照舊章。更無疑義。此間界線分明。不相攙越。各該商等毋須妄生疑慮。更不必徒聽謠言。此後如有確鑿部電。應行宣佈者。自必隨時宣佈。現在甫經奏咨。部中亦無憑解決。報紙所登。屢屢失實。合行牌示云云。

袁制軍又致桂撫電云。日前廣西諮議局來電。以粵東賭商承充鹽餉。並以鹽價昂貴爲疑。當覆篠電由曾處轉交。頃又接該局效電。仍以鹽價一層。粵垣如逾五分。西省必昂多一倍。貧民恐難負擔。越鹽且暗暢銷。請酌辦等語。查西省鹽價。向視粵垣。自必較昂。猶之湘省所食淮鹽。每觔需一百二三十文。弟係湘產。固所深知。湘省僻瘠。不下於

桂。未聞因鹽貴而重困貧民。蓋湘人食鹽歲費有限。稍有增加。不致過累。況現定粵鹽將來至貴不得過五分六釐。原係仿照從前已有之價。何以同一價逾五分。從前可以負擔。而今因禁賭之故。反不能負擔乎。鹽課爲國家稅本日又奉 旨。飭臣會辦鹽政。所有粵省改良鹽務情形。自應分別奏咨。以期妥善。如遇兩省有牽連關係之事。確在諮議局範圍以內者。自應照局章辦理。乞轉劉知照。

桂撫張中丞覆電云。電敬悉。籌鹽款以抵賭餉。我公善政苦心。極爲欽佩。承示將來鹽價。仍係仿照從前已有之價。鹽果不至加貴。桂人自無從異議。惟因商人所承餉。較前增加數百萬。章程內容如何。桂人又未深悉。其疑係取盈於鹽價。亦理所應爾。岐愚意莫如由我公將承商所稟章程。先行宣布。俾咸知所增之餉。並不出於鹽價。則羣疑自釋。辱垂詢。敬獻芻議。當否仍候卓裁。

袁制軍又覆電云。電悉。承商章程。須俟奏咨後宣布。連日正飭詳細確訂。至於鹽價不逾從前已有最昂之數。早經牌示。此事發起時。曾先電奏。奉 旨該部知道。嗣又與部中往復電商。因事未大定。故未宣布。茲擬先將電奏發表。並抄送尊處。祈代宣布。並登報周知。

按粵商承包鹽餉一案。粵人爭之甚力。廣西紳民。欲要求廣東於此項鹽餉中。歲撥一百萬兩。爲廣西興實業。以抵其食貴鹽之虧損。福建亦欲踵之而起。其抗爭不可謂不至矣。

又按粵省某報曾將該省鹽價調查詳晰。錄於報端。特爲照錄如下。

一全年鹽引。約消鹽五百萬擔。鹽商現定估價每擔二兩三四錢。約共值銀一千二百萬兩。 一私鹽年約五百萬擔。每擔約值銀一兩五六錢。約共值銀八百萬兩。合共每年鹽價約二千萬兩。 一新商承辦。自必杜絕私鹽。以每斤五分六釐計算。得銀五千六百萬兩。連上比較。民間多出鹽價三千六百萬兩。 一新商所擬章程。每年約消鹽七百五十萬擔。運至省城。成本每斤九

釐五。計需本銀約七百萬兩。 一估價每斤五分六釐。約賣銀四千二百萬兩。二數比對。獲利三千五百萬兩。 一認繳餉銀每年一千二百萬兩。 一支銷經費。每年約一二百萬兩。計可獲溢利二千七百萬兩。若辦理稠密。杜絕私鹽。則獲利仍不止此。今因籌抵賠餉四百萬餘兩之故。致小民每年多出鹽價三千餘萬。以飽少數人之私囊。非得計也。

西藏近事雜述

▲庚子事定以後。英人卽有展築印藏鐵路之議。刻聞英國駐印總理大臣。實欲測勘路線。以期由印入藏。由藏入川。彼時中國川漢鐵路。亦可告成。印路適與之接。遂由印達鄂。而與京漢粵漢各路。一氣貫輸。商利大興。商權在握。故中國川漢鐵路借款。英倫日報極力鼓吹。聞英政府亦極願贊成。推其意之所至。蓋欲聯合達賴。以抵制他國之侵略也。

▲樞府因西藏達賴班禪兩喇嘛。互生意見。關係大局。擬請 特頒漢藏文 勅諭兩道。發交駐藏大臣。轉賜兩喇嘛。飭令愼守藩封。護持黃敎。和衷共濟。外侮無自而生。勿得輕信人言。致滋擾亂。日來頒發到藏。三大臣遵卽派員齎 勅分別傳知。

▲駐藏大臣密電政府。達賴聞西藏將改行省。甚不滿意。且已現阻撓之象。務請妥籌辦法。電示遵行。

▲達賴喇嘛自俄歸藏。貌似歸依上國。心實倚仗外人。理藩部累次催取藏中案牘。竟置之不理。察其原因。不外歷年多與外人私約。甚恐洩漏機密。近聞又與某某兩國。潛訂密約。約中許以礦權。乞其保護。妄冀力阻政府。不克改建行省。設立民官。甚至延致二俄人。令充堪布。所居室中。復時有英俄兩國人隨時出入。卽其所屬各僧官。亦且不許偵探。趙季鶴大臣訪得隱情。電告政府。一面極力防備。且喩以目前尚無改省確信。 朝廷深仁厚澤。所宜頂戴不忘。然達賴仍疑信參半。此藏地之所以多事也。

行館接奉樞垣電。飭達賴喇嘛密派親信堪布聯合俄國。

訂立密約。據出使大臣薩蔭圖密報。實爲全藏存亡之所繫。除電囑俄使館續查虛實外。務須嚴密刺探。以便迅籌抵制。溫趙聯三大臣覆電。略謂俄藏有無密約。現尚查無確據。惟某某兩國。覬覦前後藏路權。日甚一日。故於達賴一面。多方籠絡。百計要求。達賴已似有允意。我若先發制人。示以興辦路工之標準。庶幾銷患未萌。不知軍機處及郵傳部何以爲計。或謂已屢與川督趙次珊制府。往返電商矣。

京外近事述要

東三省　籌辦海軍大臣洵貝勒等遊歷各國。旋由西伯利亞乘火車回華。當行經哈爾賓時。拘獲前在安徽起事之熊成基。

江西　江西憲政日報。出版半載。頗能直言無隱。官場遂忌而恨之。適該報載有自由居室新聞一則。初未指實某氏。忌者即坐以誹譏之罪。稟請當道將該報封禁。

廣東　粵省自奉明諭開放世僕後。三水縣各村世僕。即組織一會。會黨聞有三千餘人。小塘岡村世僕。曾接其黨來函。謂刻已購備槍械。專以仇殺舊主爲事。先小塘岡陳姓。次小塘岡鄧姓。後及於官員。幷決定來年元旦。一律帶頂子穿袍帽賀年。如各鄉主人出而干涉。則當以毛瑟鎗對待。我等孔武有力。一可當十。事無不濟云云。越數日。即出有世僕糾刧舊主焚斃八屍九命之案。可謂兇慘極矣。

廣西　廣西右江道所屬。近來匪亂頗熾。經清鄉員紳查得匪股數目如下。閱之亦足使人驚心動魄也。

柳州府馬平縣。共有二十一股。柳城縣十七股。象州三十八股。來賓縣十三股。維城縣七股。融縣二十四股。懷遠縣六股。維容縣十一股。中渡廳四股。

思恩府遷江縣十三股。上林縣五股。武緣縣十一股。賓州二十二股。

慶遠府天河縣三股。宜山縣十二股。忻城土縣三股。東蘭州七股。河池州十一股。鳳山土司九股。

潯州府桂平縣三十八股。貴縣三十四股。平南縣二十九股。武宣縣四十七股。

各股以沈亞英等爲最多。約百餘人。韋老七等股。則每股數十人。至少者亦十餘人。合而計之。爲數不少。

·雲南· 雲南分防馬使克地方之第三營中右後三哨勇丁。多隸粵西籍。十一月望夜九點鐘。發號攜鎗。同時叛變。該處距越南界極近。先由蒙道電派各營。分路兜捕。業已逃竄出邊。即經電越截剿。旋據報變兵由板浪竄至猛康。擬由河陽三圻一路。聯合越匪革黨。四出騷擾。革黨正被法兵搜剿。進退維谷之際。得變兵以助聲威。擬改由廣南八角竄入廣西。現尚停猛康未行云云。當由滇督李制軍電告廣西提督龍軍門。飭屬一體防剿。

▲▲十一月二十日。法人滇越鐵路火車軌道。自老開至宜良縣一段竣工。於是日行試車禮。乘客甚衆。此次工程之速。出人意外。據法人報告。宣統二年正月間。即陽歷二月中。該路全工可以告竣。直達雲南省城。現時操作者三萬餘人。日夜從事不輟。聞有越南東京人民。亦一同工築。故該路工程之前途。實非中國各省鐵路所可比擬也。

各埠華僑近聞

·安南· 閩督松制軍以越南法官苛收華民身稅。電咨外務部。請與法使商除此項苛稅。聞已經外部允許。茲錄電文如下。 頃接越南商會稟稱甲午役後。法官違約苛收華民身稅。前懇力拒挽回。本年六月間。法官開大會於河內。僅允蠲免婦孺及老人每月五毫之身稅。及過埠紙稅款。其餘人身稅。仍令照納。且新增嚴酷事例八十餘條。勢如火上添油。除職會聯集東京各埠華商。公呈駐越法督。申明公理。請甦商困外。伏乞鼎力維持。無任迫切等語。查越南地方華僑最夥。內附至殷。據稟法官違約征收身稅。及一切苛待情形。實爲可憫。合亟電請貴部轉商法使。及法國外務部。務即撤除身稅。照約保護云云。

外務部旋據駐京法使聲稱。法國已允將法國屬地華僑身稅免其征收。外務部即電告駐法使臣。囑令轉飭各埠

領事官。查明免收情形。詳細電覆。

·南洋· 爪哇諫議里中華學堂學生。被荷蘭學生無故凌辱。捏詞控告。及荷官蓮律苛罰等情。已詳前期雜誌茲將該學堂總董上陸欽使稟詞。照錄於下。

（上略）竊董等曩在諫議里組織中華學堂一所。歷來相安無事。詎本年十月二十日午後一時。有學生施昆融由家入校。道經葛辣塡南街。突遇荷蘭學生阿力丁末峇攔住。將渠痛毆。施昆融畏其蠻橫。不敢與較。逃逸而免。二十一日午前七時。該荷學生阿力丁末峇行經學生楊隆邱家門首。楊隆邱詢其是否昨毆中華學生。該荷學生抵賴不認。時學生施興賢適由楊隆邱家內行出。詢問情由。該荷學生卽云汝敢與我對敵否。施興賢未及回答。該荷學生驟起撲毆。楊隆邱趕卽勸阻。亦被一幷兇毆。旋卽悻悻而去。瀕行又云。下午當再至復毆。及至午後一時二十五分。該荷生果又率領同學荷學生二人。巫來由學生二人至中華學堂門首之橋端。時各學生咸在該處休息。該荷巫學生等。瞥見施昆融。卽蜂擁上前。將施昆融撲跌倒地亂毆。當有學生胡百調、陳德昭、陳芳玉、魏廷仁、韓德興等。竭力勸解而散。幸兩方面悉未損傷。豈料該荷學生。徑赴荷署誣控。謂被中華學生集衆毆擊。荷吏衣白衣冠草帽。盛怒不可遏。並偕該荷生。直入中華學堂講堂。並不查詢顛末。僅令該荷生指認何人。開列名單而出。未幾。卽帶同甲必丹馬來警察等。復入教室。將施昆融等八人拘去。二十二日在署集訊。該荷吏首向中華學生曰。我荷人在此。無論是非。有權使汝華人入獄。自一日至三月止。既而謂荷學生曰。我荷國既富且強。具有魄力。對待華人。並可將其拘入囹圄。汝可放膽言之。於是荷生遂僞言中華學生羣相毆渠一人。荷吏憑信一面之詞。不許華學生分辯。卽用步里西落之苛律。判楊隆邱年十五歲。施興賢年十五歲。各入獄罰作苦工三個月。韓德興年十二歲。施昆融年十二歲陳芳玉年十五歲。陳德昭年十二歲。魏廷仁年十五歲。各入獄罰作苦工一月。伏思步里西落苛律。昔係治

爪哇土人所用。此律本極野蠻。不問枉直。可任荷吏一己之喜怒判行。土人係亡國奴隸。不足與論。吾華堂堂大國。僑斯土者。何堪亦遭茲野蠻手段。此律一日不廢。吾南洋僑民生命無一日不在恐慌垂危之中。本年吧城華商賴有仁。爲荷婦誣爲收買賊贓。荷吏不問情由。判入獄三月。凡有血氣。莫不共憤。乃曾幾何時。又有學生被誣入獄之事出現。荷人之有意侮辱僑民。已非一日。矧此次學生年均幼稚。縱與荷學生互毆。荷例亦僅罰銀二三盾而已。況荷學生毆華學生乎。輕重倒置。非法虐待。至此已極。若不設法爭執。於爪哇全島學務大生阻力。恐中華學堂學生從此俱將舍中學而入荷校矣。此事發生。全體華僑莫不引爲奇辱。昨已將茲事端倪電達。蒙示案無頭緒。無從核辦。現在衆情惶急。不得已延請律師赴巴城申訴。吾　欽憲能維持於上。董等力爭於下。或者易於著手。茲再將中華學堂學生被拘始末。縷爲陳之。務求主持交涉。以全國體而保民命。惟步里西落苛律。當時原非爲治華僑而設。此時波及僑民。變本加厲。暗無天日。惟有切求與荷政府嚴行交涉。將此步里西落苛律廢除云云。

聞此案自經延律師赴吧城總督處申辯後。吧督已批示。免再查究。可免入獄。然學堂一切運動費。已耗去千金矣。

▲▲明年。華僑來往爪哇各埠。可以行動自由。免請路紙。從此可偕巫人荷人等雜處山中。不致再限於唐人街一隅偪仄地矣。

▲▲中國駐荷欽使。已與荷政府訂定約章。明年中國准可派領事至爪哇駐紮。

▲▲步里西落律例。（卽罰苦工入獄三月之律）聞亦可解除。然此事尙未簽定約章。惟可望其廢去云

美國·　美國政府前擬將金山埠審驗華人案件之關署。遷往煙租埃崙地方。經中華律師函知華商總會。迭次集議。具稟美政府。請勿遷移。旋得商工部卿尼古電覆。未便照准。須俟總統塔虎脫回京。方能定奪等語。既而總統已回京。而於不移關署之事。絕無消息。及張欽使到埠。各紳

商同到旅館。面謁張使。談論此事良久。張使到京後。即與美政府交涉。請勿將關署搬遷。若不能達其目的。則派中華律師卡路曲。親赴美京。與商工部及總統商議。力爭此事。該埠華商已致電中國各處。請於關煙租埃崙關署之日。懸素一天。以爲國恥。即於是日實行抵制美貨。而爲文明對待。

中華律師卡路曲告人云。此事經與張使及輪船公司商議。但如何辦法。刻下未便明言。又云本埠華商如不能阻止遷移關署。定議懇求輪船公司略增收船費。另建潔淨木屋一間。以爲華人入美候審之所。或由華商捐資起建。將來收回食宿之費。以爲彌補。聞輪船公司對於此事甚樂贊成。惟准與否。須俟美政府核議。方能定奪云

該埠華商總會日前詳稟伍公使。請向美政府交涉。駁拒遷移關署。以免華人來美。諸多阻滯。旋奉到伍使來批。謂美擬遷審廳於煙租埃崙。於華人來美實屬不便。當經本大臣照會美外部。力爲駁阻。俟照覆到日。再行飭知。云云。

▲▲前有華人曾北等由墨國到美。被拘在亞罅笴拿省祖笋埠獄中。特投函該埠會館。請即設法拯救。函中詞意。悽慘情狀。不忍卒讀。照錄如左。

竊僕等因僑寓墨國。饑饉洊臻。工業無靠。寒餓交迫。不得已赴美謀生。冀以保延殘喘。詎美差藉以無册爲詞。拘入獄中。計至入獄之日。前禁於那家雖。後禁於祖笋。相延至今。已有八十餘日。卒未釋放。悽愴何堪。更有甚者。則監房狹窄。堆積華人七十餘名。以咫尺之地。跼蹐其間。臭氣逼人。衛生固已有礙。疾病因此叢生。骨立形消者。固屬彌多。抱病不起者。亦復不少。嗟嗟。身困囹圄。度日如年。如不蒙釋放。萬一含冤而斃。慘何如之。查萬國公法。越國謀生。奚有監禁之條。更無有監禁數月之理。且其罪又不當與美國兇犯相等。今竟將我華人同下一獄。公理奚存。其苛禁我小民猶輕。其蔑辱我國體重大。今僕等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危在旦夕之際。迫得具情上懇。伏望轉稟我國欽使。照會美廷。迅速省釋回國。以免瘐斃。感恩不盡。云云。

記載第三　中國時事彙錄

古巴　古巴國華商梁新等。日前以旅居無約之國。恐致利權損失。特稟請伍秩庸欽使前往古巴。與該國政府商訂中古商約。茲錄稟稿如下。

竊查我華人現旅於古巴全島。不下三萬名口。散處城山百數十埠。大小商店千餘家。營業資本約值千萬有奇。自美日戰起古巴立國以來。迄今十有餘載。計兩遭變亂。迭告凶荒。華僑生命摧亡者數千人。財產損失者數百萬。大率明被殘殺焚掠居多。倘有約可循。應得照索賠償。不至毫無彌補。今雖重歸自主。外而强鄰尙伺其隙。內而爭黨猶伏其機。商等居留於茲。時作驚弓之鳥。通商無約。挾資營業。旦夕實有難安。梁前使憲在任時。商等曾經稟請訂約在案。未蒙莅古。焦盼容懸。倘使風鶴再驚。性命身家。其何殊於纍卵。近覩祕國。可鑒前車。卽論尋常貨物運輸。客商出入。稅苛禁酷。每有難堪。商等在在防維。非同過慮。此萬分緊要情形。較逾於別國者。固在憲臺洞察之中。迫得披瀝稟陳。懇恩俯順輿情。迅與古巴政府訂定通商條約。俾萬民稱便。兩國交和。商務賴以保全。利益得享優待云云。

澳洲　澳洲聯邦議院。現議改訂特別之新例。限制華人。月前九號開議院時。經將此事提出。其最要之苛例。約有數端。

一、凡亞洲人居留之地。如非私家屋舍、寄居客寓、餐館酒樓等類。凡屬洗衣館。或寫字樓及各屋宇等。如有亞人或用亞人一名以上者。均當與工場同例相待。

一、凡亞洲人之地。凡有修整物件。製造物件。以供發售或交易者。夜間皆不准作爲住宿之用。

一、凡亞洲人字樣。自後均改爲華人字樣。因其餘亞洲各地多爲英國屬土。不當一律而論也。

記載第四　世界時事彙錄

記巴爾幹同盟運動

勃牙利與塞爾維亞兩國素有隙。十一月末。勃牙利王赴塞一事。兩國漸有親和之象。塞王宴勃王於王宮。侍者惟兩國王族及公使與外部大臣。塞王述歡迎之辭曰。南方巴爾幹斯拉夫民族之未來。一視敝國與貴國交誼之親疏以為斷。勃王則答之曰。敝國之政治家。亦謂巴爾幹諸小國之幸不幸。視其一致與否。今後不問何人。於此大方針。當無倡異論者也。

奧土與巴爾幹諸小國之利害關係最密者也。往者勃牙利對於土國。塞爾維亞之對於奧國。賴列國力僅得排解。當亦論者所尚記憶也。今舉兩國輿論一二則列下。可以推知兩國對此問題之態度焉。

奧國維也納之新自由報論此事曰。勃王弗捺爾基難多者。具有明慧之頭腦。彼以維持其利益。而與俄國交權。則彼於今日當不忘奧國於彼之平和固有所盡也。

土耳其外部大臣在議會中答議員之質問此事者曰。勃牙利與土耳其交誼親密。必不至有意外反抗之事也。

然則奧土兩國之人。對此問題。若視為未足為意者。而其危機則固伏於此矣。

記美國公司律編纂之規畫

美利堅脫辣斯特（大公司）之弊。久已表暴於世。其作奸犯科。以壟斷市利者。不可僂指數。近者如罐頭公司事件。斯探打石油公司事件（現方受最高法院判決）其著者也。大統領塔虎脫乃規畫改正公司律。以制限脫辣斯特之威權。其改正要點。一則務去誤會而罹網與夫因法以作奸之弊。一則主事事公表而不為隱祕之舉動。歷來美國議會議駁公司律之理由。以恐張中央之政權而殺各

州之勢力。今則商部大臣那格爾氏。業已證明此事。除以中央政府統一之外。別無他途。而塔虎脫氏又懸於各州之運輸者。往往以廉其州內運費之故爲藉口。而高其往來各州之運賃定率以爲抵償。諸如此類。非統以中央政府。莫能爲理。因是提出此案之意益堅。大約不久可望實施也。

記列國海軍擴張規畫

德意志　德之海軍豫算。已見大事記中。除以舊年已造軍艦就役而費用大有增加外。其前年十一月十二月進水者。有德列多腦戰艦三艘。因憑西皐爾一艘。又於千九百十年進水及起工者。有因憑西皐爾二艘。其他則已決定建造而尚未興工者也。（統以上計之凡十一隻）至於前年豫算超過額之半。則以充建造潛水艇之用。以外則巡洋艦六隻。驅逐艦二十四隻。皆方從事建造也。

美利堅　美國擬造之軍艦。爲德列多腦式戰艦六隻。驅逐艦十九隻。潛行艇二十隻。

英吉利　英國所擬建造者。爲因憑西皐爾及德列多腦式戰艦十三隻。巡洋艦十二隻。驅逐艦四十一隻。潛行艇十七隻。

各國之比較　據美國華盛頓海軍省千九百九年之報告。世界之八大海軍國。德意志由第四遽超過美法而占於第二位。寖與英國抗。日本之定議建造。視前年踰五百噸。惟法國則無所增加。以英與他國之比較言。則但就德列多腦而論。則現有之數。英七隻而德美各二。以近來規畫者而論。則德美共爲十七。（德十一）而英祇有十三。英國海軍之力寖衰矣。

記俄國造兵廠擴張

俄國豫算案。於海軍戰艦建造規畫。大行擴張。於造兵廠亦大加增擴。如奧布何夫礮製造所。今之所能製造者。歲可製十二吋礮十二門。將來可增至九十六門。伊曹拉造

兵廠。歲可製甲鐵二千噸。新法案則增爲一萬噸。海軍部所屬之造船廠及褒爾提克造船廠。亦大有所改革。此數兵廠所費之數合計之蓋二千四百萬盧布云。

參考　近者日俄再戰之說。迭見於歐州新聞間。雖俄國屢否認其說。而實際正未可料也。

記德奧意三國同盟之動搖

德奧意同盟事。新聞中屢載諸國君相演說語。皆自宣言其鞏固。今者意國新聞中。發表一反對同盟之匿名論說。錄之如左。

三國同盟之眞實條項。今尚秘密。其互相所負之義務如何。吾人不可得詳。或曰。求意大利之安全與平和。以此同盟爲不可缺。或則反對之曰。此同盟者。不止於意國不必要。抑有害也。今且勿騖於理論。試研究三國同盟之實力如何耶。對於三國同盟之實力如何耶。觀左表可以明矣。

德奧意陸海軍表

陸軍	德意志軍團數	二三
	奧國同	一五
	意國同	一二
	第一線第二線之步兵師團	一七七
	騎兵師團數	一六
	礮數	九·五四四
	陸軍兵數總計	四·五五○·○○○
海軍	戰艦	六一
	裝甲巡艦等	一○○
	噸數	一·二一七·七五七
	礮數	四·二○二
	水雷艦	二三八
	潛水艇	一八

英法俄陸海軍表

俄法陸軍	法國軍團數	二○
	俄同	二六
	第一第二線步兵師團數	一六三
	騎兵師團數	三一
	礮數	八·九七二
	兵數合計	四·○八五·○○○
英法俄海軍	戰艦	一○六
	巡艦防艦	二○八
	噸數	二·八八八·三二二
	礮數	八·六三五
	水雷艇	五三三
	潛水艇	一五八

觀此。則知德與意與英俄法。陸軍雖可勉强支持。而海軍力則相懸甚遠。此誠我意國所不可不熟計者也。登此論說之新聞。爲含有半官報之性質者。故此論頗惹列國之注意。然則德與意同盟之前途。未可謂其安全也。



文件第一 奏牘

署理兩廣總督袁樹勛奏劾鐵路弊混摺

(上畧)竊維公司定律。由股東公舉查賬人。每年查賬一次。出入款目。於開會時宣布。所以堅股東之信仰。而圖實業之擴充。法至善也。粵路創辦之始。股東踴躍爭先。義形於色。乃時逾三年。用款至七百餘萬元。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尚有合興公司原築三十餘里在內。於是物議沸騰。徧於遐邇。經前督辦大臣大學士臣張之洞。電派駐粵分局總辦調補廣東高雷陽道王秉恩。會同總協理。監視清查。自本年三月初一起。至九月始行竣事。茲據王秉恩稟稱。該公司歷年進出各賬。祇有年結。具詳結算情形。股東概不與聞。卽每年二月。公舉查賬。亦屬循行故事。並未認眞調查。此次公舉政界。實爲創格。自應從速確查。以慰股東之望。原擬自三月初一日起。以兩月爲限。無如各賬目紛紜糾葛。出入收支。既無一定規則。又無蓋用公司關防之簿籍。一經簽詢。輒諉爲疏忽失察。縱無弊端。已屬非是。况顯然昭著。實已彰彰可考。不容諉卸。如收九十餘萬大元。並不註明大元。欲以角子相混。冀乾沒銀水四萬餘兩。又存放銀號之款。有五十餘萬。不計息銀。至如新泰厚元記銀水不符。簽詢。則認爲錯

誤。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存款數目不符。簽詢。則認爲忘記補列。此皆彌縫未工。飾詞欺掩者也。其工程處歷年購買外洋物料單據。總工程司鄺孫謀久匿不交。迭催數日。始將洋單交出。查對尙未齊全。第就其送閱各單。及合同來往信件。用中文譯出。詳細勾稽。擇其可疑之處。反覆駁詰。鄺孫謀答覆。或前後異詞。或避重就輕。或問非所答。或飾詞推諉。所有迭次答覆各詞。均經報紙登載。現又刷印成帙。分別布告。其中有重支浮支合同單據關係鉅款情節較重。故倂將原單映出。以備檢閱。此外工程各弊。如擅自包工。及支價多於原約。曁開報工程。浮用泥石。井碼丈尺。並不將平水單同時發出。種種狡譎情形。亦已率同該委員等。詳細查明。佈告中外。綜核粤路接收已踰三年。總理已歷兩任。用款至七百四十餘萬元。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尙有合興公司原築三十餘里在內。平均牽算每里應需成本銀五萬七千餘元。若將製造廠車頭車輛機器材料等銀。照商辦性質攤入成本。倂計約每里應需銀六萬五千餘元。且由迎嘴站至源潭一帶。尙未鋪墊碎石。而自上年冬間源潭開車後。直至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始接展至潖江口。計路一十餘里。內有叔伯塘路工及湖洞橋翼牆。於三月間傾卸破裂。悉經委員查明情形。一再稟請前督辦大臣。檄行公司。設法修復完固。乃開車不過十餘日。叔伯塘等處。又遭雨傾壞。復停車修築十餘日。始再開行。至養路費。計自

開車之日起。至宣統元年二月止。區區一百餘里之路。已用去銀十七萬餘元。任意支銷。幷無預算規定。其購料洋單。及工程合約單簿。路線圖表。平水底單。迄未交出。無憑調查。該路開辦至今。三年之久。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現在二期股銀。已收至八九成之譜。而核計現存銀僅五百餘萬兩。尚有四百餘里之路未修。且韶州上平石一帶約百餘里。至今未測定路線。豫籌路費。即使三期股銀。如數收足。亦有不敷之慮。況股票近來跌價甚鉅。二期股銀之所以勉及九成者。因上有督辦大臣之維持。冀收桑榆之效也。若不及時整頓。三期股銀。將何所望。查浙江鐵路總理湯壽潛。不受薪水。費省工速。廣東甯陽鐵路總理陳宜禧。以美國工頭出身。回籍創辦甯陽鐵路。月受薪水祇八十元。而歷三十五閱月。全路一百二十二里。即已告成。每一華里。建築費及車輛材料等項。平均計算。成本僅二萬餘元。惟粵路總理梁誠。每月支薪銀二千兩。凡事悉聽董事局及總工程司所爲。把持播弄。不敢干預。釀成腐敗不可收拾之局。迨查賬吃緊之時。梁誠並未核准辭退。亦未交代清楚。輒自起程晉京。董事金菼。尤爲粵路之蠹。總工程司鄺孫謀。月支薪水港紙銀二千二百兩。此次匿單抗查。固屬罪無可逭。況在工三年。成路如此之少。縻費如此之多。作弊如此之甚。工程如此之草率延緩。前經股東指攻。臚陳罪狀。彼猶要結金菼。代爲洗刷。聯絡胡舜琴。爲之爪牙。且利用洋

工程司。以掩其短。實屬貪劣無能。恭閱邸抄郵傳部奏特參京奉汴洛鐵路貪劣各職員各摺。欽奉 諭旨革職。永不敍用。并著地方官驅逐回籍。不准逗遛各等因。仰見 朝廷重視路政之至意。今粵路公司諸人。敗壞路事。核其情節。較諸京奉汴洛諸人。似有過之而無不及。應如何奏請從重懲處。並咨部維持。以裨路政。不勝屏營之至等情前來。事關粵東鐵路全局。既據澈查稟報。不敢壅於 上聞。惟該路前經奉 旨歸郵傳部管理。應如何 敕部嚴加考核。整頓維持。俾公司用人行事。有所激揚。 聖上自有權衡。非臣所敢擅擬。(下畧)

奉 硃批著郵傳部切實查辦。欽此。

又附片

(上畧)續據駐粵分局總辦高雷陽道王秉恩稟稱本年七月初五日。據查帳委員等稟報。調查工程處批發貨物。據見有生利號十餘單。內簽洋字。筆畫不淸。細驗所蓋懷如道坦四字圖章。與鄺工程司所用圖章。迴不相同。又無貨倉圖記。當卽留心稽查。本日竟有持生利僞單。又到公司工程處帳房領銀。經帳房周辛垣及管理黃兆雲。將人單扣留。詢明其人名梁財。卽盧譽結。順德縣人。自去年十一月起。由工程帳房朱商賢串同僞造號單領銀。共計先後十餘次。領得銀二千四百餘元分用。現鐵路公司已將梁財移送南海縣訊究。旋准該

公司總理梁誠照會。稱朱商賢即董事朱南洲之侄。已於初九日。據朱南洲將朱商賢拘獲。解南海縣收訊。其騙領銀兩及購獲朱商賢花紅。均由朱南洲湊足繳還等語。而股東鄭道鎔等。又以周辛垣許才之黃兆雲等三人管理公司帳目。憑僞單發銀歷九月之久。十餘次之多。均未比對覺察。求分別治罪。現正飭縣分別訊究。又八月二十三日。准該公司協理咨呈。查戊申年六月二十五日。匯新北機司鎔驗費折實洋銀一千二百六十七元一毫零。再於六月二十九日。匯犁得勃鎔驗費折實洋銀一千二百七十五元四毫零。查此二次金鎊數目。係照時價折實。惟新北即犁得勃係屬重支。經於本年四月三十日繙譯員朱琴叔收銀。如數交回帳房照數收進。又戊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匯獻蘭非鎔驗費折實洋銀一千五百四十九元零。再於本年二月十七日。匯閑倫鎔驗費折實洋銀一千四百九十九元零。查此二款金鎊數目。係照時價折實。惟獻蘭非即閑倫係屬重支。經於五月間繙譯員朱琴叔取回萬國銀行如數銀單二張。交存帳房。查以上兩件。雖錯誤重支。而銀已填還。又查戊申年六月二十九日。匯喝式鎔驗費洋銀四千五百一十六元。原單金鎊四百二十一鎊。鄺總工程司減去二十一鎊。祇匯四百鎊。復於二月十三日。匯閑色格鎔驗費洋銀四千九百八十九元零。此係四百三十一鎊之數。喝式即閑色格。顯係重支。此皆繙譯員朱琴叔經手。

自應傳問追補。查朱琴叔。名崇德。係新會縣舉人。該總理派充公司繙譯員。由外務部委充哥美埠。繙譯調赴仰光。六月辭出公司。先已啟程。現查追朱琴叔家屬。如數補交歸還。俟交清再行具報等由。當查文內所稱重支三款。已經查帳員查出布告。惟現文皆稱朱琴叔經手內有兩款。已如數交回。而核計支出日期。均歷數月之久。直至委員查出始行繳回。其中自有情弊。似不能僅以收回了事。且尚有一款。計銀四千餘元之多。尤不能置身事外。又粵省各報。載有頭段支應員朱培林。係總理梁誠兒女姻親。現因梁誠辭職。有人指揭朱培林虧去公款一萬三千餘兩。公司派人檢查數目。實有其事。朱培林即逃去等語。據股東共濟會鄭道鎔等函請澈查。並稱各段支應員衞章甫黃際唐鄺君質等亦有虧空。又支應員沈伯銘前虧之款。尚未塡還。請一併澈查等由。前來查公司內虧空重支各弊。久已嘖有繁言。現因委員查帳。大致皆已彌縫無迹。乃朱琴叔朱培林兩人。未克塡補。致被指報。似應按照商律。嚴予處罰。庶足以儆效尤而維路款。應請咨明外務部。飭調朱琴叔回粵。清理賠繳。一面責成粵路公司。查明朱培林等虧空何款。飭緝嚴追究辦。再本年閏二月初二日。該公司總理梁誠電督辦大臣及郵傳部。內稱黃埔添購屯積地價。約銀四十餘萬兩。當據股東鄧植槐堂等函告。查購地局三年之內。並無此數支出。請將該處地方契切實調驗等語。亦經

飭行查帳委員查取稟覆。隨訪聞該處地價實無如此之多。亦無如許之地可以購買。公司諸同人因築路成本費太鉅。恐被指摘。故將成本費撥入購地價內。以爲掩飾之計。俾期符合原電每中里築費約二萬元之語。實則並無此地可以購買。帳內亦未支有此項數目。任意虛掩蒙混。卽此可概。至安徽候補知府周麟述充公司購地員所購之地。聞價銀尚多未經清交。且有不實不盡。人言嘖嘖。現飭將公司原日購買地畝價銀冊全行刷印。發各業主自行取閱。如有轇轕未清及數目不符者。卽可自向清理。或稟地方官查明究追。又訪聞二期股銀。有虛收八十餘萬之事。經飭查帳員留心確查。隨據查明收支所支數有支代滬分局交各善堂股銀三十八萬六千餘兩。又支各善堂兩條未對數銀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又支佛港未匯到股銀三十三萬二千兩。以上各款。皆未聲明係交某善堂銀若干。及佛山香港上海某字號。當經簽出詢問。據其答復詞語極爲含糊。未盡吻合。訪聞此款係金炎周麟述梁玉堂郭道之等。揑報入收。故重行支出。並無各處收條。誠不知是何居心。現在此款業已開支。若其久無著落。則前期股銀。又少去八十餘萬。亦應嚴飭該公司。迅速查明。從實布告。以釋羣疑等情前來。查商辦公司。全賴出入帳目。絲毫不苟。方足以昭大信。今粵路公司種種弊混。無異監守自盜。應如何從嚴懲處。並亟施補救。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敕部

併案嚴核施行。

江西提學使湯壽潛奏稿 節錄

按此摺稿未見官報。然各報登載已久。當非訛誤。故照錄之。惜各報均係節登。未見全文耳。

一提早國會以集中央之權。論者謂國會一開。反對中央權益難集。臣獨以爲不然。今非預備立憲之第二年乎。立憲以統一爲主義。統一以集權爲急務。而中央非得國會爲後盾。其權旁撓於督撫。而號令有所不行。此爲中國圖强之大害。自髮捻既定。督撫漸專。外重內輕。已非一日。中央自審大勢爲督撫所把持。才略亦不足以勝之。重以非情則賄。多所牽掣。遇事中怯。明窺其蘊。而不便直發其奸。於是悍者偃蹇已慣。愿者麻木不仁。一政令也。司道守令逐層諉卸。付諸胥吏。觀於清理財政。必另派員司。他可想見。近各部有鑒於此。亦有嚴切之期限。星火之敦迫。而督撫之支吾如故。外人至笑我各行省爲各一國。其與聯邦何異。德意志聯邦之一也。賴戰勝拿破崙之威。勉强爲聯邦之共主。而德皇苦施展多阻。每恨不能改聯邦爲統一。今以統一之中國。而于式枚考察憲政。反謂宜取法聯邦。既不識中國之憲政。直爲督撫暗爭中央之權。苟非存不利於國之心。不宜立說若是其悖也。今欲救中國之

急。惟有收督撫之權。而集於中央。欲集中央之權。惟有立擔負責任之內閣總理。否則疆臣與部臣競。疆臣與疆臣部臣與部臣亦競。將永無集權之一日。總理非必有絕地通天之才也。得清剛公溥者卽足勝之。如懼不克負全國之責任。則宜提前速開國會。使中央與國民直接議事。全國人民既贊成中央集權。則總理所擔之責任。四萬萬人民共擔之。不必使督撫分擔責任。而後督撫各護其私之積習。不攻而自破。夫君與民本一體也。有督撫分中央之權。下者又分督撫之權。上有德而不宣。下有情而不達。皆由督撫枝格其間。釀其害而不任其咎。一遇外禍之至。督撫轉得諉其責於中央。而中央尙不知進人民而共擔此責任。中外詎有此憲政乎。人民既願共負此責任矣。　皇上正宜因而利之。與之以參政議法之全權。始可責其攤任賠款之義務。以內閣與國會對待。　皇上可無庸自負責任。惟不自負責任。神聖益不可犯。既弭內亂。而外交至艱危之事件。應付亦較易措手。如或以國民程度爲疑。試思日本明治二十三四年間。其程度豈能一一盡合。中國人民知爲立憲之請求。亦正非毫無程度矣。如曰待也。安保待至九年必能盡合。況外禍方急起直追而旦夕不我待也。臣亦知諮議局及資政院漸次成立。然民選百人之議員。既居少數之列。不足副代表各省之重。而代表一省之諮議局。一讀憲政館覆于式枚之奏。其範圍愈狹。其權限愈縮。甚至議

員不得議外交之事。此又外務部欲守祕密耳。既導之使議。又遏之使不議。萬一有徵兵增餉加稅等事宜。諮議局既無完全議決之實權。地方人民。將有不認擔承之結果。卽賠款一層。誰與謀之。似憲政而非憲政。似集權而非集權。峻法無救人心之渙散。兵力適爲敵國之驅除。益爲中國危之。或 皇上不敢違 先帝九年遺旨之限。大可就外交至艱危之事件。先召集一臨時國會。其舟車便利省分。於今冬實行。其遠者。卽以事件發交各諮議局公決。而受其成於內閣。庶使四萬萬人民。共謀議以蘇此眉睫之禍。中國幸甚。

一急籌公債以縮賠款之期。論者謂賠款過巨。分年尚恐不支。縮期更難周轉。臣獨以爲不然。緩償利重。速償利輕。且一舉而足增進目前之國勢。庚子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分三十九年攤還。息上加息。子幾過母。除歷年已償。及美國減讓外。尚需八百兆有奇。併計光緒二十四五年所借英德各款。分三十六年。每年還九十二萬六千餘鎊。續借分四十五年。每年還八十三萬五千餘鎊。除歷年已償外。尚需三百九十五兆兩有奇。就臣記憶所及。約共外債一千二百兆兩。還期均在宣統三十五年以內。鐵路借款。猶不在列。負此五嶽之重累。卽使海牙監督之議。盡屬訛傳。全國人人。宜若何懸一巨大之賠款於心目。隨時隨事。首求所以了當此事。償限一日不淸。卽重負一日不釋。意 朝廷每念及此。不知焦灼何似。而內外臣

工。迄未聞借箸一籌。甚且爭攫鎊餘以自濟。此豈可聞之鄰國乎。同治十年。法敗於德。未必彼國之人民。其程度高出我上。所賠二十二千萬鎊。合銀可九百兆兩。何以法人上下一心。不三年而畢償。豈眞踢矮士具有神力。不過政府提倡於上。人民殫力於下。雖經大創。而頭等强國。榮譽不墮。中國可以愧矣。可以興矣。今誠不能如法之償德一氣呵成。亦當舉庚子一役之賠款。付諮議局集議。以一年併任兩年所償。則至宣統十六年而已完。乃可早脫於羈絆。其辦法先求明詔。責躬揭破前者昭信不信之誤。而引法償德款故事。渙汗大號。愈歎疚。愈痛切。斯愈感奮。有唐奉天之詔。讀者感泣。更以文字與事實並行。聞諸道路。騰諸報章。

孝欽顯皇后遺有巨資。可否請　旨悉數提出。以爲之倡。令各省添籌公債。專還此項賠款。議員均以國民自命。料不致推諉。不應以自貶其資格。海軍不可不辦。而似未可遽辦。各省已各認定之經費。不妨挹彼注茲。先其所急。籌措略定。卽以縮短償期。布告各國。以間執其監督之口。有美國減讓之例。各國或卽興起。更可騰出大宗。而亦有二慮。其一則公債均各認籌。而現金止有此數。市面保無掣動。不知各國商戰。斷非席卷而去。什襲而藏。不過一轉一輸。盤剝子利。我但銳興實業。多出土貨。正可與爲消息。其一則布告已定。而漸矛炊劍。屆限不敷。重貽大戚。不知前慮既免。卽此層亦可無慮。事急矣。若瞠目束手。視國會如毒螫。

無論歲併兩年所應償。恐成層門大嚙。分年之債。亦將有愆期之懼。欲不監督而不能矣。臣實見夫廣土衆民材料之多。礦藏之富。華僑之廣。國會一開。不難集事。非僅託之空言以動一時之聽已也。

按聞湯提學此次封奏。所籌畫之政策。(一)治本。(二)治標。其治本四策。爲用人。興學。正宮廷。定朝儀。其治標四策。一懇請促短國會期限。二募集國民公債淸還償款。三聯絡與國締結攻守同盟之約。四易服削髮。一新天下耳目。使朝野上下。對於新政。無所游移云云。

都察院代遞孫洪伊等籲懇速開國會呈

呈爲時局阽危。非速開國會。不足救急。合詞懇請代 奏事。竊查上年夏秋之際。各直省人民。始有伏 闕請開國會之舉。雖未獲明奉 諭旨訓示施行。然 天高聽卑。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一日。 孝欽顯皇后之懿旨。 德宗景皇帝之上諭。固已明定國是。頒布憲法大綱。開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以造議院之基礎。標準既定。天下知 朝廷早以國會爲圖治之本。所兢兢致愼者。不過遲早數年之別耳。夫使冰霜未兆。時尙寬閒。憲政按照期限。與年俱進。詎非循序圖功之道。無如內覘國本。外察邦交。無一不足增 皇上之殷憂。卽無一

非加重　監國攝政王之負擔。大臣咨嗟於上。人民歎息於下。一年現象。卽已如此。推之九年。能無懍栗。夫憲政之當行。國會之當立。朝野上下。本無異詞。今洪伊等之所欲言者。在乎速開國會而已。蓋拯溺救焚。刻不容緩。其激切有非上年請願所能比者。謹爲我　皇上披瀝陳之。一在內政。內政之改革。視乎機關之善不善。機關一日未善。則政令一日不得實行。九年籌備之事。一切將等諸具文。國會者。憲政機關之要部。有國會。然後政府乃有催促之機。庶政始有更張之本。不然者。無提挈綱領之所。畛域各分。十一部不相統一也。上下相諉。地方官無可執行也。仍向來所有之舊制。責以向來未有之設施。此必無可行之事。計自籌備以來。按照清單所列。京內外衙門。業已奉行矣。類有文書之移。幾無可覩之效。蓋機關之不完善。方針之不確定。雖有忠藎之臣。勤敏之士。無以盡其職而期其功也。以程度論。則長此籌備。九年後之國步。未必進於今日。以時機言。則從容坐失。九年後之危局。不知又當如何。豈徒虛擲此九年之歲月而已。資政院之設。其制亦略似國會。然國會之權限。規定於議院法。依各國議院法之通例。政府對於國會。當負責任。今資政院章程。絕不見有責任之政府。政府無責任。則資政院何能爲。欲藉此以督促政治之統一。振起國民之精神。必無國會之效。如其有效。則長此制度可也。又何必期以九年更立國會乎。此內政中關於機關之改

革。不可不速開國會者也。內政之舉。又視乎財政。古今中外。斷無府藏空虛。庶政棘手。而其國能久存者。我國自甲午庚子以後。至輦天下之財。以應賠款。而歲入止此。抵質已窮。過此三十一年。不知何以爲計。籌備之事。合十一部之新政責各省以施行。舉凡國家行政之經費。其用又將何出。自各省諮議局成立。參稽互證。竭蹶皆同。相顧憂惶。無從措手。剜肉醫瘡。既有必窮之勢。量出爲入。復無可恃之源。循此以往。將內之無以爲興革之資。而憲政之前途可危。外之無以償積年之負。而列強之干涉尤可懼。欲亟紓內外之交困。必先求上下之大通。通億兆人之好惡於各省諮議局。而範圍祇限於一方。何如通各省諮議局之計慮於國會。而精神貫及於全國。國會者人民與聞政治之所也。必人民得有公舉代表與聞政治之權。國家乃能加以增重負擔以紓國難之責。與其待之九年之後。渙散而難與圖功。何如行之九年之前。鼓舞而期其自效。此內政中關於財政之籌畫。不可不速開國會者也。機關能立。財政能裕。然後乃有籌備之可言。否則不利之器。無米之炊。豈能舉其事而收其功者。此國會之關於內政。一日而不可緩者也。一在外交。外交之難處。卽以強盛之國。有時迫於事勢。稍稍退讓。國人尙起反抗之聲。政府且爲叢怨之地。況我國自有交涉以來。始以闇於外情。操縱失策。繼以勢成積弱。因應彌艱。政府受困於上。國民不滿於下。每締一約。事前則

秘密萬端。事後則虧損百出。忽而鬻地。忽而負債。政府之作用。人民不知也。政府之苦衷。人民不喻也。條約出之一二人之手。負擔加之億萬人之身。設使易地而觀。安得不爲怨府。既致怨矣。何從求諒。凡人對不諒之人。其助力必寡。政府處寡助之地。則因應愈難。苟有國會。則國際交涉。無論如何困難。政府即有不得已之衷。不能盡喻於國民者。國會猶可以代白。國民即有不可忍之痛。不能直達於政府者。國會亦可與代陳。且各國之於我立憲。其注視甚勤。和平者期我有同等之政治。雄猜者忌我無可攘之利權。是以著論贊譽者有之。宣言輕量者有之。乘我國會之尚未成立。而公然自由行動於我域內者有之。慮我國會之終不成立。而必至財政紊亂不可收拾者亦有之。有國會則對於全國。爲政府交通之郵。對於列邦。爲政府文明之幟。上下相通。猜疑自泯。邦交既正。民氣自和。非獨證世界公理之同。且可保東亞和平之局。若更徘徊待之九年。九年之中。患機叵測。設使雄猜者得遂其進步。且恐和平者亦易其方針。外交必更顚危。民怨必更劇烈。萬一有憤車之釁。得無懼覆轍之蹈前。此國會之關於外交。一日而不可緩者也。抑洪伊等更有迫切不得已於言者。東西各國。凡君主立憲國。其皇位之繼承。以及親王之攝政。皆有國家根本之法。定之於前。人民愛戴之誠。衞之於後。而其君主又處最高不負責任之地。臨以神聖不可侵犯之尊。故宮府安而

國家盛也。我國憲法大綱。本已取法於是。而　孝欽顯皇后　德宗景皇帝不及親見憲政之實施。國會之成立。此薄海臣民之所共痛。欲攀　龍馭而無從者。　皇上沖齡入承大統。　監國攝政王以周公之謙光。受阿衡之重畀。而適當此內外交困上下未通之時。以言憲政。則甫有大綱。而責任內閣未立也。皇室典範未定也。內無可以表彰尊親之宜。外無可以代負人民之責。設使內政外交之際。百密偶有一疏。則怨歸於　朝廷。望輕於　監國攝政王。　監國攝政王受　先帝之付託。而孤立於廟堂之上。坐撫四百兆渙散之人民。而莫能得其助。而四百兆之人民。雖共有忠君愛國之忱。欲爲　皇上爲　監國攝政王之興衛。亦以渙散而莫能効助於分毫。甚非所以鞏固　皇祚。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也。有國會。則與之對待之責任內閣。始能成立。國會有議政之權。然後內閣得盡其職務。內閣負全國之責。然後　皇上益處於尊榮。顯可以末慮助　聖主之聰明。隱可以公論消奸人之反側。人情一日不安食。則必易其食。一夕不安寢。則必易其寢。寗有圖國本之安於岌岌可危之日。而必遲遲至於九年之後。此爲根本中之根本計。宜速開國會者也。論者或謂九年籌備之旨。降自　先朝。不宜輕有更易。洪伊等誠愚。又以爲不然。夫　先朝既以國會爲必當開。則我　監國攝政王正宜體　皇上繼志述事之心。速開國會。以慰　先朝在天之靈。如曰。縮

短其期。卽爲背　旨。是謂　先朝有意濡滯。不欲國運之早進步。　皇室之早奠安也。是厚誣　先聖。非我　皇上及我　監國攝政王之所忍出也。抑朝廷周詳愼審。惟恐人民程度不及。不可謂非　聖主之至仁。然及與不及。必試之而後見。不試之而强抑之。毋乃寃吾民乎。且所謂不及者。必有一標準。今日不及之標準安在。謂恐其葸荼耶。則有法律爲之根據。而餒者壯矣。謂恐其叫囂耶。則有法律爲之範圍。而激者隨矣。謂恐其智識不足耶。則磨厲之而聰明出矣。今年各省諮議局。旣小試之矣。曷嘗累　聖明重宵旰之憂乎。洪伊等伏願　皇上速降諭旨。頒布議院法及選舉法。期以一年之內。召集國會。含創忍痛。共圖補救。俾盡協贊之忠。而收輿論之效。此誠國家之至計。安危之所繫。惟我　皇上以　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之心爲心。俯鑒人民憂國之愚悃。　宸衷獨斷。毅然行之。天下幸甚。謹冒死以聞。伏乞代　奏。謹呈。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已錄。

都察院代遞文耀等籲懇速開國會呈

呈爲事機急迫。時局瀕危。籲懇速開國會。以圖挽救。合詞呈請代　奏事。竊維去年八月初一日。　德宗景皇帝欽奉　孝欽顯皇后懿旨。明定國是。宣布召集國會之期限。並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以立國會之基礎。十一月初十日。　皇上明詔。重申前定年限。期在必行。

朝廷期望國會之心。已爲薄海臣民共聞共見。所以期至九年者。將以積漸之推行。爲完全之籌備。圖終愼始。有不得已者存也。文耀等年餘以來。伏察外界之趨勢。益以進行。內治之現象。日見退步。以言籌備。形式雖具而精神不充。以言吏革。大利未興而弊端先見。無一非啟人民慼然興憂之具。卽無一非促　朝廷翻然變計之機。是故居今日而言國會。雖在一年。猶懼其晚。況至九年。能無歎其不及。文耀等蒿目時艱。不勝憂憤。竊以爲非速開國會。不足以振積弱之勢而立圖治之本。謹就一得之愚爲我　皇上披瀝陳之。一在國勢之關係。今日之國勢。不可不謂之危矣。以政治大臣無一定之方針。庶吏無共同之趨向。責任不專而上下相諉。事權不一而人自爲謀。法令非不具也。執以施行者乏人。治道非不善也。見諸實效者無幾。支離雜錯。莫可究詰。百孔千瘡。不堪逼視。是以政事日墮。吏治日疏。權利日失。地方日敝。推原其故。皆由監督之機關未立。而官吏不負責任使然也。如使國會成立。則責任內閣亦必與之俱立。以國會監督內閣。而放棄責任之弊去。以內閣統一庶政。而盡心職守之力生。全國之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有運用靈活之美。無行動牽滯之患。而後以言行政。則政無不舉。以言用人。則人必盡職。以言興利。則利溥無疆。以言除弊。則弊乃潛消。行之數年。天下治矣。若視爲緩圖。因循不舉。誠恐滄海橫流。江河日下。後雖欲行。恐亦無能爲

力。此國會之關於政治。不可不速開者也。以國際言之。自海禁開通以來。列強之侮我至矣。割我土地。攘我利權。欺淩我官吏。戮辱我人民。一言之不合。責言立至。一事之未允。兵艦忽來。要挾恫嚇之言。無日不聞。無所不至。此固由於國勢積弱。不得不然。要亦政體不同有以致之。蓋立憲國之於外交也。莫不以政府爲先鋒。國民爲後勁。勢厚力宏。其手腕之強硬。權力之伸張也。固宜。我國之外交。祇恃一二外交官。以口舌強辯之功。爲樽俎折衝之用。無國民爲之後援。是人以全體國民至堅至厚之勢來。我以一二人至薄至弱之力應。衆寡懸絕。強弱大異。竟致人佔優勝。而我歸失敗也。使國會成立。則人民有代表機關。以爲政府之後盾。實力既充。手腕斯硬。於以折無理之要求。拒虛聲之恫嚇。所不難矣。若不速開國會。則人進我退。人取我與。再過數年。國勢恐更不及今日。此國會之開。關於國際。不可不速者也。一在民力之關係。我國地大物博。民向殷富。自通商以來。各國以其消費之品。淫巧之物。竊吾所缺。投吾所好。一轉移間而坐獲厚利。於是人民之力一敝。外債累數萬萬。國庫空虛。司農仰屋。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賦斂繁興。搜括備至。取之盡涓滴。泄之如尾閭。於是人民之力再敝。且財政之組織不完。官吏之奉行不善。每有征取。輒至擾累。於是人民之力又敝。加之水旱頻年。災疫迭起。閭閻困苦。生業荒蕪。於是人民之力又敝。坐受數敝。民力蓋將絕矣。若不

於此時速開國會。以培養元氣。迨至民力銷蝕已盡。而始圖之。機關雖具。政治雖良。而財殫力盡之餘。凡百庶胥。無以爲舉辦之資矣。此國會之關於民力。不可不速開也。抑文耀等更有進者。東西各國憲法。其於君主之尊嚴及權力所以保護者綦至。一則曰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再則曰君主不負責任。再則曰君主總攬統治權。有此規定。則君主有無上之尊。至高之權。決無一毫之危險。其人民以君主不負責任之故。雖有不平。亦祇申訴於國會。而於君主無與焉。此各國已然之效。亦我國必至之符也。是故有國會則　朝廷益尊。　皇基愈固。治平之盛。垂於永久。　聖德之美。徧敷中外。爲古今所罕遇也。且我　朝二百餘年。　深仁厚澤。淪洽肌髓。　孝欽顯皇后　德宗景皇帝更創數千年未有之盛舉。毅然改行立憲政體。　勵精圖治。　厪念時艱。立萬年有道之基。造兆民無量之福。　皇上沖齡入承大統。監國攝政王以周公之謙光。受阿衡之重畀。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正宜乘此時機。速開國會。上以終　先朝未竟之志。下以慰億兆望治之心。何必以變更年限爲嫌。而期期待至九年之後。此關於根本至計。尤不可不速開國會者也。文耀等八旗世僕。受　恩最深。管見所及。不敢不冒斧鉞。痛哭直陳。惟願一年之內。召集國會。以冀治臻上理。共享昇平。伏乞代　奏。謹呈。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已錄。

文件第三　章程

湖北公債章程

第一條　湖北公債共募集銀二百四十萬兩。　第二條　此項公債共分六期收銀如左。　宣統元年十一月初一日。第一期收銀四十萬兩。　宣統元年十二月初一日。第二期收銀四十萬兩。　宣統二年正月初一日。第三期收銀四十萬兩。　宣統二年二月初一日。第四期收銀四十萬兩。　宣統二年三月初一日。第五期收銀四十萬兩。　宣統二年四月初一日。第六期收銀四十萬兩。　第三條　籌還公債本息年限如左。　第一期本銀四十萬兩。限一年歸還。照付利息週年七釐。　第二期本銀四十萬兩。限二年歸還。照付第一年週息七釐。第二年週息八釐。　第三期本銀四十萬兩。限三年歸還。照付第一年週息七釐。第二年週息八釐。第三年週息九釐。　第四期本銀四十萬兩。限四年歸還。照付第一年週息七釐。第二年週息八釐。第三年週息九釐。第四年週息一分。　第五期本銀四十萬兩。限五年歸還。照付第一年週息七釐。第二年週息八釐。第三年週息九釐。第四年週息一分。第五年週息一分一釐。　第六期本銀四十萬兩。限六年歸還。照付第一年週息七釐。第二年週息八釐。第三年週息九釐。第四年週息一分。第五年週息一分一釐。第六年週息一分二釐。　以上六年共還本銀二百四十萬兩。息銀七十二萬八千兩。每期應得息銀。均須扣足一年。方能付給。　第四條　此項公債票每整票庫平足銀一百兩整。每零票庫平足銀十兩整。各註明取本付息期限。每期字號。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六字依次分填。　第五條　由藩司善後局官錢局蓋用印章。　第六條　由武昌省城官錢總局匯總收發撥兌。　第七條　本省地丁錢漕關稅統捐鹽課捐款。均可以庫平足色期滿之票交納。並將本期內應得利息加算。均由承收署局向官錢總局兌現。　第八條　各地方官及經收統捐各分局員。均得以此期滿票解

本管庫局。統由官錢總局兌現。 第九條 此項公債票。作爲現銀。按本有平色兌收。不許留難加索。 第十條 如在外省及他埠。不便向官錢總局取用本息。可以期滿之票。在官錢局指定代收局號兌取現銀。其在本省地方。可向地方官衙門及各稅捐分局取現。該署局卽用以抵丁漕稅捐正款解庫。 第十一條 凡各票主到期。卽向官錢局領取本息。 第十二條 此項公債票。無論何人。均准其轉售轉兌。認票不認人。 第十三條 各票主如有急需。准其持票赴官錢局抵押銀兩。但抵押辦法。臨時向官錢局面議。 第十四條 收存公債票在五萬兩以上者。准其每年十二月初一日。赴官錢總局呈驗債票後。許以調查存付款項之權。如收存不及五萬兩。可約集各票主。湊成五萬兩。公舉一人。亦准其赴局調查一切出入款目。 第十五條 此項公債票。如經手大小官員差役。不遵章程。有留難侵蝕等弊。一經查實。官員參革。差役監禁十年。仍將侵蝕之款。加一倍追罰。 第十六條 籌備公債本息的款如左。 一湖北藩庫雜款。每年銀六萬兩。 一湖北鹽庫練兵新餉。每年銀十萬兩。 一江漢關每年籌撥銀六萬兩。 一善後局漢口清丈暨後湖清丈局整頓溢收稅契。每年銀八萬兩。 一官錢局盈餘項下。每年銀二十萬兩。 一籤捐局盈餘項下。每年銀三萬兩。

第十七條 以上每年共銀五十三萬兩。專備還債之需。無論何項緊急用款。不准挪移動支。 第十八條 各署局每年認籌備還的款。須於每次應交之期。提前兩個月。如數交官錢局存儲。以免臨時貽誤。

兩廣總督衙門幕職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係參照奏定外省官制通則第五條第五項所訂定。卽名曰兩廣總督衙門幕職章程。 第二條 本章程咨部立案施行。凡幕職各員。皆應遵守。 第三條 遵照奏定外省官制通則第五條。幕職應分爲祕書員。參事員。其員數遵章酌設。並參照官制通則中所定職掌。分科治事。 第四條 祕書員掌理機密文電章奏。及

不屬於各科之事。並參預一切要政事宜。 第五條 參事員掌理各科文牘。其主管事件。參照定章。分別如左。

(甲)交涉科。 掌理一切交涉事務及文牘。 按本署向稱洋務文案。今照章更正。 (乙)民政科。 掌理諮議局地方自治調査戶口巡警禁煙各項事宜及文牘。 (丙)法科。 掌理籌辦審判及改良新刑律監獄各事宜。 (丁)度支科。 掌理關係財政及關鹽釐各項事務及文牘。以上兩科。在新刑律未施行財政未清釐之先。所有刑名錢穀兩席。卽仍舊稱。其在九年籌備範圍內者。另設主管之員掌理之。 (戊)吏科。 掌理文武升遷事件。 按本署向係刑錢席分辦。今仍以刑錢席分充之。 (己)學科。 掌理教育行政事宜及文牘。 按本署向有學務文案。今照章更正。 (庚)禮科。 掌理關係一切典禮事項及文牘。 按本署舊有禮科事宜。向歸刑錢席分辦者。今仍以刑錢席分充之。 (辛)農工商科。 掌理關係農工商礦一切實業事項及文牘。 (壬)郵傳科。 掌理郵電鐵路一切交通事項及文牘。 以上兩科。如遇有交涉事務。應與主管交涉科員彼此會商辦理。其已成交涉者。應徑歸交涉科。 (癸)軍政科。 主管水陸新舊軍政事宜及文牘。 按本署設有營務刑名。其彼此有關係者。應會商辦理。 以上十科。均係參照定章。以便承接京師各部院所司事項及文牘遵循辦理。 第六條 祕書員參事員之外。每科得設置副員。無定額。 按照章有助理名目。今酌稱爲副員。 第七條 設收發員二人。掌理一切文牘收發事宜。其應送各科之文牘。並隨時加記分送之。 按如係交涉事項。應蓋紅印交涉科數字。餘類推。 第八條 設繕寫員。無定額。分別掌理繕寫摺函及各項文牘事宜。 按本署向有繕摺文案。應卽作爲繕寫員。其尋常謄寫。另設書記數人。 第九條 各員應刻木質姓名圖記。用某某核字樣。加蓋於主管文牘年月之左旁。其彼此互送會核文牘。則加蓋某某會核字樣。以識別之。 第十條 祕書員所掌摺電各件。有與各科相關係而可以發布

者。應送主管該科事務之員會核。 第十一條 各科所掌文牘有與他科相關係者。應送主管各該科事務員會核。 第十二條 各員所掌主管事務。有應興應革及有疑義者。得提出說帖於督院。以備採擇。並請示施行。 第十三條 本署每日會閱文牘一次。祕書員及各科員收發員。均依時齊集於會閱處所。如遇緊要事宜。督院屆時入席。或特別召集各員會議之。其會閱時間如左。 自二月初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午後四時至五時。 自五月初一日起。至七月三十日。午後五時至六時。 自八月初一日起。至十月三十日。午後四時至五時。 自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正月三十日。午後三時至四時。 第十四條 每日會閱文牘。應設立紀事簿。紀錄所到人數。及提議或決議事項。臨時書記以收發員充之。 第十五條 各員非有不得已事故。不得請假。 第十六條 遇星期休息一日。年節亦照通行休假。惟有緊要文牘。仍照常閱核。 第十七條 以本署東院方廳為會閱文牘處所。 第十八條 本章程自各員通過。並由督院核定之日起。為施行之期。 第十九條 本章程得隨時修改。或各員有隨時變通增減之處。均照章分咨存案。

調查第一　中國調查錄

中國商業概觀

馮承鈞

外國之有稅關用以保護本國商務者也而中國之稅關。與他國異。其目的專爲保護外國商務而設。故每年稅關惟有報告外國領事之報告而無報告中國官吏之報告。某貨行銷某貨停滯。某國擴充。某國退步。外人皆洞若指掌。而我國之商業機關反求之於外國報紙藉以調查本國商情則我國何貴乎有此稅關亦何貴乎有此商業機關耶彼稅關能使我商界盲於本國商情不能使西報不登載也今特將西報所載稅關報告譯出并參考舊年各報比較今昔商務之情形以爲用外人管理稅關之國之商界告。

本國與外國之商務。由外國輸入者日減。由本國輸出者日增可見本國工商之進步今將近四年輸入輸出商務比較列下（本位—海關兩）

年	輸入	輸出
光緒三十年	三四四・〇六〇・六〇八	二三九・四八六・六八三
卅一年	四四七・一〇〇・七九一	二二七・八八八・一九七
卅二年	四一〇・二七〇・〇八二	二三六・四五六・七三九
卅三年	四一六・四〇一・三六九	二六四・三八〇・六九七

三十三年輸入品雖較上年多六百萬兩然較三十一年。已少三千萬矣

輸出品則自光緒三十年以來。未有若是之進步者。據三十三年出入比較則商業虧出之數當達一萬五千二百萬兩加之賠款借款五千四百萬兩。三十三年一年虧出總數不下二萬萬兩同年金銀出口之數。達四四・一〇八・六六四兩入口之數達一五・四六九・五五九兩。則每年出口之金惟有二千八百萬兩而已。其餘虧出之款。則有華僑之存金。本國之貨物。及稅關之入款相抵耳。三十三年海關收入之款共有三三・八六一・三四六兩。內有外國商稅二八・一四七・四〇五兩。內地商稅五・七一三・

九四一兩。今就各國三十三年中與中國互市比較之數列下。（本位千兩）

國地	輸入	輸出
香港	一五五·六四二	九七。二二六
澳門	五·八四四	四·〇九二
星加坡等處	五·三四八	四·〇六〇
印度	三二·九一四	三·一八〇
日本	五七·四六一	三九·三四七
俄	九一三	一七·二〇一
英	七七·五六三	一二·一〇八
德	一六·一七七	六·一〇九
比	一〇·五八一	三·九七九
法	三·一五九	三〇·六五九
義	六〇九	八·〇三八
其餘歐洲各國	三·五六六	二·〇一二
美國	三六·九〇三	二六·五九八
英屬美洲	一·一三〇	七〇一
其餘諸國	二一·二六二	九·〇七一
共	四二九·〇七二	二六四·三八一
再輸出	一二·六七一	
實數	四一六·四〇一	二六四·三八一

輸入品以香港爲最多。然不能詳爲何國。蓋香港乃自由口岸也。英貨恐居多數。

輸出品。除香港日美外。以法俄爲最多。輸入二國之物。以絲茶爲大宗。

比國輸入之物。以鐵路用物爲大宗。

一輸入

外國輸入之貨。以棉爲大宗。今將四十年中棉與輸入總數比較於下。

同治十一年	百分之六
光緒八年	百分之二十

十八年	百分之四十二
廿八年	百分之五十二
卅一年	百分之四十
卅二年	百分之三十七
卅三年	百分之二十七

木棉輸入最盛期。在光緒二十八年。以美國輸入爲最多。自抵制美貨以後。美貨輸入日少一日。今將美國近三年輸入貨值比較於下。

光緒卅一年	七六・九一六・八三八兩
卅二年	四四・四三六・二〇九
卅三年	三六・九〇三 四七六

近三年輸入之貨。不惟美國減少。英日二國亦不見起色。列表如下。（本位一兩）

年	英	日
卅一年	八六・四七二・三四三	六一・三一五・二四八
卅二年	七六・七二八・二九二	六一・〇五二・三五六
卅三年	七七・五六二・九〇〇	五七・四六一・四一〇

觀右表。英日商務。亦不若前此之盛。其原因在本國工業之發達也。自二辰丸案後。華人抵制日貨。日本商品輸入之減少。亦可豫料也。

今將三十一年及三十三年二年輸入各貨比較列表如下。（本位千兩）

貨名	卅一年輸入	卅三年輸入
棉布	一一四・二四四	六一・四〇〇
棉條	六七・二〇九	五七・五一五
鴉片	三四・〇七〇	二八・六五四
銅	三一・一八六	四・五四一
糖	二二・六二二	二六・三五九
煤油	二〇・二八七	一九・九九九
魚及海味	八・八二九	八・三五三
米	八・五四五	三四・四一八
鐵	七・九九七	五・八八九

鐵路用物	七·三四七	一二·八〇五
煤	七·一二二	七·六六九
顏料	六·四五三	九·一六九
煙草	六·三四九	五·八二三
火柴	五·五九一	四·八九六
機器	五·三三七	六·一五〇
麥粉	三·七〇六	一三·九八五
錫	三·三五一	五·三六七
毛羊毛	三·一一八	
毛布	三·五八七	四·三四五
木	——	七·四五八

二年之比較。棉及鴉片已大減矣。若美之麥粉。德之糖。非中國所無之品也。不過彼精而我拙耳。再若銅鐵煙煤毛布煤油等物。我國到處皆有。不難抵制也。更若米以越南輸入者爲最多。因水災故輸入較前此增四倍。

二輸出

輸出以絲茶爲大宗。據近四年比較。亦可見其重要矣。

（本位百萬兩）

年	絲	茶	商務總數
三十年	七八·三	三〇·二	三四四·一
卅一年	六九·六	二五·四	三四七·一
卅二年	七一·三	二六·六	四一〇·二
卅三年	八九·一	三一·七	四一六·四

同治三年本國商貨輸出總數茶值百分之五十八。絲值百分之二十。棉值百分之十二。其餘值百分之六。光緒三十年。茶值百分之十二。棉值十一。絲值三十三。其餘值四十四。

觀四十年中之比較。可見絲茶之興衰矣。茶之陸路輸入地以俄國爲最多。海路之茶。多爲錫南茶所競。而絲業反盛者。因日法之購買也。日本之絲。較劣於華種。而價亦較貴於華製。其購自中國者。多生絲。用以製造轉售之於歐美。故今歐美人多知日本有絲。而不知中國有絲。猶之俄

國轉售漢口之茶。人知為俄茶。而不知為華茶也。今將三十一年及三十三年二年之輸出商品。列表比較於下。

貨名	卅一年之輸出	卅三年之輸出
生絲	五九·六一四	七五·二〇三
茶	二五·四四六	三一·七五六
皮革牛皮	一四·六八〇	一五·八二六
豆	一三·一二〇	一二·五七一
棉	一二·〇二九	一七·一一七
絹絲	一〇·七八〇	一三·八八一
毛羊毛	六·七四五	四·五三一
草製物草帽等類	六·二一一	六·八一九
草蓆	四·〇五九	三·七〇五
油	三·六一八	四·二二六
紙	三·五五二	三·三七七
錫	三·四四二	三·三七六
技術品	二·九七二	四·二一一
煙草	二·七八七	二·八一六
猪毛	二·五五六	二·九七九
蔬菜	二·四七五	二·五一五
蔴	二·三五二	—
芝蔴	二·三五〇	三·六七一
家畜	二·三一〇	三·七五六
糖	二·一九四	—
藥材	—	二·四一一
樟腦	—	二·〇七七

觀上表可見輸出之增加矣。然近四年來。輸入總數由三萬四千四百萬達四萬一千六百萬。其增加之數。有七千二百萬兩。輸出總數由二萬三千九百萬達二萬六千四百萬。其增加之數。惟止二千四百萬而已。何彼多而我少耶。其原因有數。

一彼有商船。而我無之。我國每年輸出之品。若絲茶等物。大半皆由外人自製自販。我國輸出商務。猶有二萬六千

四百萬者。亦商界之幸也。

一彼輸入之貨品有一定之關稅。無多方之阻礙。而我商民輸物出國。有海關稅。有常關稅。有釐金稅。有雜稅。種種苛索。此其第二原因也。

一天災人禍時起。交通不便。民自顧尚且不暇。何能與外人競爭耶。

一無一定之貨幣。中外交易。常生阻礙。此第四原因也。

一關權操自外人之手。既不能抵制外貨。復不能提倡土貨。此第五原因也。

此時若欲振興本國商務。則當廣交通。廢釐金。定幣制。收回稅關。用新法開墾荒地。興工藝。以補農業之不足。設海軍以保商航。缺一不可。此吾人之所仰望於執政諸公者也。

此上各種調查。未能完全。雖有海關報告。亦不能作實據。蓋某國商船貨稅多不明報。而西北陸路通商各地。未設稅關。亦無從考其商貨之多少。故海關報告未能爲中外商務之總報告。亦未能作海路中外商務之眞實報告。今姑就其報告之數比較之。若欲得完全眞實之調查。非中國自管稅務不可。

滿洲農業概畧

日本朝日新聞所載滿洲農地一篇。其於滿洲情形。如指諸掌。謹譯之以告我國政府及人民。

滿洲之農業。雖與日本北海道之粗放農業相同。然又非可與坎拿大等處之大組織農業相比。

其土質。如熊岳城附近。則含特別之性質。若其大部分。均以黏質土壤爲主。其中混雜之礫石。且帶赤色。含有鐵分。金州附近之處。石灰岩最多。花崗石亦所在皆有。故其土壤決非下等者。至於無樹木之處。則因採伐者多。而地味變動也。

韓國人以滿洲爲他人財產。而不令日本人染指者。此大謬之論也。就將來經營工業上觀之。商業一層。固爲根本。而農業生產之調查。亦爲必要。

滿洲農業之產物。就現在而論。則大豆。高粱。玉蜀黍、粟、麥、馬鈴薯等爲主。要其爲粗放農業之特長。彰彰明矣。其外與大連灣奉天相接近之處。尚有園藝之種植物。

滿洲雖無人口統計表。然有可據者。則從農業之組織上可知。

倘欲其交通機關之完備。自以誘致支那人之殖民爲第一當用力之處。但其結果。則農業一事。尚爲今日簡單之問題。當一變其狀態而爲他日工藝作物之始基。今者日本人甚唱導工業之說者。以備將來用之於滿洲也。

今日之情形。大抵獸畜力宜耕大面積之地。故如滿洲等處多原野。宜以飼養山羊、豚、牛、馬等畜爲要事。

聞之柞蠶絲產出之地。不適於養蠶之用。然乾燥之上。究非無用。但以人口稀少。經營養蠶爲累困難。其後當設法以遂始願。

就現在而論。農產實爲滿洲之生命。蓋以大豆之輸出爲南滿鐵道之金穴也。

去年大豆豐收。從長春府輸送至大連灣之大豆及豆粕。其最盛之時。一日須送三千五百噸。雖略有停滯。然實爲莫大之生產。

法庫門鐵道之敷設。在長春以西。即爲大豆之最大產地。故若此鐵道開通後。於日本南滿會社。當受大影響。

滿洲耕土之生產力。將來當有減退否之問題。是乃望專門家就實事上研究之。

其他關於滿洲農地之事。須急起直追而研究之。幸有關東都督府所屬之農事試驗場。在其研究之餘。當能大得要領也。

黑龍江漁業記

黑龍江者。中國與俄屬西伯利亞交界之大川。亦世界著名之大河也。是江發源於蒙古東流入海。水平波靜。經滿洲松花江嫩江等河。來匯江益闊。水益深。故漁業之利甚溥。

松花江與嫩江。魚族繁盛。黃鯉白魚大者數百磅。附江有

韃族曰魚皮韃子。專以捕魚爲業。然魚類太多。有時擁逼上岸。江流爲塞。故韃子雖竊日食之。亦不能盡。及入黑龍江。則景致一新。魚類亦一變。其最佳者爲鱘。味奇而鮮。食家多嗜之。於是有捕鱘之業。

黑龍江之鱘。與常鱘異。大者重一百六十磅至二百磅。肉滑而味甜。漁者爭捕。於是巨大者日少。現通常者不過三十磅至四十磅。其捕捉之期。起於西六月十五號。止於翌年冰消時。俄人定律也。惟此律不能實行。是以捕者常年不絕。然以冬令爲最宜。當江流結冰時。漁人鑿冰作聲。鱘䍐飄潛伏冰底深處。然後垂餌釣之。易如反掌。且肉肥味美。食者舌香三日也。

夏令時。冰消水漲。江流浩瀚。捕捉不易。故漁人多流爲別業。然近十餘年來。亦有捕捉者。皆用密網。因鱘少而水亦盛也。用網捕取。大礙魚之生育。有犯漁例。故定律禁用密網。然其地介在中俄兩國之間。法多不行。具文而已。故冬令必有敲冰下網者。使率此不禁。鱘類當盡矣。

夏時捕得之鱘。多賣於船上人。及城中居人。且遠運至海參崴。冬令得者頗少。捕得者當以鹽醃製。鹽少者賣與土人。鹽多者則販至海參崴。惟鹽鱘易壞。不能久存。雖冬令保存。亦不過百分之三十五而已。又有熏煙之法。將鱘捕得。即懸之而熏。以乾爲度。此法可以久藏。然其味則帶煙火氣矣。此黑龍江漁業之一斑也。其餘捕別種魚類者甚少。大抵地寒而物非珍貴。茲特記捕鱘業如右。亦研究物產者所當知也。

按右文見金山江尼咕西報。外人於滿洲之物產。不憚詳查如此。意吾國人則罕有能言之者也。故譯之以告留心滿洲漁業者。

附錄第二　雜纂

蒙藏宗教譚

自俄以佛教誘西藏達賴喇嘛。達賴受其牢籠。時有親俄之佚志。今者達賴復以私使往俄。外間傳有祕密結約之謠。則爲患滋棘矣。律以國際通例。西藏既爲我所保護。且中英條約早認我爲宗國。名義久定。舉世共知。苟有私俄之舉。在達賴固爲背叛。在俄又爲破法。於義兩無所當。實爲和平上之罪人也。雖然。警電飛傳。爲勢頗急。吾政府國民不可不汲汲籌其捍禦之策。昨承蒙民君投書本報。係以喇嘛教一篇。其言雖爲本報所前見。然甄而錄之。亦可以省吾國民之追憶力也。原書如下。

鄙人有心於蒙古久矣。寄居異國。不能身入該地。從事調查。而又鮮國書參考。苦極苦極。不得已功課之暇。訪問遊蒙諸日友。及涉覽外人之著作。略有管見。以質覽者。僕嘗謂欲知該地事情。必先知該地風俗。欲通其俗。則須先通其宗教。今先就其宗教而言之。蓋宗教者。基於人性之自然而起者也。人類初生。知識淺狹。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光怪萬相。無從究極。如片舟之入大海。迷惑方向。而不敢妄取進行之路。於是懷疑之念生焉。由疑心而生懼心。由懼心而生虛心。心虛則不能自主。凡世界何由而成。人羣何由而生。在在皆見可疑。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一而不成疑問。於是久之。而推物腦力發生。設想於凡人之外。更必有其全知全能者在。而主宰之。乃遂理想之崇拜之。適有智者出。唱道教化。作民指南。以尋人生之歸趣。而能使其安心立命。卽稱之曰神曰聖者是也。故曰人之性情。出乎自然精神之象相者耳。國無東西。人無文野。其精神所在之地。卽宗教管轄之區。就中以半開化人爲尤甚。故當今有志於西北問題者。不可不先就其宗教而研究之。

當元帝崛起漠北。席氈裘舊俗。敬天畏雷。尚巫信鬼。初無所謂宗教也。及至太祖旣併中原北部。首遣使節賫金牌。

徵召邱處機。詢問道樞。以求長生之術。世祖混一區夏。雖以儒術飾治。然帝師佛子。殊寵絕禮。百年間廟庭之上。所以隆奉敬信者。無所不用其極。至英宗時。且詔各郡建法思巴殿。其制視孔子有加。馴至天魔按劍舞祕密受戒。故元氏一代。釋氏稱極盛。流及於今。卽蒙古所稱之曰喇嘛教者。今考喇嘛教之由來。及化入蒙古。而造成其俗。此本朝與有蒙古之關係。就而觀之。可以略見一斑也。

▲喇嘛教

喇嘛教發生於昔之土伯特地方。卽今之西藏。此教有新舊兩派。舊派曰紅教。新派曰黃教。紅教派其衣帽色用紅色。黃教派衣帽用黃色。因以服色別其教派。而至今猶盛者。則黃教也。喇嘛者。西藏語爲淨及無上之意。今欲究其教沿革。不得不自其母教曰密教者而研究之。

喇嘛何由而出於密教。密教何由而產喇嘛。何由而入西藏。何由而入蒙古及新疆北部也。今査其結果如左。

昔印度中部岡幾斯河濱。釋迦降世。佛教勃興。一時稱盛。風靡全國。釋迦涅般二百年後。其教分爲大乘小乘兩派。適波羅門教徒爲蠻族迫害。向四方逃難。於是大開佛教遠傳各國之路。其後高僧輩出。發揮教理益精。佛教之力。又大恢復。釋迦涅般後六百年時。馬鳴出世。唱道大乘。七百年時。龍樹出世。大布大乘教理而宣揚之。古人崇爲無相好佛。其時小乘之固執說。自不見信於世。

然龍樹既發揮大乘教理。而又唱道密教。後有龍智出世。專繼承其師宗旨。而勉力發揚之。於是遂有密宗。

佛教傳播於各國。及向東北南三方擴張教路。南方如錫蘭島緬甸暹羅。及後印度附近諸島嶼。是曰南方之佛教。卽所謂小乘派也。北方由印度之北部入西藏。是爲中心。復傳播於蒙古東方。則入中國而朝鮮。而日本。此爲北方佛教。卽所謂大乘派也。據識者之說。謂龍樹所唱道之密宗。卽大乘教中之最深遠奧妙者。實臻神祕幽玄之域。非顯教徒所能窺。蓋佛教全體究竟之精神。實在密宗云。

龍樹唱大乘教後。由無著及世親二人。分爲認識上哲學

派。及冥想上哲學派。大乘即繼承此二派。一則盡力於論理及惟心論。一則加參印度之婆羅門教。又多容印度古習慣。而於茲密宗以開發焉。

密宗大成於龍智之手。由其弟子金剛智傳於中國。由善無畏三藏譯出之大日經。金剛頂經等經典。至金剛弟子不空。愈益發揮。乃由空海傳入日本。遂生日本眞言宗一派。

又一面由世親弟子三迦達沙傳入於印度之北方之迦濕彌羅。然後由補達巴黎他者以傳入西藏。是時爲西歷四百七十年。距今一千八百六十年前。中國東晉安帝義熙丁未三年。此佛教入西藏之始也。密宗入西藏以來。由印度聘要多學者譯釋經典。宣布於國內。由是者經年。高僧輩出。鑑於西藏之國風。又加以修正。於是乃成一種喇嘛教。古有之宗教。悉行排去。(崇拜山土石之自然教)經多年盛衰變遷。至元初。西藏有法思巴者出。聰慧絕倫。七歲誦經演法。十五歲遍通三藏。究佛教之眞理。國人因之曰聖人。元之世祖於千二百八十年代。遂尊爲國師。統理天下教門。極深信用。於是法思巴建立宗派。稱喇嘛紅教。此喇嘛紅教。實元之國教也。法思巴又受詔制定元之國字。今蒙古字是也。(元之國字亦有云畏吾兒人所作者)歷代帝王多信奉之。極一時之盛。至元末。百弊流出。相率而爲呑刀吐火等幻術。教宗湮沒不明。而改正之勢時逼矣。

明之永樂十五年。西歷千四百十七年。有宗喀巴者。生於今甘肅省之西甯府。資性慧敏。年甫十四歲。赴西藏學紅教於薩迦廟。得道大悟。怵於流弊。不忍坐視。慨然以救世主自任。自創一派。以別於紅教。是即黃教之祖師也。

宗喀巴斷行改革紅教。乃大會衆僧。自著黃衣黃帽以告衆曰。教主者。世世轉生。以渡濟人民。今紅教不良。宜改革之要點有三。一衣服換黃色。二改正咒語。三教主之衣鉢不得傳其子孫。須指定轉生之兒而傳授之。

黃教之教祖宗喀巴。有大弟子二人。一曰達賴喇嘛。一曰

班禪喇嘛。達賴云者。蒙古語大海之意。謂其知慧如大海也。班禪者西藏語有知識文學寶珠等意。達賴班禪皆有法位名。世世以呼畢勒罕（轉身之義）化身。其死時自知往生之地。指示其子弟迎而立之。輪回不絕云。

達賴一世名曰格根朱巴。西藏先王贊普之後裔。世世襲其王位。格根朱巴捨棄王位。出家修道。事宗喀巴以弟子禮。於喇嘛黃敎究有心得。遂得承法衣鉢。而爲救世主。於是國人尊推。仍爲西藏國王。即以法王而兼國王。由是以來。西藏國之王位。不傳諸子。而傳諸法王轉生兒矣。其法置弟巴者爲副王。輔佐國政。

西歷一千五百十一年。距今三百九十年前。明之武宗正德六年。當達賴第三世。親至青海及河套之地。敎化諸蒙古唵塔兒部落。於是各部靡然歸依喇嘛黃敎。諸王要多爲達賴弟子。自黃敎興而王公改殺伐之宗者正多。遂稱達賴爲活佛。傳播黃敎於各部落。此黃敎入蒙古之始也。及入本朝。當世祖時。曾遣使迎達賴第五世。封爲西天大自在佛。統轄天下釋敎。時爲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距今二百五十年前。時爲順治九年。此本朝對於喇嘛黃敎尊信之始也。

班禪第一世名珠凱布埒克巴勒藏。事宗喀巴以興黃敎。後至班禪第四世。勤勞國事。威望大著。國朝太宗厚遇之。贈金剛大師之尊號。

達賴喇嘛。世世在前藏之拉薩。班禪在後藏之札什倫布。法燈承繼。皆立於駐藏大臣監督之下。達賴喇嘛統治西藏全部。班禪喇嘛行事隸屬於達賴之下。

達賴喇嘛。位置在喇嘛僧中最高。有宗敎上無限威權。如歐洲羅馬法王然。其國人尊崇達賴。爲保護國家及佛敎。且確信達賴喇嘛世世轉生各喇嘛僧家中。故達賴喇嘛死。搜索其指示之轉生兒。選登爲後繼者。請本朝諭旨以定之。班禪喇嘛者。殆西藏國之副王。所謂副法王也。然在後藏人民。亦尊之爲法王。兼有國土。班禪去世。即由達賴喇嘛求其轉生之嬰兒。請於北京朝廷。諭旨定之。以爲後

繼者。達賴班禪兩喇嘛之次。即爲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圖克圖二人。哲布尊丹駐外蒙古庫倫。其配下有一萬僧人。布教於蒙古諸地方。勢力實普及蒙古全部。章嘉呼圖克圖駐北多倫諾爾。來往駐錫。督視宗教宣布事宜。

喇嘛黃教如前述。世世高僧輩出。盡力布教。僧侶之修勵。亦極嚴肅。喇嘛對於人民。不特布教已也。且爲醫者有之。爲教師者有之。爲技師者有之。爲勞働者亦有之。彼之布里雅特。歸屬於俄國後。由西藏聘喇嘛僧十二名布教。出其餘暇。授之以諸科醫術算術等學。其民大悅。俄政府嫌忌之。於是該族悉歸心喇嘛黃教。此足以見其感化力矣。

本朝首重儒教。佛教不過因服蒙藏而兼尊崇。利用爲統治外藩之政策。蓋因喇嘛黃教之勢力。深入蒙古各種族之腦。不可猝拔。且侵入東方滿洲。及俄領布里雅特族及中央亞細亞。到處風靡。故本朝特虛禮以尊之。優待章嘉呼圖克圖。於多倫諾爾造大寺院。利用爲朝廷與達賴之連鎖。收攬蒙族之民心。當喇嘛選舉時。每勅忠實於朝廷者而定之。統治政策。深有意焉。新疆之喇嘛教。即土爾扈特信奉之黃教也。明末。喇嘛多人新疆。彼等建築寺院。中飾以金銀寶石。雕刻極好。至喇嘛之服裝。則著袈裟冠僧帽。衣帽色老者黃色。少者紅色。廟內晝夜點油燈十數人羅列鳴鐘打鼓誦經。亦如內地。

喇嘛黃教之教理。龍樹所唱道者。神祕幽玄之密教也。其教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純粹大乘佛教之眞理。幽深玄遠。非日本之眞言宗所可及也。

喇嘛教徒平素所念者六字。曰「唵嘛呢叭𠺗吽」即佛語「他無所冀蓮華上之寶座」意。此喇嘛信徒最尊之語。亦如我國阿彌陀佛語同。男女老少常作口中語也。其語實喇嘛教之神髓。經典之根元。一唱功效。如誦萬言經典。信之爲免災厄祈成佛之道。蒙古到處巖頭樹梢或牆石碑日用器皿上。無不記此語。最甚者刻在人背頭上。西藏及蒙古人信仰喇嘛教極尊。子弟出家者。多於在家。

西藏拉薩府頗多廟宇。極其壯麗。大半皆賴蒙人捐金。年年由蒙古各部捐與拉薩寺之金額。殆數十萬以上。其熱心宗教。實令人驚。且不遠千萬里。渡大戈壁旅行。費時年餘。始達拉薩宮殿。長跪以待達賴出殿。如得一見者。爲畢生之光榮。盡獻金銀而不吝。其又更甚者。賣却家產。換得金銀。縫著於衣裏。行行乞食。參詣拉薩。曰朝山。又曰朝活佛。凡行此者。親戚皆以爲榮云。其見達賴及他高僧時。蒲伏於地。多有感泣者。其誠心至此。謀國者宜利用之。西史有一度蒙兵點三年草不生之言。讀蒙古史。莫不見蒙人爲猛悍凶暴殺伐殘忍之民族。然至今不數百年。如猛虎一變爲駝矣。則皆爲黃教化之也。昔元祖成吉思汗。率其凡倫健族。四方侵略。所向之地。屍山血河。雖曰慘忍。而不失其雄武之風也。乃自歸依喇嘛。其悍氣消磨盡矣。論史者謂元之亡。不亡於明。而亡於喇嘛。蓋有由也。然吾人至今。有一最樂觀事。則行於蒙之旅客。頗得便宜是也。昔蒙人見一旅行者。必殺之而取其物。今遇旅客飢渴者。反施之以飲食。聞有旅人不能帶家之諺。昔時各種旅客。以干戈相見。今則若戴救主。有無相通。直一變而爲社會主義之民族矣。由此觀之。佛力誠大矣哉。

伊魯的斯宮後紀

緒言

伊魯的斯宮。自土皇哈美被逐後。五月於茲。重門封鎖。久無人迹。他國之使臣。或許一遊而已。有一日。承內部長官之招。許報館職員。均得參閱。余因亦得瞻其盛而成此篇。

入宮記

實驗之奇異。與虛構之奇異不同。不意今日余竟置身於奇異實驗之中。余於伊魯的斯宮。逐件推敲。始知土前皇哈美之爲人。多疑善怯。胸無主宰。固一妄人也。然甚譎。人民稍有請求。必多方以沮止之。歷觀伊魯的斯宮諸室。三十年間土耳其之歷史。令人觸緒而來。且勿言其宮室之奉。財源之富。卽舉一事言之。屋角假設蛛網。均以金絲爲之。而蜘蛛所吐之沫。則或爲眞珠。或爲寶石。其窮奢極慾

如此。或曰。此固非眞者。寶石係僞造。珠亦非眞。第內府長官報銷之價値。則必數倍於眞者耳。卽此可知哈美固爲人日日作弄。而已乃不知也。

宮門口甬道作斜坦形。古俗蘇丹（卽土皇）將有事於回廟。必須經由此路。熟習其禮拜五祭典者皆知之。殆及門口。則路又作斜上之形。口有老兵數人。列作一行。專管啓閉轉欄。及售園票。客有購得者。有白褂之阿爾盤銀人。及綠布包頭之阿拉伯人。來作導遊。凡入宮必須經由此門而入。過此向右轉。時遇內監宮女無數。地鋪黃沙。再進一門。則見有白色兩層樓之洋房。中用飛橋作爲過渡。聯接兩處。兩所洋房。一爲戲場。一爲寢宮。卽伊魯的斯宮之中心點。亦卽土京之中心點也。

建造品

抵該處。導者將兩門封條揭下。余隨衆公使而入。祇見一大客堂。其中傢具陳設無多。余不甚滿意。亟欲一推其究竟。然細視其構造之法。知非尋常匠目所能者。再進迴旋數次。令人目迷五色。如房室。如過路。如樓梯。多不可數。聞哈美所居。時刻易地。凡哈美欲易一處。則必將以前所居之房堵塞。路徑塞斷。窗戶擊損。始肯搬遷。明日遷一處。又復如此。所以在伊魯的斯宮。竟不能尋得哈美究居何處也。

入宮作一番盤旋。屈曲之室。使人必蜿蜒而行。令人頓起戰慄。知此獨夫畏懼衆人有由。而亦知因此衆人所以畏此獨夫焉。觀其門戶。無一洞闢者。足徵其心緒甚不願爲他人所窺見。故卽一迴廊。亦無有作直行者。在其寢宮之後。有曰米辣宮者。從前爲德皇所建。前廊寬廣。內容亦甚華美。然聞土皇哈美於此數年間。除國宴外。從未一抵其處。至伊魯的斯宮中諸室。余觀祇有兩間。可號爲大者。然哈美亦不甚入。近十年來。哈美從未臥牀。喜倒睡於沙法中。而置足於椅。有時此室。有時彼室。一夜之中。易地三四焉。宮中房室雖多。而路徑祇有一條。地震之後。哈美令將門戶全行用泥堵塞。故宮內大道。有時兩人竟不能並肩

而過。哈美終夜作防敵狀。有時衷甲而坐。似處處有手槍在其左右者。其開通花園之門。內爲鐵門。鐵門外有警兵看守。

書室

宮中祇三室。收拾淸潔。第一爲會客處。第二卽哈美之書室。室中藏手抄之書。及像片無數。各國君王貴族半身之像具備。土國所有之戰艦。亦有映片。室內有大書架二。英法德文書籍具備。余取一英文書展視。印刷旣鮮明。中間有點畫。有校勘。似曾閱過者。余意土皇村野如鄉人。決不肯留心如此。或者其宮中內官及備顧問者。得參閱祕籍耳。在室中間設一黃色彌陀榻。旁置一几。備置咖啡手槍等件。室角有花緞門帘兩處。內置面架等件。另有兩木板架。滿置軍器。如手槍礮槍均備。其執手處爲純金。爲玳瑁。形式甚佳。輕年之土人。入伊爾的斯宮。將軍器四處拋散。在浴室中。卽檢得兩已裝彈之槍。惟大概多已收拾。以防危險。然在室中。尚檢得手槍數支。並有鋼質堅甲兩副。第三室。卽土皇在此室中。爲士兵所圍。聞驅逐之信者。室中尙留存香煙廢紙無數。亦有零物。似爲勝軍所搜檢而留貽者。牆之右角。掛一錢袋。下爲哈美之寶座。後有簾低垂。揭簾進視。中懸一畫。甚奇。畫內哈美在船中。另有六垂髯者。作迫欲登岸之狀。而岸上有六美女。均作裸體形。另有似獸非獸尾角具備者。雜其間。噫。哈美亦人主也。何爲而懸此畫乎。

寶藏

此日伊爾的斯宮中。寶貨無多。如寶石珍片。各宮中所存已寥寥可數。惟在西爾宮中。尋獲中國古磁及掛氈無數。其餘所遺。均係巨笨之物。不甚適觀。中有大象骨二具。外包以銀。爲前已革海諦總督所貢。又日本大花瓶數件。悉係新式。過此又另入一室。中所陳設爲美術品。有希臘銅鼎二。並十七世紀之畫圖兩幅。一檯爲法國古式。並有中國之碗。金藍相間。所謂景泰藍者近是。另一廂所懸畫有十二幅。意態生動。云係賣品。又德開宮中。亦高懸各國君

王小像。在德皇之旁。有土國水陸軍各模樣。並有土德兩皇相見之影片。壁上畫土德軍形。聞從前畫時用萬花筒映照。各軍士之服色。應紅應藍。均照其當時服式不稍參差。

宮內僻道

自出國庫後。遍歷宮中諸僻道。凡所見見聞聞。無不新奇可喜。至第六室。有內侍數人。宮女數人。鋪地爲牀。悉臥於地板上。至萬牲園。見名馬一匹。貓狗無數。有鸚鵡一頭。係從前哈美所心愛者。其尾與喙。均微向右偏。有一架滿懸土皇之衣。有新有舊。此外緞疋絨布。堆積滿地。再入一秘室。廢紙堆聚室中。檢視皆係要聞。內有一紙。係土耳其駐英公使報告。謂倫敦人聞亞米尼人被屠。大爲忿怒。正開會聚議。又有木板數架。皆土皇平日供奉之藥物。聞此室中。寶物甚多。已被政府取去無數云。閱畢遂出。

羅思福東非洲游獵記

美前總統之在非洲游獵。於報館記者及映相家。概從謝絕。故人不甚知其蹤跡。此篇係其同伴達生所記。均紀實之作。達蓋其老友也。

余等迤邐行蘇彝士運河間。蘇彝士河者。水路中之要道。劃分東西爲二者也。汽船阿德鑾耳鼓輪行其中。風靜不波。機聲與水聲相應和。兩夾岸高懸火油之燈。使行者可循道而行。沿岸邊時聞人聲。類法國音。或阿拉伯。警告來船以近水新有漲沙。在阿德鑾耳中艙間。有人斜坐於椅。與對面坐之福特列克互相易火吸煙。此外船客均環繞作一團。目有注。注此客。耳有聽。聽此客。客蓋即美前總統羅思福也。自從拿破爾登舟以來。羅思福遂如是船之主腦。無一日不在團中。若婦若稚若男子。無不欲望見顏色。旣見則雖從未覿面者。如舊相識。以致人人反慮路程祇五日。即抵馬賽。以爲日期太促焉。曾記有一法國婦人。其夫爲沈麻利士官。此時亦在船中。向羅思福言曰。蒙修。我願爲美人耳。羅詢以何故。婦曰。我爲美人則可選舉總統如君者耳。羅面微現絳色。而深謝之。

輪船到馬白賽。航路已畢。余等與同舟友侶。將分手。遂一一握手言別。馬白賽者。係一島城。四面環以白牆。棕葉披垂。如駝鳥之翼。羊角之樹正盛。散佈於地。映帶左右。余等迤邐穿林拂樹而過。各國均有船在該處。高懸旗號。近其海岸邊。有土船無數。其水手絕有膽力。能平時以一葦遠航。倚其習慣之知識。或且遠至印度洋中。既抵該城。有英國巡洋艦奔杜耳。作軍樂相迎。抵岸。岸上車站滿綴花柏。及聯合字樣。該處署理總督傑克生君來謁。與羅斯福君握手道故。余與米恩司葛密諸人。行相見禮。最後則由該署督介紹。獲見雷奇德隆。係大冒險家。克能海。郎預備保護羅思福往游東非之侍衛。車站外環立土人無數。中間有一單獨之中國人。廣額圓肩。背後垂有一辮。以兩手插入衣袋中。亦在人叢中注視。印度人之作貿易者。均褒小衫。戴圈而出。爭欲一覩此美洲之大人物。

時專車已備在月臺間。下午二鐘半。向甲壁開行。其日天氣溫和。不似過赤道祇四度者。署督傑克生。遂請羅思福登車。羅以坐位有餘地。邀米恩司及細羅司同坐。葛密則與大衆坐於車頭上。火車鳴汽欲開。土人高呼甲罕來。甲罕來者。言祝長途安穩也。車動。覺面前之人物。均作倒垂狀。離馬白賽六十英里。途中過張河橋。奇景也。張河橋長一千七百英尺。背作弓形。火車至是處。必開慢車。沿路悉係甘蔗之田。每一小車站。土人必攜甘蔗來求售。羅思福君坐車頭上。遠觀風景。過張河橋漸冷。非獨氣候與前大異。卽沿路之植物。亦復種種不同。時署督傑克生君在車中。告羅思福以本地之種種景色。克能海君則言其從前種種狩獵之事。合車中人。皆傾耳靜聽。將近朱維車站時。遙見有一噬人之獅。口中正銜一人。背後有六人追之。明日早。見東方均作橘色。未幾日出。遂現一蔚藍之天。車抵甲壁。該處辦有營帳十三座。中一座結綵懸花。蓋羅君所居者。羅至甲壁。本地土人均歡迎之。土人因不知其前總統也。第見其儀表非常。呼之曰伯納德巴。伯納德巴者。言有威風也。未幾一農人傳來消息。謂田間有獅。於是擦槍

揩油。衆均躍躍欲試矣。

次早。天甫黎明。時有涼風扇人。衆皆起。見有野獸之屍橫臥田間。又草徑中有蹄跡。知必有獅。一士兵眼光極銳。卽遠指一堆草間曰。是中有獅。獅聞人聲驚起。逕撲士兵。士人等方驚措。不知所爲。而羅思福槍彈一發。獅中彈卽斃。羅思福君此次槍彈之發。乃獲大名。蓋羅投身於政界中。不習獵事已久。此次出手得獅。殊出意外。卽土人亦莫不驚羅君手段之高。葛密繼之。野獸亦應聲而倒。計十五日彈死雄獅五頭。雌獅一頭。獵豹一頭。豹一頭。豹子二頭。及犀牛一頭。既而至鄉人麥克倫田間。麥克倫謂彼田中有物多種。足以狩獵。抵彼處。見土人無數。皆赤足張拳。手中間執軍器。悉爲垂纓之槍。其項間手足。均垂有銅圈或鐵圈。羅思福君抵其間。卽有土人業獵者相告。以從前種種捕犀之法。未幾。卽見一犀牛蹣跚而至。一白人縱馬逐之。土人未見此種捕法。均大呼。騎馬之白人。手內舉槍。正欲出彈。而犀牛奮其角以與馬相牴觸。馬被觸而斃。人亦倒。此白人急躍起。在人叢中更換一馬。騰身上。卽裝彈再燃。時犀牛方轉側被彈。仍張其巨眼。倒於地上。

羅思福自獵獲犀牛一角之後。興致勃發。一日獨出。晚自拖一頭下。覵牛身處處有斑彈。知彼時奮鬬必甚力也。後一日。葛密正揚長而出。一土人遽爲豹所銜去。有小牛一頭。斃於田中。覵其身上牙痕。知必爲豹所嚙。葛密邀羅思福均出。土人爲嚮兵者前導。蹤跡豹之所在。先不獲。密葛不耐。猛向草叢中施放一槍。忽大聲起於草間。一豹距躍而起。跳有丈餘之高。直撲葛密。葛密返奔數步。欲取槍再燃。而豹轉撲葛密旁之侍者。侍者無力。爲豹所擒。形式已同死屍無異。而羅思福君在旁舉槍燃轟。豹死而土人亦倒。各獸攜歸後。均延動物家一一考究其體格。其腦殼。均運載至美。

羅思福君遂同其同伴行。抵尼辣白。尼辣白者。最簡陋之地。與英國在東非所建各城殊異。用至便宜之材料構造。其房屋最佳者。不過爲帳篷。爲鐵瓦有時日光入室。耀眼

使人欲盲。其牆壁炎熱異常。無意中以手摸壁。炙手欲焚。無異火爐。至德人法人比利時葡萄牙人居是處者。所建之屋獨佳。大都以木石爲之。而以棕草爲頂。英人亦不慣住小篷中者。故每至一處。亦必有所建築。蓋亦不獨在東非洲爲然也。土人裝飾甚爲奇異。一城之中。有六七種人。曰葛文。葛裕。司活里沙立馬賽。各不相顧。有時且同讎敵。有警兵維持其秩序焉。

葛尼爲尼辣白東北之山。天晴時可見。山頂時有積雪。山峯高一萬八千尺。高聳入雲。過此則爲尼伯河。天甚酷熱。岸邊有高等旅館。如紐約式。再過則又爲森林獵場矣。克甯海來失謂該處可縱獵。各人均駕牛及棕草爲篷之車。向尼樊軒河而來。尼樊軒者。其位置在維多利亞與尼伯河之中。著名大河也。中有水道通散沙。東非洲所流傳之奇聞軼事。多出其中。該河每離一英里。水流卽作一停頓。水道雖通連。而每間一里。水色卽截然不同。尼伯之水清潔可用。如化學中所煮之蒸水。一至散沙。水卽渾濁不可入口。土人謂之散沙。意卽不可飲必失物之意。蓋相傳水中有礦質。飲之令人發熱病。且歸家必失其小牛也。克能海任維思福君保衛之職。途中一一講述是河之歷史。旋思散沙之河源。必在尼伯之南岸邊。因從而蹤跡。河身愈小。船殆不可行。克能海鞠躬爇火而入。一探其異。行未數步。忽有冷氣一陣來。撲滅其火。聞穴中有聲如燈罩爆裂。然復倚於石壁間。聽久之。遠遠似尙有水聲。以無路可通。遂返身出。據克謂壁中必有獅穴也。散沙河盡頭處。有英人駐防隊在。其統領名盍能維思福與諸伴遂駐於此。有小輪一艘。專以供給維君差遣者也。

附錄第四　行紀

永甯祇謁記　令公

宣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景皇帝周年忌辰。簡振貝子恭代赴梁格莊　暫安殿行禮。大小隨從官員。凡部院京曹。以次遣派行差。余亦承乏而往。緣以周行所見。敬紀如左。

自京至梁格莊

京漢鐵道。尋常客車。不能直達易州。凡赴易州者。必自高碑店下車。改乘新易火車也。此次郵部備專車接送。送車以二十日午間。分兩起行。余乘第二起專車。午十二鐘三刻。由前門西站啟行。十四里至跑馬場。又十六里至盧溝橋。停十分鐘。以待來車。蓋京漢係單軌。兩車相遇。必以站間之叉道。爲其通過之地。故稍有停佇。車站之南有小城。即拱極城也。據渾河東北岸。城有南北二門。南門直盧溝橋。明人以盧溝爲畿輔咽喉。築城置戍於此。今西路捕盜同知駐焉。頃之。車過渾河。鐵橋長里許。車右。望見盧溝橋。橋空十有一。志載盧溝橋一名廣利橋。金明昌中建。本朝屢加修葺。加廣石道。橋長二百步。石欄獅柱。每早波光曉月。上下蕩漾。故稱盧溝曉月。爲燕京八景之一。渾河號爲湍悍。冬令水涸。其淺可涉。

一點二刻。過長新店。市街甚長。亦京西一大市集。自前門至此。已四十二里矣。又二十里至良鄉縣。城東北有小山。曰燎石崗。高不過五丈。崗上有塔。名多佛。隋建。鐵道鑿崗石而過。石皆火赤。又三十八里至琉璃河車站。琉璃河即古聖水也。水極清澈。車左。望見跨河石橋。水溝八道。志載橋長四丈五尺。亦金時建。車站去河凡數里。北來先渡河而後至站。過站後。又二十八里。渡拒馬河。至涿州。車左。望州城有雙塔平峙。舊時驛道。既過涿州。西南自二十里鋪。斜行抵淶水。今鐵道取直徑。乃南行四十里。午後三鐘。至高碑店。自前門至此。總百六十八里。屬於京漢路線。車轉而西。始入新易鐵道

新易者。由新城之高碑店。至於易州之梁格莊者也。自高碑店約行五十里。過拒馬河南支。至淶水縣。城南有大塔。又四十里至易州。距易州相近。有兩峯突起如乳。南峯孤立。北峯則綿長不絕。車道由此而過。所謂門山者也。自此迤西。四山環繞。夕陽掩映。天開蔚藍。好景如畫。惜山皆童枯。殊令意興寂寞耳。歷十五里。抵梁格莊。下車覓宿。新易路線長約一百餘里。自前門至此。總二百八十里。時午後四鐘四十分矣。

記宮門行禮禮節

梁格莊爲馬蘭鎮駐所。 行宮倚山而列。南面有小山。直對宮門。宮門前石道平鋪。道外有石橋。車站卽在橋西南。相距不過百步。二十一日黎明。百官咸集於宮門外。石道兩旁。 法駕鹵簿全設。兵隊按序排列。東西兩隅爲燎池。紙錁畫綴諸焚化之物。畢置其中。無何。門啟。一人執黃傘當門立。遙瞻重門以內。爔炬高燒。敬知爲 几筵前矣。內殿贊跪。門外百官咸跪。屏息聞讀祝聲朗朗。約十分鐘。行三叩禮。興。恭代大臣振貝子。及諸執事。奉 冠服筐篚而出。及門。百官咸跪。興。從行至燎所。貝子奠酒焚送。復行三叩禮。禮畢。執事者皆退。天大明矣。是日專車定午前十鐘反京。同行者俱以事歸。余觀易州山川雄壯。將順道瞻謁陵廟。獲晤同志商君雲亭。約伴偕往。於是移寓商君所。相與僱車而行。作褁糧入山之計。

崇陵工程

崇陵。德宗景皇帝新陵也。地名金龍峪。當梁格莊西北。約二里餘。兩山環抱。上有源泉。水流依山行。分左右兩派。旣入山口。見磚墩大小不一。蓋預定工作地位。以爲建築時之指南者。工人數百。方掘土塡地。輕便小鐵道。縱橫錯列。運載土石。下車步自山頂。縱覽形勢。峪中寬廣各約二里。對面影壁山。卽梁格莊行宮南向之照山也。雖未能闊大。而山川環抱。亦頗完固。聞是地工程。期以五年。費約七百數十萬。以天漸嚴寒。月內將停工作云。日已正中。遂驅車南返。

謁 昌陵

出山口。望見梁格莊永福寺屋頂。若小塔然。寺在行宮西。紅牆圍繞。碧樹參天。來時經過其門。遠而望之。饒有畫意。近寺約半里許。折而東南。傍山行。又西折南旋。越小嶺而過。御者告曰。此白塔嶺也。山下村落曰半壁店。北易水自西陵流出。經市北而過。車既下嶺。沿河（即北易水）而行。廣廈雲連。皆守護 陵廟諸官署。渡石橋。遙見風水界牆。傍山而築。遂進東口子門。至此爲西陵禁地矣。自梁格莊來。約行十里。又三里。至 泰陵神路。沿途松林櫛次。四望皆山。御者爲言宜徑赴 昌陵。歸途再謁 泰陵。從之。行松林中里許。至 昌陵。仁宗睿皇帝陵也。神路長約二里。外爲聖德神功碑亭。極高峻。亭外分建華表四。各環以石欄。再進。爲石橋。橋北兩行。列石刻望柱二。獅、象、馬、文武臣像各二。迤北。爲龍鳳門。又北。有三聯石橋。過橋有碑亭。亭北。隆恩門五間。東西班房二。東有宰牲亭一。神廚五間。蓋隆恩門外之大勢如此。考會典。門內正中。隆恩殿五間。內設暖閣。殿前月臺。列銅鼎、銅鶴、銅鹿、各二。崇階石欄。五出陛。東西廡各五間。燎爐各一。殿後有琉璃花門三。再進爲石柱門。前陳石五供一分。其後爲方城。上爲明樓。內碑一座。樓下爲甃券門。方城之後爲 寶城。上有月牙城環之。按即地宮也。余等在隆恩門外。敬謁如禮。乃沿石道南出。腹飢甚。席地坐古松下。取乾糧飽啖以行。過大碑亭。順一小山麓。西折而南。出便門。涉河東行。至大紅門外。

謁 泰陵

泰陵。世宗憲皇帝陵也。規制閎壯。爲西陵冠。大紅門凡闔門三。左右石獅及下馬牌各二。外有蟠龍五架。白石大牌坊三。分列中左右。雕鏤極精。由此南出。有大石橋一座。立橋上。望永甯諸山。環拱朝宗。百數十里間。山川蟠結。一覽在目矣。從大紅門東旁。穿溝道而進。至於門內。當神路東偏。爲更衣殿。北進。有亭翼然立於正中者。 憲皇帝之聖德神功大碑亭也。亭外華表及石像。與 昌陵無異。惟石橋七空。 昌陵則五空耳。神路直北。有小山當道。於是

轉西而北。成一弧線形。此山西北接近　昌陵。東北直上數里。始爲　泰陵。自大紅門外至此。沿山而北。大道如砥。歷龍鳳門、三聯橋碑亭。而至隆恩門外。長約四五里。門內宮殿制度。亦同　昌陵。

余等立三聯石橋上。四望松雲覆地。中惟神路。白石一線。左右石溝兩條。自　寶城紅牆外。分流而出。夾道南行。長亦數里。望山河之雄壯。瞻宮闕之嵯峨。其氣像光昌。工程偉大。令人目眩。　世宗一代英主。西陵地勢。由其相度而得。亦可以見雄才大略之一斑。又當國勢鼎盛。物力豐厚。故其木石諸工。雖　昌陵亦莫之能及。嗚呼。盛矣。聞各陵饗殿(卽隆恩殿)陳設御用珍品。宸翰甚衆。庚子之亂。敵兵據西陵。皆席卷以去。俯仰今昔。輒爲慨然。

歸程

步行神路。周遭往來。雖力倦足疲。而天靜無風。又得良伴。私幸無已。　宣宗慕陵。去此尚二十里。日暮途遠。不果往。乃與商君偕歸。途中過　泰東陵。孝聖憲皇后陵也。有石橋當殿門外。殿後卽　寶城。無明樓。規模狹小。不能至。望見之焉。車行荒野中。登山涉水。非來時舊路。繞山而出。正當　崇陵支山之麓。過公主墳。妃園寢。林木森鬱。亦百年物也。不詳其所自。旣歸寓。市街燈火。已如繁星矣。

西陵自新建之　崇陵外。舊有六大陵。余等敬瞻其三。所不至者。　孝和容皇后之昌西陵。　宣宗成皇帝之慕陵。及　孝靜成皇后之慕東陵。皆在　昌陵迤西。當期諸異日焉。乃於次晨九鐘。坐火車歸。此車僅至高碑店止。在高碑店下車。歷一小時。待京漢南來車。乘以回京。午後二鐘。抵前門。與商君握別。

記　慕陵軼事

歸途火車中。遇如皋冒君。君於二十一日之晨赴陵。得從容遠至　慕陵。爲言　慕陵軼事。因補紀焉。　宣宗萬年吉地。故在東陵之寶華峪。舊制。地宮下起龍鬚溝兩道。防積水。　宣宗性恭儉。工程費限二百萬。慮起溝費鉅。以詢承修大臣松筠戴衢亨二公。體聖意。謂毋修亦可。工既成。

一日。行圍過此。遣人啟地宮入視。既出。鞾底爲濕。大怒。承辦大臣以下俱得罪。乃舍故地。而就西陵之龍泉峪卜吉焉。今　慕陵是也。陵前制度。無大碑亭及石人石馬。殿廡不藻飾。無方城明樓。崇儉敎樸。猶初志也。相傳殿後石碑坊。有石刻　御題文曰敬瞻東北。永慕無窮。雲山密邇。嗚呼。其慕與慕也。凡十九字。此　慕陵之所由名也。大孝終身慕父母。　宣宗之謂歟。





附錄第六　小說

時諧（續前）

蛙

夕陽將下。莽景蒼茫。一幼稚之公主。閒步入林。坐涼泉之側。手中執一金球。投空而上。復張手承之下。以是爲娛。此金球固公主所心愛者。已而投球愈高。公主承之。偶不愼。球忽墮地。輾轉而入於池。公主奔視。則池水深深。渺不見底。不知球沉何許矣。公主喪球。大戚曰。嗟乎。設有人出我金球者。吾願捐其美服奇寶。及一切浮世之所有而與之。公主語未畢。忽有一蛙伸首出水問曰。公主。爾胡爲悲泣。公主曰。咄爾賤蛙。爾焉能爲我謀者。吾金球墮於池矣。蛙曰。吾能出之。但吾不欲得寶物。而欲得公主之愛情。公主苟許我食同盤。寢同榻者。則吾必出球以還爾。公主私念曰。賤蛙言何荒悖。顧彼居水底。實能爲我覓球。吾不如佯允所請。以求珠還。遂語蛙曰。諾。子能負球出。則當惟命。蛙聞言。卽俯首入水。少頃。果負球而出。委諸地上。幼公主見球則大喜。奔拾之。遂不復以蛙爲念。返身而走。蛙在後呼曰。止止。公主。爾既見許。當挈我偕行。公主置若罔聞。逕疾奔返。翌晨。公主方坐而御餐。忽聞墀下疊發奇響。俄

而漸近。則有一人輕叩殿門而歌曰。卿卿試開門。開門納情郎。莫忘當日語。寒泉碧樹旁。公主啟扉。則見一蛙立門外。不覺大驚。急闔門。倉皇歸內室。王見公主驚懼失措。詰問何故。公主曰。有一穢賤之蛙。立於門外。昨彼爲我拾球於池中。我許彼與我同處。以爲彼固不能出池也。不謂彼今在戶。且將入矣。言未竟。蛙又叩門而歌曰。卿卿試開門。開門納情郎。莫忘當日語。寒泉碧樹旁。王語公主曰。爾既有諾。不可不踐。不如納之。公主乃啟門。蛙一躍入。徑至案下。謂公主曰。請寘我於案上。傍爾而坐。公主從之。蛙曰。移盤少近。使我可食。公主又從之。蛙縱噉既飽。則曰。吾憊矣。挈吾登樓。而寘於若之小牀。公主乃手握之。置諸繡榻之上。蛙酣睡竟夜。天明。躍而起。下樓出門去。公主喜曰。彼去矣。從此當不我擾矣。詎天將夕。又聞叩戶之聲。門闢。則蛙又入。仍臥於公主之枕旁。天明又去。第三夕亦然。翌晨。公主寤。張目四顧。則大愕。蓋蛙已不見。惟見一翩翩佳公子。美目流眄。風神絕世。亭亭立公主之牀頭。謂公主曰。我、王子也。爲惡怪所迷。身化爲蛙。必待有公主出之於池。而並臥於其牀者三夕。而後魔乃解。今得卿。幸已解此毒魔矣。吾今無所求。惟願與爾攜手歸國。共締婚姻。我二人當一生相憐愛也。公主大悅。遂許之。二人方切切私語。忽聞門外喧聲。則迎迓王子者已至。華輿一。良馬八。衛士簇擁而前。一老僕從其後。見主人之厄運已終。喜溢眉宇。王子遂攜公主返國。卽

日行結婚禮。夫妻偕老。富貴無量。

狐及馬

一農人蓄一馬。馬事主。忠奮而勤勞。久之。馬漸衰老。力不能任役。農人遂不給以食。且逐之曰。吾今無需爾。爾可速離吾廐。待爾強健過於獅。而後取爾歸也。遂啟戶驅之出。馬被逐。不勝悲楚。徬徨於森林中。冀得一處以蔽風雨。忽有一狐至其前。問曰。吾友。胡爲悲楚若是。馬答曰。唉。主人忘吾數年之功。而憾吾今日之老不勝役。則放逐之。且謂余曰。使爾強健如獅。則取爾歸。夫吾焉有此強健如獅之一日哉。苟有之。則彼亦不爲此言矣。狐笑曰。爾毋憂。吾當助爾。爾試臥地。伸體若僵。僞爲已死也者。馬從其言。狐遂赴獅所。語獅曰。距此不遠。有一死馬。爾從我往。則可以得飽餐。獅大悅。立出門。從狐至馬所。狐曰。是地往來者衆。爾不能安食於此。吾告汝一策。吾繫爾於馬尾之上。爾起去。則挽馬以歸。爾乃可徐徐食之矣。獅從其策。於是靜臥以待狐縛。狐出不意力縛其四足。而繫諸馬尾之上。縛既畢。則叩馬而呼曰。叱叱。速奔。馬遂奔。曳獅而行。獅大哮吼。林鳥皆驚逸。奮全力掙之。終不得脫。而馬則一任其呻吟。奔馳益疾。未幾而抵主人之室。馬曰。主人。獅在此。吾今勝之矣。農人見老馬尚能勝獅。心中亦悔曰。汝仍居此。吾當善飼汝。於是此窮蹙之老馬。得食既豐。遂優逸以終其身云。

倫貝史鐵根

一工人生一女。貌絕美。聰慧無匹。其父恆以之炫耀於人。一日。其父誇語國王。謂女能繅藁而成金。王性固好貨。聞之貪念大熾。遽命召女至。導往一室。室中積藁甚多。王與以紡軸一。命之曰。未晨而藁皆成金。則獲生。否則不赦。女郎力辭不勝任。弗聽。扃門而去。女遂煢居室中。自傷命薄。悲且泣。俄而門突闢。一小豎貌殊獰怪。蹇而入曰。女郎無恙耶。何爲悲泣。女曰。噫。王命吾繅藁而成金。吾不知所措。故悲泣。豎曰。苟吾能代爲之。子將何以報我。女曰。以我項環贈汝。豎聞言。卽就坐紡軸之側。意殊自得。軸輪才數旋。則功已竟。蓋藁皆成金矣。王入見之。乃大驚喜。然王所欲甚奢。仍幽女不釋。且督令更爲之。女又不知所措。獨坐而泣。未幾。豎又啟戶而入。問曰。子奚以餽我。我當更爲子執役。女曰。指環。豎得指環。則又搖輪而紡。翌晨。功皆畢。王見滿室燦燦皆黃金。不勝喜悅。然其貪心仍未饜。遂導女入一高大之室。積藁尤多。曰。今夕俱紡之成金。則冊爾爲后。王去。豎又至。曰。今已第三次矣。子更將何以餽我。女曰。吾已無長物。奈何。豎曰。然則爾爲后後。必以初娩之嬰與我。其許之乎。女圖維曰。此必不可。特欲求其執役。無可如何。遂允其請。於是豎又爲之執役。翌日。王見之。始躊躇滿志。遂妻之。於是此工人之女。竟爲王后。未幾。誕一皇嗣。后初甚欣喜。蓋已忘其前日之諾矣。一日。豎

忽至。向后索嬰。后至此則又大戚。願獻其舉國之財以贖其子。弗獲。后涕淚盈頤。哀懇良久。豎色始稍霽曰。吾今予若三日之限。三日之中。爾苟能舉吾名者。則留若雛。后徹夜不寐。窮索平日所聞之異名。更勅使者四出。遍訪國中奇僻之人名。翌日豎至。后乃歷舉帖墨臺、明社敏、冉理遜諸名。凡所聞所知。無不畢舉。豎則一一答曰。非吾名也。后大窘。第二日則舉素所聞滑稽之稱。如彎足隆背曲脛之類。顧此侏小之豎。則又一一答曰。非吾名也。至第三日。一使者返曰。臣祇聞一名。昨日偶登高阜。見森林灌木中有無數狐兔。正相聚語。旁有一小廬。廬前烈火方舉。一豎翹足繞火高舞而歌曰。麥酒釀成麪麭焙。庭前歌舞客筵開。吾名倫貝史鐵根。寄語女郎莫漫猜。后聞之。喜極而躍。比豎至。問曰。后吾名何歟。后故問曰。約翰乎。曰否。湯默乎。曰否。然則非倫貝史鐵根乎。豎大呼曰。是必彼妖語之。是必彼妖語之。怒甚頓足。足陷地甚深。乃以雙手拔足而出之。奪門疾竄去。後不復至。

鵝女

一王后年事已高。國王薨後。僅遺一公主。風貌絕佳。既長。占鳳於遠方一王子。比及婚期。公主摒擋行具。將適其國。后愛女甚。賜奩無算。凡金銀寶玩及一切服御之品。罔不具備。此外又賜以美婢一名。命侍公主往。二人各乘一馬。公主之馬曰菲祿達。殊神駿。且能作人語。臨別。后又持小刀割髮一握。貽其女曰。吾女謹藏之。道中可以厭魔。母女乃悽然道別。公主藏

髮於懷。上馬而行。一日。二人跨馬抵一溪畔。公主渴甚。語婢曰。子盍下馬。取金爵汲水於溪。以供吾飲。婢曰。否。子渴則子自下馬。伏於水濱而飲之。吾安能爲汝汲者。蓋此婢非他。實一魔也。公主聞之。噤口不敢答。遂下馬。跽於溪旁而飲之。心中悲怨殊甚。莫可如何。乃低聲泣曰。嗟乎。吾傷何如矣。懷中髮忽答之曰。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公主爲人溫雅而巽懦。故一語不及婢之無禮。仍上馬行。二人並馳道上。天方炎暑。無何。公主復渴甚。至一河。公主已忘其婢之出言不遜。仍謂之曰。請下馬汲水於金爵。以供我飲。婢答語益驕縱。直謂之曰。子欲飲則自飲耳。吾不復爲汝婢矣。公主下馬伏地。注目於奔湍之中。哭而言曰。嗟乎。吾傷何如矣。髮又答曰。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公主方俯飲。而懷中之髮忽下墮。逐流而去。公主悽惻未定。故未之見。婢見之。大悅。蓋髮者鎭魔之寶。是寶既亡。而公主在其掌握中矣。故公主飲訖。將上弗祿達。婢卽曰。吾欲乘弗祿達。若乘吾馬可矣。公主不敢不讓馬。未幾。又脫公主之袍。而以己所衣敝褐易之。計途既近。婢又威脅公主曰。今吾爲公主。若爲婢。抵彼國後。苟以其事告人者。則必殺汝。公主不敢不諾。斯時旁無他人。此情此景。惟弗祿達實盡見之。於是婢乘弗祿達。而公主乘婢之馬。加鞭更進。瞬息而抵王宮。滿朝臣民。見之皆大悅。王子飛奔出迎。攙婢下馬。以爲此乃其眞婦也。相將登樓。居之繡閣。而眞公主則留居於庭外。此時王適臨窗而望。見公主神致秀麗。絕不類侍婢。乃入問新婦。此同來之人爲誰。而令獨立

於空庭之中。新婦曰。彼侍婢耳。吾挈之來。道中恃以爲伴。今無需彼。盍督之操作。毋令疎懈。王沈吟有間。不得位置之策。旣而曰。可令往佐一廝養卒爲我飼鵝。公主遂與廝養卒曰郭橐鏗者。共執飼鵝之役。踰數日。僞新婦忽謂王子曰。夫子。賤妾有一事。幸乞見允。王子曰。試言之。吾必允汝。新婦曰。命屠夫割吾馬之頭。此馬太狂暴。吾在道中。幾受其害。實則新婦恐茀祿達作人語。以其僞冒公主事告人耳。新婦之言一出。而忠義之茀祿達。遂見殺。眞公主聞之。爲之淚下。懇屠夫懸其首於城門。俾得朝夕出入一憑弔之。屠夫果從公主之請。割其首而懸之城門。翌日侵晨。公主偕郭橐鏗出。仰視馬首。嗚咽而呼曰。好馬爾頭懸。頭忽答曰。新婦爾流離。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二人驅鵝出城。至於野次。公主坐於溪岸之側。披髮梳掠。髮爛白若銀。掩映朝暾。耀耀射人目。郭橐鏗見之大喜。奔至。欲拔數莖。公主大呼曰。微風吹。微風吹。風吹童帽落。童兒遙相隨。吹過千山并萬壑。銀髮上頭君始歸。果爾山風倏至。吹落郭橐鏗之帽。越嶺而飛。郭橐鏗逐之。迨返。則公主梳掠已畢。髮已盤髻於頭矣。郭橐鏗大不懌。懊憹見於顏色。及晚。驅鵝而歸。翌晨。二人復出。公主仍憑弔茀祿達之頭。頭答語如前。俄而驅鵝至野次。公主復坐岸旁。梳掠其髮。郭橐鏗又奔至。欲拔之。公主疾呼曰。微風吹。微風吹。風吹童帽落。童兒遙相隨。吹過千山并萬壑。銀髮上頭君始歸。於是風至。吹童帽如故。童奔逐如故。比返。則公主梳掠又竟。髮依然無恙。及夕而歸。郭橐鏗赴王所愬之曰。吾不

欲與女郎牧鵝。王曰。何故。曰。彼無所事事。則竟日以我爲戲。王曰。彼若何。爾試言之。郭槖鏗遂一一具告王。王異之。命郭槖鏗明日仍偕女出牧。而己將潛躡二人後。以覘其異。翌晨。二人驅鵝而出。王匿於城門之側。備聞公主及蒴祿達問答之詞。既而抵郊外。公主席地坐。披髮而歌。山風倏至。郭槖鏗帽落。追逐久之。則公主已盤髮成髻矣。凡所見聞。皆一一如郭槖鏗言。心大怪詫。潛歸宮。二人均不之見。薄暮。公主驅鵝返。王呼之入宮。温語撫慰。詢以何故如此。女至此。不禁淚流被面曰。妾不能直陳於陛下。亦不敢告人。否則性命且不保。王追問益力。公主不能隱。乃盡舉往事以語王。王聞言。矜恤備至。立命賜宮袍披之。一時錦衣繡履。公主之風儀。益光豔射目。王亦聳肩凝視。讚羨不已。即召王子出。語以所娶之僞婦。乃一侍婢。此蓋其眞婦也。王子一見公主之姿容。亦大歡悅。不遑作他語。立命治宴大饗朝士。新郎上坐。新婦坐其側。朝士驟見公主。皆不之識。但覺寶帶香襦。神光離合。天仙化人不啻也。王於是一一舉其事。語之座客。正言時。僞新婦冉冉至。王乃佯問之曰。今有一僞冒王后之人。將以何法懲治其罪。僞新婦曰。此易易耳。試製一甕。甕中遍植以鋒利之釘。推囚入。駕以二馬。使挽之巡遊市衢。其人必死。王曰。然則卿即其人也。卿作法自斃矣。誠如卿言。請君入甕。於是此年幼之王。（指王子也）即日與眞公主結婚。後夫婦登極。享國甚久云。

（未完）

宣統元年十二月職官表（京官）

宗人府

職	姓名
宗令	禮親王世鐸
左宗正	肅親王善耆
右宗正	容親王魁斌
左宗人	貝子溥倫
右宗人	郡王訥勒赫
府丞	朱益藩

內閣

職	姓名
文華殿大學士	世續
文淵閣大學士	那桐
東閣大學士	鹿傳霖
體仁閣大學士	陸潤庠
協辦大學士	榮慶
	戴鴻慈
學士	溥善
	那晉
	毓隆
	榮勳
	麒德
	瑞豐
	楊佩璋
	王垿
	李聯芳
	吳郁生
侍讀學士	榮凱
	瑞沅
	靈照
	奎善
	崇鐶
	延昌
	甘大璋
	劉宇泰

軍機處

職	姓名
軍機大臣	慶親王奕劻
	世續
	鹿傳霖
	那桐
	戴鴻慈

內閣會議政務處

職
大學士
軍機大臣
各部尚書

翰林院

職	姓名
掌院學士	榮慶
學士	陸潤庠
	錫鈞
侍讀學士	許澤新
	景[illegible]
	恩祥
	惲毓鼎
	周克寬
	黃思永
侍講學士	延清
	世榮
	李士珍
	周爰諏
	楊捷三

外務部

職	姓名
總理事務	慶親王奕劻
會辦大臣	那桐
尚書會辦大臣	梁敦彥
左侍郎	聯芳
右侍郎	鄒嘉來
左丞	高而謙
右丞	曹汝霖
左參議	曾述棨
右參議	陳懋鼎

出使各國大臣

職	姓名
英	李經方
法日衛	劉式訓
俄	薩蔭圖
德	蔭昌
日	胡惟德
美墨祕古	張蔭棠
奧	雷補同
義	吳宗濂
和兼保和會	陸徵祥
比	楊樞

吏部

職	姓名
尚書	李殿林
左侍郎	唐景崇
右侍郎	于式枚
左丞	寶銘
右丞	孫紹陽
左參議	毓善
右參議	吳敬修

民政部

職	姓名
尚書	肅親王善耆
左侍郎	烏珍
右侍郎	林紹年
左丞	裕厚
右丞	延鴻
左參議	汪榮寶
右參議	紹彝
內城巡警總廳丞	章宗祥
外城巡警總廳丞	王善荃

度支部

職	姓名
尚書	載澤
左侍郎	紹英
右侍郎	陳邦瑞
左丞	陳宗嬀
右丞	傅蘭泰
左參議	曾習經
右參議	劉世珩
總督倉場	桂春
右侍郎	俞廉三
崇文門正監督	博迪蘇
副監督	壽耆
左翼監督	麟光
右翼監督	兜欽
官課副使	平觀海
大清銀行正監督	張允言
副監督	黎大鈞
造幣總廠正監督	瑞豐
副監督	錫廉

禮部

職	姓名
尚書	葛寶華
左侍郎	景厚
右侍郎	郭曾炘
左丞	英綿
右丞	劉果
左參議	曹廣權
右參議	李擢英

學部

職	姓名
尚書	榮慶
左侍郎	嚴修
右侍郎 正任	李家駒
右侍郎 署理	寶熙
左丞	喬樹枏
右丞	孟慶榮
左參議	林灝深
右參議	戴展誠
國子丞	徐坊
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劉廷琛

軍諮處

職	姓名
管理事務	毓朗
軍諮使	載濤
	馮國璋
	哈漢章

陸軍部

職	姓名
尚書	鐵良
左侍郎	壽勳
右侍郎 正任	蔭昌
右侍郎 署理	姚錫光
左丞	朱彭壽
右丞	許秉琦
左參議	慶蕃
右參議	錫嘏

籌辦海軍處

職	姓名
籌辦大臣	載洵
海軍提督	薩鎮冰
正使	
副使	譚學衡

法部

職	姓名
尚書	廷杰
左侍郎	紹昌
右侍郎	沈家本
左丞	曾鑑
右丞	黃均隆
左參議	魏聯奎
右參議	善佺
京師高等審判廳丞	至綿
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徐謙

農工商部

職	姓名
尚書	溥頲
左侍郎	熙彥
右侍郎	楊士琦
左丞	李國杰
右丞	沈雲沛
左參議	祝瀛元
右參議	袁克定

郵傳部

職	姓名
尚書	徐世昌
左侍郎	汪大燮
右侍郎	盛宣懷
左丞	李焜瀛
右丞	李經楚
左參議	梁士詒
右參議	胡祖蔭
督辦津浦鐵路	徐世昌

理藩部

職	姓名
尚書	壽耆
左侍郎	達壽
右侍郎	恩順
額外侍郎	凱畢

都察院

官職	姓名
都御史	張英麟
副都御史	伊克坦、陳名侃
給事中	忠廉、陳田、茹泰、張世培、聯豫、徐謙、宜烈、承平、王金鎔、徐國盛、聯魁、恩綸、陳鏞、富亮、陳慶桂、榮壽、高潤生、桂斌、陳應禧、朱顯廷
監察御史　京畿道	崇興、趙炳麟、惠銘、徐定超

都察院

道	姓名
遼瀋道	溥琦、史履晉、崇芳、路士桓
江蘇道	貴秀、石鏡潢
安徽道	瑞賢、黃瑞麒
山東道	英奎、王履康
山西道	誠壽、李浚
河南道	儼忠、葉芾棠
陝西道	貴銘、吳緯炳
甘肅道	崇廉、劉顯曾
新疆道	增祺、江春霖
福建道	文鑑、麥秩嚴
浙江道	祥楓、廖基鉦

都察院

道	姓名
江西道	伊浚額、趙熙
湖北道	富綸、蔡金臺
湖南道	常瑞、石長信
四川道	恩昌、饒芝祥
廣東道	奇承額、胡思敬
廣西道	惠裕、蕭丙炎
雲南道	誠鑑、孫培元
貴州道	齊忠甲

大理院

官職	姓名
正卿	定成
少卿	劉若曾
刑科推丞	許受衡
民科推丞	王式通
總檢察廳廳丞	王世琪

步軍統領

官職	姓名
步軍統領	毓朗
左翼總兵	魁春
右翼總兵	毓秀

資政院

官職	姓名
總裁	溥倫
協理	景星、丁振鐸、俞廉三、曹鴻勛、李家駒
幫辦	沈雲沛、寶熙、顧璜

憲政編查館

官職	姓名
管理事務	奕劻、世續、鹿傳霖、那桐、戴鴻慈

變通旗制處

溥倫、載澤、那桐、寶熙、熙彥、達壽

稅務處

官職	姓名
督辦大臣	那桐、鐵良
幫辦大臣	梁敦彥

法律館

官職	姓名
修訂法律大臣	沈家本、俞廉三

禁煙大臣

恭親王溥偉、鹿傳霖、景星、丁振鐸

各省清理財政監理官

官職	姓名
東三省正監理	熊希齡
奉天副監理	欒守綱
吉林副監理	荊性成
黑龍江副監理	甘鵬雲
直隸正監理	劉世珩
副監理	陸世芬
江蘇正監理	管象頤
江甯副監理	景凌霄
蘇州副監理	王建祖
兩淮副監理	梁致廣
安徽正監理	鄂芳
副監理	熊正琦
山東正監理	王宗基
副監理	章祖僖
山西正監理	樂平
副監理	袁永廉
河南正監理	唐瑞銅
副監理	蹇念益
陝西正監理	谷如墉
副監理	薛登道
甘肅正監理	劉次源
副監理	高增融

各省清理財政監理官

官職	姓名
新疆正監理	傅秉鑒
副監理	梁玉書
福建正監理	嚴璩
副監理	許汝棻
浙江正監理	王清穆
副監理	錢應清
江西正監理	孫毓駿
副監理	潤普
湖北正監理	程利川
副監理	賈鴻賓
湖南正監理	蔡源深
副監理	李啓琛
四川正監理	方碩輔
副監理	蔡鎮藩
廣東正監理	宋壽徵
副監理	胡大崇
廣西正監理	汪德溥
副監理	謝鼎庸
雲南正監理	奎隆
副監理	余晉芳
貴州正監理	彭穀孫
副監理	陳星庚

奉天

文職

職	姓名
總督東三省	錫良
巡撫	程德全
交涉使	韓國鈞
民政使	張元奇
度支使	張錫鑾
提學使	盧靖
提法使	吳鈁
高等審判廳廳丞	許世英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汪世杰
勸業道	韓鴻猷
錦新營口兵備道	周長齡
洮昌兵備道	趙臣翼
興鳳兵備道	
臨長海兵備道	

駐防

職	姓名
盛京副都統	多文
金州副都統	
興京副都統	靈熙

吉林

文職

職	姓名
巡撫	陳昭常
交涉使	鄧邦述
民政使	謝汝欽
度支使	陳玉麟
提學使	曹廣楨
提法使	吳燾
高等審判廳廳丞	
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史蔚
勸業道	徐鼎康
東南路兵備道	郭宗熙
西路兵備道	顏世清
東北路兵備道	王瑚
哈爾濱關道	施肇基

黑龍江

文職

職	姓名
巡撫	周樹模
民政使	趙渊
提學使	張建勳
提法使	秋桐豫
興東兵備道	慶山
呼倫兵備道	宋小濂
璦琿兵備道	姚福升

順天府

文職

職	姓名
管理府事	陸潤庠
府尹	王乃徵
府丞	阮忠樞

直隸

文職

職	姓名
總督	陳夔龍
布政使	凌福彭
提學使	傅增湘
按察使	齊耀琳
永定河道	呂珮芬
通運兵備道	衡吉
清河道	段書雲
熱河兵備道	徐士佳
津海關道	蔡紹基
津河道	謝崇基
大順廣兵備道	文冲
口北兵備道	成和
長蘆鹽運使	張鎮芳

武職

職	姓名
提督	姜桂題
泰寧鎮	希廉
馬蘭鎮	蘇嚕岱
天津鎮	張懷芝
通永鎮	雷震春
正定鎮	徐邦傑
大名鎮	李進才
宣化鎮	黃懋澄

駐防

職	姓名
密雲副都統	福海
熱河都統	誠勳
山海關副都統	儒林
察哈爾都統	溥良
察哈爾副都統	額勒琿

江南

文職

職	姓名
總督	張人駿
江南布政使	樊增祥
江南提學使	陳伯陶
江安十府糧儲道	吳對
江南鹽法道	榮恆
江蘇巡撫	寶棻
蘇州織造	械興
江蘇布政使	陸鍾琦
江蘇提學使	樊恭煦
江蘇按察使	左孝同
蘇松常鎮太糧儲道	惠綸
蘇松太兵備道	蔡乃煌
常鎮通海兵備道	劉燕翼
江北提督	王士珍
徐州兵備道	袁世廉
兼按察使	
衛淮揚海兵備道	奭良
兩淮鹽運使	增厚

武職

職	姓名
提督	劉光才
蘇松鎮	徐紹楨
福山鎮	楊慕時
狼山鎮	李祥椿
徐宿鎮	段日陞

駐防

職	姓名
將軍	清銳
江寧副都統	雙福
京口副都統	奎芳

安徽

文職

職	姓名
巡撫	朱家寶
布政使	沈曾植
提學使	吳同甲
按察使	玉山
巡警道	卞緒昌
勸業道	童祥熊
皖南道	李清芬
皖北道	毓秀

武職

職	姓名
皖南鎮	王文煥
壽春鎮	李定明

山東

文職

職	姓名
巡撫	孫寶琦
布政使	朱其煊
提學使	羅正鈞
按察使	胡建樞
鹽運使	丁達意
巡警道	潘延祖
勸業道	蕭應椿
濟東泰武臨道	沈廷杞
兗沂曹濟道	吳永
登萊青膠道	徐世光

武職

職	姓名
兗州鎮	張宗本
曹州鎮	靳呈雲
登州鎮	李安棠

駐防

職	姓名
青州副都統	英瑞

山西

文職

職	姓名
巡撫	丁寶銓
布政使	志森
提學使	汪詒書
按察使	王慶平
巡警道	連印
冀寧道	翁斌孫
河東道	陳際唐
歸綏道	胡孚宸

武職

職	姓名
太原鎮	王世雄
大同鎮	

駐防

職	姓名
綏遠城將軍	信勤
歸化城副都統	麟壽

河南

文職

職	姓名
巡撫	吳重憙
布政使	朱壽鏞
提學使	孔祥霖
按察使	惠森

各表 三 庚戌

省	職別	官職	姓名
河南	文職	巡警道	蔣楙熙
河南	文職	勸業道	王維翰
河南	文職	開歸陳許道	
河南	文職	河道	曹福元
河南	文職	河北道	石庚
河南	文職	河陝汝道	胡祖謙
河南	文職	南汝光道	于滄瀾
河南	武職	歸德鎮	玉壽
河南	武職	河北鎮	文烋
河南	武職	南陽鎮	郭殿邦
陝西	文職	巡撫	恩壽
陝西	文職	布政使	余誠格
陝西	文職	提學使	余堃
陝西	文職	按察使	錫桐
陝西	文職	巡警道	張藻
陝西	文職	勸業道	光昭
陝西	文職	潼商道	齊普松武
陝西	文職	陝安道	茹泰
陝西	文職	延榆綏道	穆特賀
陝西	武職	提督	張行志
陝西	武職	漢中鎮	程鼎
陝西	武職	陝安鎮	傅殿魁
陝西	武職	延綏鎮	張定邦
陝西	駐防	西安將軍	文瑞
陝西	駐防	左翼副都統	承燕
陝西	駐防	右翼副都統	克蒙額
甘肅	文職	總督	長庚
甘肅	文職	布政使	何彥昇
甘肅	文職	提學使	陳曾佑
甘肅	文職	按察使	陳燦
甘肅	文職	蘭州道	彭英甲
甘肅	文職	平慶涇固化道	熙麟
甘肅	文職	鞏秦階道	恆啓
甘肅	文職	寧夏道	志崇
甘肅	文職	西寧道	胡孚駿
甘肅	文職	甘涼道	張毅
甘肅	文職	安肅道	廷棟
甘肅	武職	提督	張勳
甘肅	武職	河州鎮	何宗蓮
甘肅	武職	寧夏鎮	馬安良
甘肅	武職	西寧鎮	馬進祥
甘肅	武職	涼州鎮	岳登龍
甘肅	武職	肅州鎮	柴洪山
甘肅	駐防	寧夏將軍	台布
甘肅	駐防	寧夏副都統	志銳
甘肅	駐防	涼州副都統	恩志
新疆	文職	巡撫	聯魁
新疆	文職	布政使	王樹枏
新疆	文職	提學使	杜彤
新疆	文職	兼按察使銜鎮迪道	榮霈
新疆	文職	伊塔道	慶秀
新疆	文職	阿克蘇道	楊增新
新疆	文職	喀什噶爾道	袁鴻佑
新疆	武職	提督	焦大聚
新疆	武職	巴里坤鎮	馬福祥
新疆	武職	伊犁鎮	周玉魁
新疆	武職	阿克蘇鎮	杳春華
新疆	駐防	伊犁將軍	署廣福
新疆	駐防	副都統	廣福
新疆	駐防	參贊	英裕
新疆	駐防	領隊大臣	希賢
新疆	駐防	索倫領隊大臣	錫濟爾瑋
新疆	駐防	額魯特領隊大臣	穆特春
新疆	駐防	察哈爾領隊大臣	博貴
新疆	駐防	錫伯營領隊大臣	額爾柯本
新疆	駐防	駐塔副都統	
新疆	駐防	接辦參贊	扎拉豐阿
新疆	駐防	領隊大臣	榮呂
福建	文職	總督	松壽
福建	文職	布政使	尚其亨
福建	文職	提學使	姚文倬
福建	文職	按察使	鹿學良
福建	文職	糧儲道	張星炳
福建	文職	鹽法道	陳瀏
福建	文職	興泉永道	郭道直
福建	文職	延建邵道	彭述
福建	文職	汀漳龍道	何成浩
福建	武職	提督	洪永安
福建	武職	建寧鎮	徐傳隆
福建	武職	汀州鎮	崧煜
福建	武職	漳州鎮	馬金敍
福建	武職	福寧鎮	孫道仁
福建	駐防	福州將軍	樸壽
福建	駐防	副都統	勝恩
浙江	文職	巡撫	增韞
浙江	文職	織造	彬桂
浙江	文職	布政使	顏鍾驥
浙江	文職	提學使	袁嘉穀
浙江	文職	按察使	李傳元
浙江	文職	鹽運使	衡吉
浙江	文職	巡警道	楊士燮
浙江	文職	勸業道	董元亮
浙江	文職	糧儲道	王季寅
浙江	文職	杭嘉湖道	啓約
浙江	文職	寧紹台道	桑寶
浙江	文職	金衢嚴道	王綽
浙江	文職	溫處道	郭則澐
浙江	武職	提督	呂本元
浙江	武職	定海鎮	邱開浩
浙江	武職	海門鎮	扎拉芬
浙江	武職	衢州鎮	沈大鰲
浙江	武職	溫州鎮	何祥麟
浙江	武職	處州鎮	趙永銘
浙江	駐防	杭州將軍	瑞興
浙江	駐防	副都統	德濟
浙江	駐防	乍浦副都統	玉璋
江西	文職	巡撫	馮汝騤
江西	文職	布政使	劉春霖
江西	文職	提學使	湯壽潛
江西	文職	按察使	陶大均
江西	文職	巡警道	張檢
江西	文職	勸業道	傅春官
江西	文職	鹽法道	慶寬
江西	文職	廣饒九南道	文炳
江西	文職	吉南贛寧道	俞明頤
江西	武職	九江鎮	李雲峯
江西	武職	南贛鎮	邱俊鳳
湖北	文職	總督	瑞澂
湖北	文職	布政使	楊文鼎
湖北	文職	提學使	高凌霨
湖北	文職	按察使	沈潛
湖北	文職	巡警道	馮啓鈞
湖北	文職	勸業道	鄒履和
湖北	文職	鹽法道	馬吉樟
湖北	文職	漢黃德道	齊耀珊
湖北	文職	安襄鄖荊道	傅嘉年
湖北	文職	上荊南道	吳品珩
湖北	文職	施鶴道	曾廣鎔
湖北	武職	提督	夏毓秀
湖北	武職	鄖陽鎮	鄧正峯
湖北	武職	宜昌鎮	潘瀛
湖北	駐防	荊州將軍	恩存
湖北	駐防	左翼副都統	連魁
湖北	駐防	右翼副都統	松鶴
湖南	文職	巡撫	岑春蓂
湖南	文職	布政使	莊賡良
湖南	文職	提學使	吳慶坻
湖南	文職	按察使	周儒臣
湖南	文職	巡警道	賴承裕
湖南	文職	勸業道	唐步瀛
湖南	文職	鹽法道	朱延熙
湖南	文職	岳常澧道	熙楨
湖南	文職	衡永郴桂道	譚啓瑞
湖南	文職	辰沅永靖道	朱益濬

各表 四 正月

宣統元年十二月職官表(外官)

湖南

武職	
提督	曹志忠
鎮筸鎮	周瑞龍
綏靖鎮	梁國楨
永州鎮	張慶雲

四川

文職	
總督	趙爾巽
布政使	王人文
提學使	趙啓霖
按察使	江毓昌
鹽茶道	黃承暄
巡警道	高增爵
勸業道	周善培
建昌上南道	黃丙焜
川北道	吳佐
川南道	趙藩
川東道	朱有基

武職	
提督	馬維騏
建昌鎮	田振邦
川北鎮	李永芳
重慶鎮	陳均山
松潘鎮	張彪

駐防	
成都將軍	玉崑
副都統	鍾靈

廣東

文職	
總督	袁樹勛
布政使	陳夔麟
提學使	沈曾桐
按察使	遊濟彥
鹽運使	蔣式芬
巡警道	劉永滇
勸業道	陳望曾
廣肇羅道	
南韶連道	左紹佐
惠潮嘉道	吳煦
廉欽道	易順鼎
高雷陽道	王秉恩
瓊崖道	俞鍾穎

武職	
陸路提督	秦炳直
水師提督	李準
北海鎮	成聚
南韶鎮	戴慶有
碣石鎮	吳祥達
潮州鎮	趙國賢
南澳鎮	王得勝
高廉鎮	陸建章
雷瓊鎮	黃培松

駐防	
廣州將軍	增祺
滿州副都統	孚琦
漢軍副都統	存祿

廣西

文職	
巡撫	張鳴岐
布政使	魏景桐
提學使	李翰芬
按察使	王芝祥
巡警道	王秉必
桂平梧道	張祖祺
右江道	吳徵鰲
左江道	紀堪詳
太平思順道	李開侁

武職	
提督	龍濟光
右江鎮	李國治
左江鎮	陸榮廷

雲南

文職	
總督	李經羲
交涉使	世增
布政使	沈秉堃
提學使	葉爾愷
按察使	秦樹聲
巡警道	楊福璋
勸業道	劉孝祚
糧儲道	曾廣鈐
鹽法道	載林
迤東道	張瑄
迤西道	劉元弼
臨安開廣道	龔心湛
迤南道	

武職	
提督	李福興
臨元鎮	劉鏡恆
鶴麗鎮	周彪
普洱鎮	謝有功
騰越鎮	閻金鑑
開化鎮	劉全忠
昭通鎮	[illegible]嘉鉅

貴州

文職	
巡撫	龐鴻書
布政使	沈瑜慶
提學使	陳驥
按察使	文徵
巡警道	賀國昌
勸業道	王玉麟
貴東道	文梯

武職	
提督	徐印川
鎮遠鎮	范德元
古州鎮	謝鳳生
安義鎮	李寶書
威寧鎮	方致祥

長江水師

提督	程文炳
瓜州鎮	陶樹恩
湖口鎮	楊福田
漢陽鎮	張有亮
岳州鎮	昝洪達

屬地防戍

定邊左副將軍	堃岫
定邊參贊	車[illegible]布
	木札布
烏里雅蘇台參贊	榮恩
庫倫辦事大臣	三多
會辦大臣	綳楚克車林
科布多參贊	溥鋆
辦事大臣	錫恆
西寧辦事大臣	慶恕
川滇邊務大臣	趙爾豐
駐藏辦事大臣	聯豫
幫辦大臣	溫宗堯
駐藏參贊	錢錫寶

說明

本表所列京官以四品卿堂及御史爲限。外官文職以道員爲限。武職以總兵爲限。其重要差使。雖非實缺。亦附列焉。

本表均載實缺人員。無實缺者。則載署事人員。惟尚書侍郎總督巡撫。兼載本缺及署缺。

本表以本月杪止由　上諭發表者爲據。其不經明發　上諭者。則以本季之搢紳錄爲據。

宣統元年十二月金銀時價一覽表

日	龍圓每圓	小龍圓每十圓	銅圓每百	市錢每千	墨銀鷹洋每圓	西銀本洋每圓	標金每兩	英鎊每鎊
初一	○・七三九	○・六七三	○・五六六	○・六五八	○・七四二	○・九五○	四○・八八	八・三四九七
初二	○・七三九	○・六七三	○・五六七	○・六五八	○・七四一	○・九五○	四一・一○	八・三九四七
初三	○・七四○	○・六七三	○・五七六	○・六五八	○・七四三	○・九五○	四一・一七	八・四○九○
初四	○・七三九	○・六七四	○・六○六	○・六五八	○・七四三	○・九五○	四○・九七	八・三六八一
初五	○・七四○	○・六七七	○・六二九	○・六五八	○・七四三	○・九五○	四一・○二	八・三七八三
初六	○・七四○	○・六七八	○・六一○	○・六五八	○・七四二	○・九五○	無市	無市
初七	○・七四一	○・六七八	○・五八五	○・六五八	○・七四二	○・九五○	四○・九五	八・三六四○
初八	○・七三九	○・六七八	○・五七八	○・六五八	○・七四○	○・九五○	四○・九七	八・三六八一
初九	○・七三九	○・六七八	○・五七八	○・六五八	○・七三九	○・九五○	四○・九九	八・三七二二
初十	○・七三八	○・六七七	○・五八一	○・六五八	○・七三九	○・九五○	四○・九五	八・三六四○
十一	○・七三六	○・六七七	○・五八三	○・六五八	○・七三八	○・九五○	四一・○四	八・三八二四
十二	○・七三四	○・六七八	○・五九二	○・六五八	○・七三八	○・九五○	四一・○九	八・三九二六
十三	○・七三四	○・六七八	○・五九○	○・六五八	○・七三八	○・九五○	無市	無市
十四	○・七三三	○・六七七	○・五九二	○・六五八	○・七三八	○・九五○	四○・八一	八・三三五四
十五	○・七三一	○・六七七	○・五九二	○・六五八	○・七三八	○・九五○	四○・八五	八・三四三六
十六	○・七三一	○・六七六	○・五九○	○・六五八	○・七三七	○・九五○	四○・九八	八・三六九一
十七	○・七三一	○・六七六	○・五八九	○・六五八	○・七三七	○・九五○	四○・九五	八・三六三○
十八	○・七二九	○・六七五	○・五八六	○・六五八	○・七三六	○・九五○	四○・九五	八・三六三○
十九	○・七二七	○・六七四	○・五八五	○・六五八	○・七三五	○・九五○	四一・○五	八・三八四五
二十	○・七二七	○・六七三	○・五八三	○・六五八	○・七三五	○・九五○	無市	無市
廿一	○・七三○	○・六七五	○・五七六	○・六五八	○・七三六	○・九五○	四一・一五	八・四○四九
廿二	○・七三一	○・六七一	○・五七三	○・六五八	○・七三六	○・九五○	四一・四八	八・四七二三
廿三	○・七三○	○・六六八	○・五七五	○・六五八	○・七三六	○・九五○	四一・四八	八・四七二三
廿四	○・七三一	○・六六八	○・五七五	○・六五八	○・七三七	○・九五○	四一・五一	八・四七八四
廿五	○・七三二	○・六六八	○・五七八	○・六五八	○・七三八	○・九五○	四一・八九	八・五五六○
廿六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廿七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廿八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廿九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三十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無報

說明

本表將各種錢幣時價。按日登載。以上海規銀一兩為單位。如初一日龍圓時價為○・七三九。即言龍圓一圓。值規銀七錢三分九釐也。餘可類推。

各種銀兩。秤色不同。然大都有一定比例。略舉如下。

規銀千兩	合庫秤銀	九一二・五○
規銀千兩	合關秤銀	八九七・六五
規銀千兩	合漕秤銀	九二九・○○
規銀千兩	合廣秤銀	九○六・三○

各國金幣。輕重不同。本表只列英國金鎊。茲更將各國金幣與英鎊之比例。略列如下。

各國金幣	英鎊
法國佛郎	○・○三九六五
德國馬克	○・○四九六八
美國金圓	○・二○六一八
日本金圓	○・一○二三○

欲知法國佛郎之時價。則查明是日英鎊之時價。以○・○三九六五乘之。便得。有時因匯水漲落。稍有出入。然所差亦甚微矣。